

湄南情怀

สมาคมศิษย์เก่า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ประเทศจีน เวียดนาม
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 编
Edited by Thai Alumni Association of China's Universities

目 录

湄南河畔的歌声——序《湄南情怀》 陈汉涛

40年代

根在中原 情系湄江-----	伍启芳	(南方商专)	1
湄南河之恋-----	吴 佟	(复旦大学)	8
童言-----	金 沙	(东方语专)	13
湄南十四年-----	苏林华	(厦门大学)	16
童年的一鳞半爪-----	马君豪	(西南联大)	19

50年代

创业于湄南河畔-----	廖锡麟	(清华大学)	24
新柳港的变迁-----	许家训	(天津大学)	28
回到曼谷,我是归人-----	符绩忠	(山西大学)	33
天伦乐聚展长才-----	高绍良	(中山大学)	36
故乡情-----	梦 祖	(北京大学)	44
湄江水 滚滚流-----	黄维旭	(北京大学)	48
我的泰国情结-----	陈建敏	(北京大学)	51
湄南河的流水啊-----	肖可夫	(北京师范大学)	55
湄南往事-----	许业华	(南方大学)	58
圆梦-----	王惠英	(华南理工大学)	64

60年代

湄南河畔艰苦创业的故事-----	陈汉涛	(厦门大学)	66
心系湄南河-----	刘锦庭	(东南大学)	71
湄南河情怀篇——三十年河西	张永青	(厦门大学)	75
糯米蕉女孩-----	华妮·帕依荣	(北京师范大学)	78
湄南河的源头-----	赖锦廷	(安徽大学)	89
湄南河,我心中的歌-----	刘助桥	(暨南大学)	92
尽自己一份心-----	钟庆辉	(清华大学)	96
明月千里寄相思-----	廖兴国	(同济大学)	100
活得自在-----	陈 勤	(福州大学)	103

湄南河上优美的旋律-----	范基山	(北京大学)	106
一尊石质的雕像-----	曾 心	(厦门大学)	108
重逢在半个世纪之后-----	余秀兰	(华侨大学)	112
我爱花-----	许为岳	(厦门工艺美术学院)	116
江水悠悠思悠悠-----	梁荣根	(暨南大学)	118
湄南河,我的母亲河-----	蔡宽贤	(华东师范大学)	122
湄南河畔话中医-----	蔡加茂	(汕头医学院)	127
归宿湄南-----	徐仲熙	(中山大学)	131
清溪流水的遐想-----	卢永光	(中山大学)	134
拦新郎-----	钟爱祥	(江西农业大学)	138
中医药之花在湄南河畔盛开---	巫廷京	(福州中医学院)	141
除非两个我-----	黄相基	(香港珠海文学院)	144

70年代

我办《汉泰双语月报》的愿望	谭国安	(台湾师范大学)	148
---------------	-----	----------	-----

80年代

在音乐声中度过中学时光-----	丁有理	(暨南大学)	150
人生得意的一笔-----	林 栩	(厦门大学)	154
文化之根-----	郑玮(丹)	(暨南大学)	158
在湄南河畔施医义诊-----	康健龙	(广州中医学院)	162

90年代

BMW车及流行-----	洪 风	(北京大学)	166
我的家-----	杨琴美	(暨南大学)	169

新世纪

我的“壮丽”事业-----	谢均鸿	(北京语言大学)	172
是隆今昔-----	魏飞飞	(北京大学)	175
爸爸,谢谢您的哄骗-----	李金娥	(厦门大学)	179
“再见”姥姥-----	黄丽娜	(北京语言大学)	181
我走过的一段路程-----	李碧珠	(北京语言大学)	184
我的教学故事-----	李 俊	(南京大学)	187
知心朋友-----	陈丽华	(北京语言大学)	190

根在中原 情系湄江

伍启芳

童年时，父亲坚持将我与材弟从泰国送回香港，接受中华文化教育；又因太平洋战事爆发，我们被迫回到故乡——梅县松口躲避兵燹战乱。中国抗战胜利后，时局渐趋安定，一九四六年，先兄竹林派人到广州接我回泰。我十五岁不幸慈父见背，即由柏林、竹林两位兄长照顾；慈母更含辛茹苦抚育我长大。我在泰国曾进入洁芳学校、新民学校受过短期小学教育，如今回想已是很遥远的事了。只记得新民学校汤和平老师很疼爱童稚的我，时至今日仍记忆犹新。

回忆当年，我从广州回到香港，与慈母团聚，度过一段快乐的日子后，即与慈母分手，随熟人梁荣芳先生坐战后老式飞机来暹，当飞机降落在设备简陋的曼谷机场后，又坐了很久汽车才驶到一世皇桥。我再次看到了这条曾哺养我成长的湄南河。当年的河面宽广、热闹，有大小渡轮川行，也有靠人力划行的手摇船和马达式的长尾舟。

我当时忽然又感念到自己已离开了相依为命的慈母，和周围熟悉的亲戚、同学、朋友，一人孤身来泰投亲，犹如一叶扁舟独闯天涯。我昏沉沉的头脑想着前途茫茫。因为离开故乡来到泰国，将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新的环境、新的

语文、新的人际关系，一切须从头开始。我必须好好把稳人生的舵，方能驶向光明的前程。幸好我经历过抗日战争时期，经过艰苦的生活，锻炼出坚强的意志，培养出大无畏的精神。同时，因为我先居住在吞府竹林兄家，不时能与讲客语的东白叔母相处，和听她的教导，可说是非常幸运的了。

抵泰初期，我去拜访大姐、大嫂家时，她们都对我说，暹罗妇女均以自立自强为荣。她们鼓励我学好生活技术，我深铭于心。不久，竹林兄又推荐我到百康叻的建华学校执教，我可以同时学习泰语和广交朋友。自此我每天与一些会华语的同事，一群天真活泼的孩子们在一起，生活十分愉快。只是每逢时令佳节，便会思念起远在万里外的慈母与亲如姐妹的昔日同窗好友。

还记得当年，我每天从吞府到百康叻建华学校教书，都要经过湄南河，更增加了我对湄南河的认识和爱恋。正是这源远流长的湄南河，她哺养了京吞两岸的人民，广泛的支流更丰沛了乡村田园，使到暹罗中部“田里有米，水里有鱼”。也让我们看到泰国人民享有得天独厚的天时、地利。因此泰人多乐天知足，平易近人；这也与他们信奉佛教有关。尤其是泰北清迈、清莱的妇女们，语音温柔，满面和善的笑容；在古意盎然的美丽古城，处处都是佛寺，纯朴的生活，丰厚的人情。我深深爱上泰国这个国家和人民，使我决定长老此地。何况，我的祖父、父亲、兄长、丈夫、孩子，都生老于斯，所以泰国已是我的第二个故乡了。

泰国自一九三二年起，即实施君主立宪。我来泰时，已有国会，我从广播和报章中首次听到政治上有两种声音的公开辩论，虽然当时还不大明白，但已很钦佩泰国的民主制

度和精神。

泰国臣民对皇室非常尊崇，皇上亦爱民如子。尤其是第九世皇陛下暨皇后殿下，深受人民爱戴，因为皇上陛下亲民爱民，常深入不毛之地慰问人民疾苦；皇后则训导妇女纺丝、织布及编织各种手工艺，并设职业学校，培训技术人才，使乡间妇女和贫民能有一技之长，增加收入。泰国妇女更以精湛的手艺博得国际人士赞赏，为国家赚取不少外汇。

我特别仰慕诗琳通公主殿下的贤淑，殿下朴实无华，多才多艺。殿下常追随父皇和母后驾临穷乡僻壤，探视民情。殿下尤其热爱中华文化，进修华文，已写了很多诗词、游记，部分并译为中文出版问世。殿下因多次访问中国，加深了中泰友谊。我因多年从事中泰社会福利慈善工作，曾宠蒙皇后暨公主殿下亲赐奖盾、勋章。这也显示出泰国皇室对有功臣民，皆不分彼此，同沐皇恩，更使我们华人、华裔感戴皇恩，常思图报。

先兄柏林担任泰国客属总会第十一届理事长时，我即被提携引进客属总会担任秘书，职责一如今日之总干事，这是我参与客属总会和泰华社会福利工作的开始。这在当年一般社会观念尚称闭塞，很少有妇女参加社会公开活动之时，对一个刚自中国读书归来之少女来说，不但是开风气之先，更是一种极大的挑战。幸好有先兄不停地鼓励，又有客馆老同事黄敬初、钟穆君、刘敬恂、潘修先生等之诚心合作协助，才能一一完成会馆的任务，不曾陨越失职，我对上述老同事的善意合作的情谊，仍念念不忘。

在客属会馆三年的工作训练，是我进入社会大学学习做人做事的开始，也让我广交朋友，与各侨团、报社建立起良

好的人际关系。当先兄柏林及姻兄刘汉华负责客总事务时，即揭巢整顿义山庄、发展学校，建设医院三大计划。以期让客属乡亲能够生有所教，病有所医和死有所终。我忝为客属秘书，也就参与了上述三大计划，做了不少实际工作。

尽管在我担任客总秘书任内，会馆内部曾发生两次很大的风波，召开了特别会员大会，要开除一位理事及一位会员，幸好在先兄的领导下，皆能很圆融地解决，化解了危机。

早年客属会馆的泰文名称原是“津客”，我在任理事时提议，并获得理事会通过正名改为“客家”。同时，将客属会馆理事会组织中，原设之各“股”升格为“委员会”；客总理事长任期原为连选可连任，经修订会章后规定只能任期二届四年，使贤能者皆能为会馆奉献效力。

为加强联络全泰各地客家乡亲及各兄弟会馆之团结，每二年举办一次的全泰客属恳亲大会，也决定轮流在各地举行，并由客总辅导和支持经费，因而凝聚了全泰客家人的向心力。

客属总会辖下的“崇正医院”，原以妇产科为主。为扩大服务病患，在当年刘汉华理事长倡议和推动下，他率先捐献出大片土地；并由客属妇女领袖丘陈淑卿、丁危秀云及我三人分别饰演“梁祝”、“花木兰”和“王昭君”三部古装歌剧做盛大义演募款，可谓轰动当时泰华侨社。在丘细见、伍励民、刘汉华、刘新华等乡贤英明领导下，崇正医院七层楼大厦终于建成，并且发展为现代化综合医院。五十余年来，也治愈病黎无数。惜近十数年来，因经营不善，未能随时代改进，“崇正医院”一切设施已落后，病人渐稀，连年亏损，终至关闭，令人惋惜。今在小女兆仪介绍下，客总已与果喃

泰医院达成协议，由该医院以租赁经营方式合作，希望“崇正医院”自此能够如浴火凤凰，再现辉煌。

在我年轻的岁月里，曾为客总服务，自己也在服务中成长。记得在刘汉华理事长任内，客总曾举办过二次轰动全泰的大型足球友谊赛，且邀请到当年著名的球王李惠堂来泰作示范表演。我也参与了筹划全场义赛的工作，包括租借国家运动场场地，推销门票，和接待贵宾等许多工作，幸好当时有担任客总体育股长的刘新华及秘书卢铭开大力合作，才能圆满地完成了二场义赛，虽然大家也忙得筋疲力尽，却心感快慰。尤其是我因为这一场“球”缘，与刘新华在工作上多所联系、合作，而生情愫，并在先兄竹林及刘汉华理事长大力撮合下，一九五〇年我们缔结良缘，共组家庭，是我人生的新一阶段的开始。

我与湄南河还有一段特殊的情缘，且终生难忘。时在大女儿采仪出生十五天后，夫君刘新华与护士到医院接我们回吞武里的家。车驶出朱拉医院时，街上车稀人少，我们已感觉到有些异样，在车将驶过一世皇桥时，突然传来有军人在桥上交火的消息，在紧密的枪声中，我们只得绕道到叻察旺梯头，雇小船回家，就这样一家三口与护士坐在小船上，摇摇荡荡，战战兢兢，心里一直祷告着慈悲观世音菩萨和湄南河之神祇保佑我们一家平安。果然得老天保佑，我们的船只平安地渡过湄南河到了吞府，又再转车赴三黎二兄家，真个谢天谢地。事后，我们才知道当天发生了泰国历史上有名的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九日孟克顿军事政变事件。——当年的銮披汶国务院总理，在前往主持接受美国运送来泰的最新式孟哈顿掘泥舰时，突然被两名中级海军军官持枪劫持，并胁

迫他转乘小艇到大城号军舰软禁，这场政变，引发了反对政变的陆、空军与海军冲突，最终这一场惊心动魄的军事政变也宣布流产。这对我们家人来说，却是一件永远难忘的回忆。我也从上述事件中憬悟到人须惜福与感恩。

一九五一年，我因为婚后，须照顾家庭及抚育子女，乃向客总会馆请辞，蒙当年的理事会通过准予辞职，并颁赠“翊赞功深”之银盾，我迄今仍保留着这座纪念盾，并以曾参与客总工作及为泰华社会服务为荣。

在离开客总后，先在“湄南保险公司”任副经理职，又因先兄竹林参股星暹日报，遂派我担任星暹日报第一任督印人，其间该报编务上发生误失，连我这个名誉督印人也被牵涉其中，幸好先兄凭借他的社会地位及关系，诸多说项才化险为夷。但是，我对推展中华文化，热爱文艺写作及社会慈善工作的热情却始终未减。

因此，先兄竹林在担任天华医院董事长时，我也以副司理及董事长秘书身份参与该院多项工作。包括：参加天华医院的观音像奠基大典；曾代表先兄赴泰南访问及募款。我在介寿堂担任名誉秘书职时，又陪同抱病在身的先兄竹林及当年“天华”总干事王苏，亲自登门向天华医院诸位董事说项，要求大家同意将全侨捐款所购之介寿堂土地与天华医院地皮交换，俾做为建立中国驻泰大使馆之用。

记得当年，我也曾代表先兄，参加泰华侨界代表赴台致敬团，向先总统蒋中正贺寿及呈献“介寿堂”模型。在当时诡谲多变的环境中，我是唯一的女性代表，因此在台期间备受礼遇，我不但晋见了蒋老总统，也晋见了宋美龄夫人和参观中华妇联会推展的许多社会福利工作，成为我返泰后投

身社会
福利工
作的最
佳典范。

一九
六四年
(二五〇
七)十月
十四日,
竹林兄
以介寿

**中国国务院委员唐家璇莅泰访问, 张大使宴
请伍启芳与九属代表访问团参与其盛时合影**

堂注册人身份, 号召泰国华侨、华裔在介寿堂举行史无前例之恭宴泰皇泰后回銮盛典, 泰华女侨领姚文莉、马秀卿、与我组织泰华各属会馆妇女名媛三十四名, 我们皆穿旗袍在盛会中向泰皇、泰后致敬。

一九五二年我进入泰华农民银行工作, 间中仍襄助竹林兄从事社会福利工作。在泰华农民银行, 我由中级职员一路递升至经理职, 一直勤勤慎慎地工作, 共得了三次奖状。工作了二十五年方才退休。从此我尚有余力, 更热心于各种慈善和文娱工作。

回顾我的大半生, 从在香港和松口、广州接受中文教育, 到返泰从事社会工作及立业成家, 我都始终不忘根在中原和心系蕉风热雨的湄江风情。所以我欣然为祖国今天日益富强而讴歌, 却也乐意为泰国温暖的大地播花撒种, 彩绘大地。祝愿中泰邦谊如湄南河之水源远流长绵绵不断, 哺育大地, 千秋万载。

湄南河之恋

吴 佟

我爱湄南河, 想念湄南河。在离开它的日子里, 我无论是在梅江边攻读, 还是艰难地生活在嘉陵江上、黄浦滩头, 或者奔走在长江、黄河之间和珠江之畔, 跋涉在澜沧江峡谷, 或者漫步在韩江之滨, 看见祖国的滔滔江河, 我总是亲切地像想起母亲, 想起恋人那样地想起它。没有到过湄南河的人, 不能想象湄南河是多么美丽, 娇艳和可爱; 没有在湄南河边生活过的人, 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人在离开那里之后竟又如此恋念着它。

今天, 距离我最后一次离开它, 已经整整三十二个年头了。在漫长的岁月里, 我记忆中的, 黄澄澄的湄南河, 是否还日夜奔流, 自由自在地流淌着? 在它身边金黄的稻海是否还在荡漾? 它环抱着的绮丽的村庄还在歌唱吗? 椰林还婆娑起舞吗?

想起湄南河, 勾起了我的无边回忆和遐想。

我不禁想起我的家人了。爸爸从小离乡背井, 离开了灾难深重的祖国, 漂泊到湄南河边。一个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民, 在异乡当“新唐”^①, 出卖苦力, 与他的苦难的乡亲们

一样，同这里的人民一起，艰辛劳动了几十年，后来在这里成了家。妈妈是世代生活和劳动在湄南河畔的乡村姑娘，当她和爸爸结婚时，按照当地的习惯，亲人们用湄南河的水，象征着圣水洒在新婚夫妇的头上，为他们祝福。

就在这美丽的河边，我在自己的生命中第一次看见蔚蓝色的天空，第一次感受到热辣辣和明亮亮的阳光。喝着这河水里的水，我开始了生活。生活常常是这样的：

早晨，湍急的流水，迎接着和煦的阳光，辉映着佛塔的金顶。人们在一片灿烂的金光、银光的闪耀中，开始迎接一天的生活，傍晚，人们沐浴在夕阳映红的河水里，洗涤一天的劳累。人们常常遇到从上游飘浮下来的花朵、绿叶。

明月当空的夜晚，迎着轻盈的风，婆婆起舞的椰树枝和婀娜多姿的香蕉树，忽而翩翩扬起，忽而甸甸垂下，像在岸上，又像在水间。村庄里传来悠扬的歌声，顺着流水飘荡，是恋人在诉说衷情吗？还是谁人在叙述对生活的怨尤和愤懑？清风、树影、歌声、流水，撩起人们缕缕的情思……

在那亭亭玉立的槟榔树下，我和小同学、小朋友们，曾在一起玩过弹子石；在绿茵的草地上，我们曾争踢过小小的足球；在莽莽的稻田里，我们一起捉过蚱蜢；在沼泽地里，我们一起捞过小金鱼。人们在一起，分不清，也没有人去分清，谁是哪个村庄来的，谁是哪个学校里的学生，谁又是哪个国家的孩子。潺潺的流水孕育着孩童们的无边的幻想。

我从小就听说，湄南河是一条丰饶美丽的河流，也是泰国最大的一条河流。它就像一片阔叶树的叶子的脉络那样，支流纵横交错。从北部奔泻而下，来到这个国家的核心——曼谷，然后注入海洋。这里的人们自豪地谈到，因为有了湄

南河，这里每年只消播种一次就得到丰盛的收获；只要有一次丰收，人民就足食几年。

但是，川流不息的湄南河却不是从来都是那样和平与安宁的。它的人民勤劳勇敢，可绝不是忍辱求生和任人宰割的。每当我看见它那滚滚奔腾的英姿，我自然地想起那些流传着它的儿女们英勇捍卫自己的山山水水、抵御外侮、反抗侵略者的故事。湄南河两岸，战斗的痕迹累累，人民的血汗同湄南河水一起奔流着，灌溉着这片土地。正是这样，这里的人们在很早的年代就把尊贵的“昭披耶”^②的称号，赐给这条英雄的河流。

我又想起，我第一次离开湄南河，是抗日战争前夕。那时，祖国在危难中，我们的人民在生死存亡中挣扎。我还是一个幼稚的孩子；但是我还记得，老师给我们讲完法国作家都德写的《最后一课》后，带着我们几个同学踏上了征途，临别时，在曼谷湄南河边的一个码头上，一直沉默着的妈妈对我说：“孩子，想想还需要什么东西。要写信来，不要难过，回唐山读书是好事。”其实妈妈从小没有读过书，她却热望自己的孩子读书成人。爸爸也一再告诉我：“回去要好好读书，将来好为社会多做事，要知道这很不容易。祖国是要强盛的。”他一定想起了几十年来日夜思念的积弱屈辱的祖国，贫穷破碎的国家；想起了流落海外、受尽了帝国主义列强欺侮的同胞的命运；想起了自己多年来日夜为侨社同胞的公益事业奔走的辛劳。突然，我好像变得懂了许多事情。我哭着，但又抱着朴素的良好愿望，忍受着悲伤，离开了家人，大轮船带着我们离开了湄南河。

抗日战争的浪潮把我卷进了时代的历史的洪流。我同在

苦难中挣扎、奋起的人民一起同呼吸共命运，我失去了家，失去了同亲人的联系，我听不见湄南河的流水声。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回到了热切怀念着的湄南河，那已经是离开了十年以后了。伴随着我从祖国而来的我的哀伤、愤怒与期望的心情，使我感到湄南河没有以欢笑迎接久别的游子，它深沉忧伤地流着，它的土地也好像满目疮痍。

回到家里的第一天夜晚——很可惜已经不是我走时的那个样子的家了。寄居在别人家里的老妈妈守护在我的床边，轻轻地扇着扇子，就像十几年前曾有过的不知多少个夜晚，母亲按摩着我的跑了一天累痛了的双腿，扇着扇子，哄我入睡似的。可是这一夜，母亲不断地向我说着、问着；她不会不知道我已经多么疲乏了，可她有多少话想要对我说啊。

湄南河的夜空好像依然是美丽的，河上的风依然是轻盈、芳香和清凉的，湍急的流水也依然发出沙沙的声音。不知什么时候起妈妈停止说话了。多少日子来她等待着，今晚才第一次向久别归来的游子说出她的忧伤：她怎样失去我的父亲，怎样失去了我们原来的家——没有想到，我这次回来，会见不到爸爸，会没有了家。

是我回国几年以后，祖国人民开始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爸爸因为积极为抗日救国募捐而工作，不见容于当局，下令要逮捕他；他化了装辗转沿着湄南河出走，回到祖国的怀抱。可是一别四十载的劫难中的家乡，没有给他温暖，祖国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了，他终于含着悲愤而病逝了。

我的悲怆的心激起了愤怒，禁不住轻声叫起“妈妈”。我看不清当时妈妈脸上的神情，只看见她向着湄南河上远处

船家闪烁的油灯光凝望，我想象她该多么悲伤啊。可是，她还不知道，她的儿子这次是在国内遭受迫害出走来到这里的；不然，她该更伤心了。后来，妈妈又说：“我们的生活十分困难，弟弟妹妹都去帮人打工了；你已经长大了，不要再走了，我们要有个家才好……”

亲爱的湄南河，你听着吗？你是看见了的，你告诉我，天地间为什么这样不公平？我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哀伤，暗暗地哭了……

但是，生活的道路却又多么曲折、无情，我终于不由自主地又一次离开了我困难中的亲人，离开了我热恋中的爱人，离开了湄南河。没有想到这一次被迫离去竟又是三十多年。漫长的岁月里，我没有一天不思恋湄南河和我的心爱的人。

今天，意外地又一次回来了。我想来探望我日夜思念的这条河流、这片土地和我的故人，来慰问三十年来失去音讯的老母亲和亲人，来寻找我失去的在这里孕育成长的爱。

湄南河敞开着胸怀，以它的更加壮丽多姿，以它的豁达的豪迈和欢笑，迎接它的故人。我回来了——也许只是短短的期间，我像尊敬我的老母亲那样地尊敬它，像热爱我的爱人那样地拥抱它，亲吻它。

湄南河啊！我爱你。

① 在海外的华人把中国称作“唐山”，把中国人称作“唐人”；新到海外的华侨就被叫作“新唐”。

② 泰国称湄南河为“昭披耶河”，全名为“湄南昭披耶”，“湄南”即“河”之意，“昭披耶”是泰国历史上赐给贵族或有功勋的人的最高爵位称号。这里有喻湄南河壮大、美丽、富饶、崇高之意。

童言

——“泰国人中国人”

金沙

四十余方娶，妻子二十许；匆匆八年后，家添三女孩。这时我已五十出头，大致来自我的家训与环境际遇，正当盛年却无荣华富贵之想，而与妻勤俭度日，陶醉于佛邦的安详和温馨的五口之家。

孩子们和她们的妈妈，把泰语与云南话混在一起讲，我听起来觉得很有趣味，也很有意思。这大致是我的出身及我曾经阅读过一些有关华侨移植历史问题的书籍之故，安于淡泊生活，时抱感恩之心。

一天，兴之所致，向二岁的小女儿问：“孩子，你是什么人？”小女儿反应迅速，天真地答道：“泰国人中国人。”我对此答案感到惊奇，觉得小孩灵活，机巧而有智慧。接着望向次女，问“你呢？”女儿想了一下，颠倒了过来答“中国人泰国人。”我忍不住笑起来，之后问七岁的大女儿，她见方才两个妹妹的答案未得爸爸的反应，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用泰语答“坤泰”（泰国人）。于是两个妹也跟着“坤泰！坤泰！”眼睛则望着我，等待答复。

我没有什么可说，心中却为“泰国人中国人。”这句出自两岁小孩的答话觉得很有意思，鲜活、纯真。如果用来诠释“水乳交融”，该是神来之笔。登时我又是欣喜又是感慨万千，不由和孩子们说：“好！泰国人中国人，我们去吃冰淇淋罢”。三个孩子同声“猜哟”，各人忙穿鞋子。在我眼中，她们穿鞋脱鞋的情景，与她们认真读锅盖课概（ก.๗）一样，自然而然。则“泰国人中国人”也好，“坤泰”也好，不过是一时随口而出的答话，实际她们并不明白有多大意思，看不见也摸不着，至少没有吃冰淇淋来得实在。这就是小孩的可爱。

我曾假想如果有什么专家或幽默大师之类问我是什么人时？我会答声“泰国人中国人”，让他去想个中滋味……。

且说我这个“泰国人中国人”虽已有很多泰国人的兴趣和爱好，在我自己的孩子们眼中，依然是“捆紧”（中国人）。那么，我究竟是“捆泰”呢还是“捆紧”？对此，我在心理及认识上放得很松，而不是捆的紧紧的，因此之故，“泰国人中国人”这句小儿语非常适合我的情感归宿。当然，我头脑里根深蒂固，有中华文化的牵缠，而且就在方块字中生活和寻求精神的享受与安慰。换句话说，我吃的是泰国的鱼米，灵魂却寄托于中华文化的营养。我一直觉得，中国人有“四海为家”的豪迈，泰国也有宽宏大量的气度，中华文化也才会在佛邦落地生根，所以居然有像我这样靠方块字在很长时间养活一家五口的人。而更有意思的是，泰国的音乐、舞蹈艺术以至饮食文化亦深深地进入我的血脉。例如：我非常地喜欢“喃旺”（น้ำวง）、听“朗纳”（ระนาด）也听“慕喃”（หมอลำ），爱吃“喃雅”（น้ำยา）和“宋丹”（ส้มตำ）等。

一点也不稀奇，生活在红河澜沧的时候少，在湄南河畔过日子的时间长。回到彩云之南，只为聊解乡愁；生活在佛邦则爱与依恋既深且长。而最现实也足以自慰的，是愉快无争没有压力的社会和人际关系，是平平稳稳的家庭生活，一切安乐自在。我之所以喜欢“泰国人中国人”这个来自小孩的说法，其间有剪不断理还乱的中华文化情结，也有植根于佛邦的情结。而中华文化之在佛邦滋长当是比郑和下南洋更早更早的唐朝；南诏之被泰史提及并非无因，阁罗凤最光辉的时期，相信从洱海到八百媳妇国，从澜沧江到湄公河，文化是相通的，则由古滇以至者海（清莱）的马帮，恒久以来便带来礼运大同思想，水乳交融的历史因由源远流长。再是“唐人”、“唐山”之亲切悦耳，显示来之古远，而漂泊之乡却变为永栖之所。深厚的历史渊源将主客融为一家，共同创造，真实地走大同之路，终于从生活实践中孕育出水乳交融的结合。

中国既是礼义之邦，泰国更是微笑之国；礼义须由内心修养显诸行为，微笑是像由心生，善良可亲。做一个“泰国人中国人”，自是非常幸运的生之际遇。

中华文化的智慧，来自千锤百炼的哲学思考，它体现在方块象形文上，体现在中华魂的道德与勇气上，以及吃苦耐劳的精神上。我们承传她、尊敬她和爱她。泰国则是生生不息的华裔养育之国土，是伟大的母亲，是感恩之所在，是生活之所在，也是爱之所在。因此，我非常喜欢“泰国人中国人”这句童言，当然，这与实际上自己究竟应该是什么人似乎并没有多大关系……

湄南十四年

苏林华

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成立于2002年11月3日，我曾参加其成立大会；其后大小活动，例如：成立一周年紀念会、歌唱会、演讲会等，我原则上均参加。

根据去年7月中旬之统计，其时参加之大学院校有167所，成员有1,468人，其中以北京语言大学之人数最多（547人）、厦门大学居其次（171人），暨南大学第三（154人）。由于我出身于厦大，故对本会之一切都特别关心。

我是1948年夏从国立厦门大学机电系毕业的，是年九月间，经其时国民政府之“资源委员会”选送至台湾水泥公司，一做便是26年，从甲种实习员做起，而升为股长、课长、组长、副厂长而至厂长与经理阶层。之后在“中国力霸公司”水泥部任工务经理凡三年半，兴建当时台省最大之水泥厂。其后，曾有一年时间到菲律宾担任一家侨资水泥公司总厂长之职。

我在台湾水泥界服务三十年后，1980年初，被美国宾州之富乐国际公司聘为高级工程师；后转任其国外部之一经理、主持支援中国大陆兴建新水泥厂事宜。但至1990年初，因我在泰国之大、中学时代同窗丁政曾兄与其夫人蔡悦诗学长之敦促（按：他俩先后为厦大泰国校友会永远荣誉主席，蔡学长现亦系留中校友总会之名誉顾问），要为其泰国友人

廖氏家族兴建起现代化之世界级大水泥厂，故我辞美职来泰，就任其“泰石油宝麟公司”之水泥厂厂长职，至 1996 年 3 月晋级为资深副总经理，仍驻厂监督，迄今忽已超过十四年又半矣！

我刚自美到泰时，见到北标府景溪村达观小镇处之厂区为一片莽林，经过砍伐整地，开始土建工作，向德国名厂克虏伯公司等购得巨机及向西门子公司购到电气设备，积极进行建厂事宜。至 1992 年 8 月 19 日第一套设备安装及试车完毕，恭请诗琳通公主莅临主持开工典礼，时可年产 230 万吨水泥；两年后，至 1994 年 8 月中，第二套设备完工，全厂水泥年产量增至 500 万吨；再两年后，至 1996 年 8 月中，第三套设备完工，至是全厂可年产 900 万吨水泥，已臻世界水泥业大水泥厂之林。

但“行百里者半九十”，1997 年中，本厂正进行第四套设备之土建工程及国内机件之自制事宜时，发生了东南亚之金融大风暴；七月初，泰币贬值及大幅浮动，本公司因规模过大，投资甚巨，故银行贷款之利息加倍，每月均是多负担数百万美元巨值，故颇有风雨飘零之势，因此我之工作，除主管厂务、维持生产外，也常须配合“财务之改组”事宜，而接待银行团之访问、外国投资者之考察及泰政府当局之查核等。

十四年于兹，维生产之不辍、维公司于独立，似我不无贡献，而最新近之一例，则为去年十二月一日接待全泰证券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及代售增资股之铁士古证券公司董事长与主办经理（甚至本公司之最高级主管廖汉渲先生也亲临“督战”，但作壁上观）。我以“地主”身份，在本水泥厂大

礼堂内，向到场之贵宾们与大批泰文及英文报馆高级编辑与记者们致词，报告厂况，并带领参观工厂，使得到良好之印象；故一周之后，证券管理委员会便批准了本公司增资股之上市。三亿股股票于今年一月中发行之第一日，即全部售罄，公司方面得到二亿八千多万美元（按每股 37 铢，相当于 111 亿铢泰币）之活动资金，声势大振。而我这次代大老板之“客串演出”，居然得到了良好之收获，但也因此，我退休回美之计划就延缓下来了。

总之，只要我仍在泰国一天，我对本公司之效劳是不会中断的，而我对“留中校友会”之支持，也是必然的。泰国将是我的另一故乡，也许我将“终老于斯乡”。——说起来，这当是我的“湄南情怀”了！

（按：我在中国福建省待了 21 年半，它是第一故乡；在台湾待了 30 年，是第二故乡；在美国虽然说起来前后已有 25 年，但其中 14 年半是在泰国待的，故美国是第三故乡，泰国是第四故乡——至于故乡之号次，则是照时间顺序而排的。）

作者致词前
在办公室沉
思之镜头

作者任“泰石油宝麟公司”(TPI Polene Co.Ltd) 资深副总经理兼水泥厂厂长，于 2003 年 12 月 1 日在工厂大礼堂向来访之贵宾与新闻记者致欢迎词及简报（按：上方悬之大照片为现之泰直拉玛九世）

童年的一鳞半爪

——湄江情怀之一

马君豪

(一)

父亲当我二岁时，单枪匹马，离乡背井，过番到暹罗（即现在的泰国）。

四岁时，我始跟着母亲，乘当年随时都可被怒海吞噬的红头船，飘洋过海，到暹罗和父亲团聚。

三九年，我满十五岁。拜时局之赐，得有机缘顺着潮流回到昆明升学。

在国内前后过了七个整年（我不说念了七年书，因大半天时间没在学校中度过）。

四六年的金秋，我才重回到湄南之滨。

以后，我便一直生活在这块椰风蕉雨的迷人天地里。

悠悠六十余年的岁月，累积起我和湄江结下永解不开的亲密情怀。

(二)

尤其是童年的日子中，那段美好的情调，牢牢地叫我永远难忘。

记得自九岁至十二岁之间，那几年我住在曼谷有名的闹区塔帕棕（泰语塔是渡头，帕棕是月娘，合起来叫月娘渡头）。

塔帕棕渡头，当年也好，今日也好，堪称“人杰地灵”。

那儿具有 70 年历史久远的法政大学，有自五世皇开辟的皇家田广场和泰国最早的是里叻医院，连结成一个大三角。

这里最突出的，是河上的交通特别蓬勃和发达。

除塔帕棕渡头之外，还有一个到是里叻医院专用的渡头。私营的塔帕棕渡头，可往对河攀洛地区，也可到曼谷莲的南线火车站。

每天，在河上川梭的船只，上上落落的人潮，熙熙攘攘。

不过，当年科技还不如现在。最重要的，是曼谷的人口还只在百万上下，车辆没这般壅塞，空气污染没这般严重。所以，入晚后，这儿的街道，便落得冷冷清清。

(三)

几乎，每天的傍晚当我做完功课后，我会在暮色苍茫中，溜到那几处渡头间乘凉，欣赏晚霞和看湄南河的落日。

在塔帕棕的第一个初冬，天气刚转凉时，湄南河洪流泛滥，水涨船高，波涛汹涌。

这时，是湄南河中鱼虾最活跃的季节。

塔帕棕的渡头，早晚都有垂钓的人。

也是自那个时候起，我开始学会钓鱼钓虾的本领。

每天放学回家，做好功课便急不及待，携了钓具赶往加入垂钓的队伍。

每次，约花一个多小时，我便可钓到十多二十条约四寸大小的大头虾。

每年的整个十一月份，我们一家人，都有“免费”的大头虾可以佐膳。

(四)

冬天在泰国十分短促。

接踵降临的，是春暖花香的时序，皇家田一年一度的风筝节，也在这时掀开序幕。

从正月开始，一直至二月中旬，风筝节才臻高潮。

皇家田天天人山人海。争看风筝在空中的龙虎斗。

相斗的风筝分为朱拉和北保二类。每类有十多队参赛，轮流上阵。每天每类不逾四队，以积分决胜负。

朱拉象征男性，北保象征女性。

双方划界作战。朱拉在上界，升空后，威威风风，大摇大摆，飞往下界，向北保“吊膀子”（求爱）。

北保在下界，以逸待劳，等候朱拉入网。

双方交锋后，粗大的绳索便纠缠在一起。若朱拉能将北保（新娘子）带回己营，便作胜算。相反地，如果朱拉在北保的界内被强拉下去，便算输了。

交锋现场，双方都备有大批人马，如临大敌。于紧张时刻，只要主帅的笛子一吹，大家便奋力把对方的风筝从空中拖向己界，情况十分剧烈。

（这种风筝竞赛运动，自古相沿至今已成民俗。除靠技术外，还须依仗当天的气候，风力的强弱和风向等）

三月初，风筝季节才算结束。

从正月到三月初，我差不多每天的傍晚，都会到皇家田当“志愿兵”。有时在朱拉这边，有时也会加入北保那边。

(五)

每年的七月、雨季来临的前夕。

华灯初上时分，野生蟋蟀会从草丛中向灯光飞扑，这意味斗蟋蟀的玩意又过来了。



当然，我可以在灯下，等候蟋蟀从天而降。可是，蟋蟀并非时常会不请自来。

有时好几天，没一只光临。偶尔也会出现，却多半是雌性，不会“打斗”的。

那个时候，三聘街陈焯刚金行附近，有一个蟋蟀交易市场，一只五士丁至一铢。

因舍不得花钱，我经常约了几位志同道合的小朋友，结伴于入晚不久，到法大高耸的墙外的杂草丛中，捕捉野生蟋蟀。

蟋蟀和一般动物一样，在春情发动期中，会发出求爱的叫声。

一般上，雄性的蟋蟀，叫声越响亮最具权威，也是最好斗的好手。

捕捉蟋蟀并非难事。不过，却须小心翼翼，提防毒蛇出没。

所以，我们每人都带一根小竹杖，用作拨草问路。

还有，我们还学会分辨蟋蟀和蛇的叫声。

有时幸运的话，我们可捕捉到每只值一铢的“蟋蟀王”，号称“通蓝”或“通铃”的（注），然后带到三聘陈焯刚金行旁边的蟋蟀市场出卖。

斗蟋蟀的玩意十分短促，雨季开始后便过去了。

(六)

上面几椿童年的片断，只是我心中缭绕的湄江情怀的一小部分。

现在追忆起来，已是时过境迁。虽然那种充满诗意和洒脱的日子已成昨日黄花，却依然使我向往。

注：“通蓝”，周身黑漆漆，光滑如黑金。“通铃”，周身如赤铜带金黄色。这二种蟋蟀可称为蟋蟀中之王。剽悍，好斗，而且极富耐力。



创业于湄南河畔

廖锡麟

泰国人民一向亲切地称呼湄南河为母亲河，可见她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性以及对她的深厚感情。千百年来，湄南河不但给曼谷带来了泰国北部和中部丰富的土产，她还拥有良好的深水港口，使曼谷商人很便利地将泰国的农产品运送到全国乃至全世界。湄南河流经泰国中部从曼谷出海，她不但是曼谷重要的水运纽带，也是曼谷居民的饮用水之源。她蜿蜒多姿地流过曼谷市，给那绮丽的城市锦上添花。

我还记得小时候，父亲的总公司就设在湄南河边，我常到那里去玩，最喜欢的地方是公司的码头。我站在码头上，静静地看着那滚滚的河水从眼前流过，心头不禁涌起一股对母亲河纯朴的情思。1950年后我到香港及中国念书，对湄南河的此情此境一直不能忘怀。

我幸运地出生在一个被当时社会人士称为望族的富有世家。祖父在约150年前只身来到泰国，辛勤奋发，终于在这一片肥沃的土地上建立事业；又蒙第六世皇的宠爱，先后御赐泰姓“色博里” (เสฐียรภักดิ์) 和侯爵衔“披耶巴的喃蒲密叻” (พระยาประดินันท์ภูมिरัตน์)，其殊荣为当时寄居泰国华人所极少见。

者。我父亲廖公圃继承父业，将之发扬光大，同时又为泰国社会做了不少好事，获第七世皇赐男爵衔“坤式博里”（ขุนศรีบุญกล้า）。

1947年至1966年，也就是我12岁到31岁约20年的漫长岁月里，我曾就读过三个中学、三个大学和不少补习学校，走过了泰国、香港、中国、美国和日本多个地方，在工程技术方面学习了电机、机械和冶金技术；在语言方面则学了中文、泰文、英文、俄文和日文；并参加了研究设计、设备安装和运行等方面的工作。虽然自己有机会在不同国家的工厂和企业参观、实习或受训，但我自知还缺少企业管理和经商的经验。

**1994年2月中国工业代表团访问水管配件和汽车
配件厂——泰可钢铁有限公司时摄，作者（左四）**

1967年，父亲鼓励和支持我作创业的尝试。当时正好是泰国工业萌芽时期，许多泰国国内需要的基础工业还是个空白。经调查分析，我们决定投资泰国第一个水管配件厂。

我依靠家族和日本国际财团公司三井物产的良好关系，再加上自己的技术知识、语言专长，不久就联系到日本一家愿意提供技术援助的厂家。同时，泰国政府刚成立不久的投资委员会也决定对我们的项目给予种种优惠条件，使我能够很快地全心全力投入这个首创企业。可是在工厂开办的头三年，由于缺少具体实际生产及企业管理和市场营销的经验，我碰到了很多困难。怀着坚强的决心和自信，我坚持不请日本技师来厂指导，领着自己的技术队伍解决了生产上许多关键性问题，终于使自创的第一个企业走上轨道，并不断发展壮大起来。

1980年度，泰国的国家总体经济已经更具规模，我开始感到创造一个多元化集团公司的必要，因为一个企业、一种行业，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是不能永恒的。可是要组成一个集团公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要有方针、策略和计划，然后就是寻找每个新企业的策略伙伴。只靠自己的积存资本和银行贷款发展太慢，会使我们失去时机。说到这里，我常记得香港大事业家李嘉诚先生的经商至理名言，他说：凡做生意必须占尽先机，掌握主动权，但这不等于不给对方留有余地，要做到生意场上只有对手而没有敌人。他又说：有钱大家赚，利润大家分享，这样才有人愿意合作，就会财源滚滚来。我以这套商场哲理，不论是和日本人、台湾人或印度人谈合资合作，多数都获得成功，而使我在80年代初步形成集团公司的既定目标得到成功。

经过数年的努力和潜心经营，我终于在日本著名的久保田铁工所的技术援助下创立了第二个铁厂制造机器和汽车配件。至此，我和日本、台湾的厂商已有相当广泛的联系和

信任基础。在短短的5年里，我和日本厂商合资4个公司、和台湾厂商合资1个公司，这5个公司都是以生产为基础业务，有的我们占多数股，有的少数，视对方要求和实际情况而定。我的最大目标是借合资机会向外国人学习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经营理念，同时培养自己的管理干部，瞳识更多的商机。

在泰国数十年的人生历程，泰华侨社的变化历历在目，我看到不少父辈老世家或是因为满足于既有的成就而坐食山空、或是由于没有培养接班人而使多年辛勤创办的事业毁于下一代的手中。我想起上二代人的不懈努力，不但给我留下了财富和基业，还有那不可估量其价的社会关系和信誉，我一定闯过那“富贵不过三代”的难关。

今天，为湄南河情怀寄文，回想种种往事，我要深深地感谢泰国皇室和人民。一百多年来我的家族不但在湄南河的土地上被接受为她的子民，还受到封官赐爵，受无上荣誉，所得到的恩情实在是太多了，无以为报。我的湄南河情怀就是隐藏在我心深处的恩情和感怀，它促使我决心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为泰国的繁荣富强和社会福利而努力。



新柳港的变迁

许家训

提起新柳港，人们也许以为是一条岸边种满柳树的河港，冬去春来，长满新叶的杨柳，一条像杭州西湖苏堤的垂柳的港。不是的，这里要说的是，曼谷华喃峰火车站旁的一条河港。泰国不长杨柳，偶尔见到一棵那是主人的呵护，才能长好的。

为什么又叫新柳港呢？原来潮人叫“开挖”的潮音为“柳”，又加上这条河港开挖的时间较晚，较新，所以潮人的先贤就给新开挖的港，取名为新柳港。很有诗意。

五六十年前，大有名气，在信封面只写上曼谷新柳港某某宝号收，信就可以寄到。过去邮差多识华文，现在这个名字已经随时间慢慢淡忘了。它的泰名是空拍仑军甲盛(Klong Pardoong Krungkasam)。

节基第五世皇，开挖这条河港，是当时新修铁路，火车总站设华喃峰，为配合货物集散而建的。当时陆运还没有汽车只有马车或人推车。水路是当时主要运输，所以火车卸下的货物，要由木船驳走，从内地运来的多为土特产，米谷为

最大宗，运回内地的，多为日用品和农用品，南来北往的货物，都要在这里装卸，火车货车箱，装来多少东西，新柳港就要吞吐多少货物。火车装来的稻谷，卸在木船，顺流而下，由四丕耶出口，约一公里进入湄南河，送到火砬（碾米厂）加工成大白米，运到世界各地。过去教科书提到世界三大米市之一的曼谷，其米谷多数从这里流出去的，流到全世界，所以这条小小的河港当时是曼谷最繁忙的河港，船只川流不息，穿梭不停，为便利船的运行，跨港的桥，都筑得高高的，坡度陡陡的，有点像北京颐和园内的玉带拱桥，等到近期汽车多了，要行驶过桥成了一大障碍。到了这条港不走船了，才慢慢地改造，变成与马路同水平的桥面，最后完成改造的一座是叻仔的平安桥（Chong SAWAS BRIDGE）。

新柳港两头都与湄南河相接，上游在市区的西北边三升地段引进湄南河水，下游在四丕耶与湄南河相接，大致是南北走向，全长五点七公里左右，两边有马路并排西边的军甲盛路从红桥头直到三升路，东边的马路是时断时续，没直达。上游多为政府机关，下游为商业区，从上游三升区过来，东边有国家图书馆，西边是卫生部，该部现在已迁到暖府去了，过了三升路来到五马路，是联合国机关，对面东边是教育部。五马路泰名叫 RATCHA DAM NOEN ROAD，是帝王走的路，所以跨港的桥建得特别考究，桥的四角搞了四个桥头堡，四个喷水池。军队检阅，群众游行都要通过此桥。接下来是国务院，西边是电报局、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机关终止于此。郎銮路的桥梁名称白桥，新柳港在这里和吗哈南港交叉，往东走，可通空盛色直至民武里，现在有客船川走，华人把这里叫四角港红梨埕，是一个水果交易场所，可能过去是堆放

凤梨的地方，才有这个名称，接着是叻母马，专卖成衣，现是名闻世界，再走几步就是攀多社拉玛一路，这里是一座跨越铁路的桥，高且陡，塞车时最怕汽车停在桥的半坡上，深怕会滑下来，过去可骑自行车，更觉吃力。再往前走，就是火车的上下货码头，很长接近四百米，火车货车站未搬走前，是最繁忙的地方。再过去是拉玛四路，跨港桥叫红桥头，二次大战后，桥头摆地摊，摆了许多美军的针线包，里面有大小缝衣针、棉线毛线都有，剪刀纽扣很精巧，但未知有几多战士，能有时间和闲情来补衣服，带在身上，只能加重荷载，不是很累赘吗？

过红桥头是越迪遣，过去这里有多家卖木材的枋廊，因近火车总站，火车运来的木材，就近卸下，现在都改卖瓷砖厕所卫生器皿。过了石龙军路，就到四丕耶河口，侧边有一座古老的天主教堂。石龙军路的跨港桥叫霜水桥，因桥边有乃勒的霜水厂（制冰厂）而得名。除了乃勒霜水厂外，还有叻仔的五和霜水厂、四角港的张信兴霜水厂，第二次世界大战，把通往美国的水路交通掐断，制冰用的氨气（亚摩尼亚）一时缺货，氨气比黄金还贵，没有氨气就制不了冰，霜价高涨，谁家囤有就赚大钱，倒进桶里的水，隔天就变成冰，金钱就哗啦哗啦地流进腰包，真是点水成金，七十年代以后冰箱也叫雪柜或霜橱，进入千家万户，再有制小冰块的小厂，袋装出卖，霜水厂的黄金时代已成过去。

五十年代，外国的汽车大量涌入曼谷市场，汽车代替了水路运输，火车总站又没有扩建的余地，所以把火车货站迁移到乍都节。原地辟为客运站的汽车停车场，新柳港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顿然失去往日的风采，没有船穿梭往来，

没有人管理，周围的污水也向港里排泄，久而久之变成一条臭港，近二十年环保意识比较浓厚，市政府七十年代末期在四丕耶出口处，建了一个污水处理厂，使进入湄南河的水比较清静，后来在邻近建了一座水上城市，把新柳港的出口给遮盖掉，现在站在港上不见港。虽然港水流入湄南河变清了，但新柳港还是一条臭沟，八十年代市政府在军甲盛路埋直径一米多的大排水管，截住污水流入港内，新柳港从此获得新生，市政府曾经在九十年代举行过游船观水灯节，效果很好，有点像意大利的威尼斯，不知甚么原因，这几年又没有举行。

四十年代末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办华校如雨后春笋，在攀多社桥边开有一家叫介石学院，华南峰火车站的东边，顺和成街设有一家南洋中学，两年后都停办。在攀多社四角有一家电影院，叫“差能曲”多上演西洋片、印度片和泰片；到了和平路与军甲盛路相交处，火车货站码头的对面，有一家电影院叫“乐官”是影业巨子马天翼先生经营的，乐官真像一座宫殿，候观厅装饰得美轮美奂，没有楼座，只有一层，全层倾斜在一个坡度上，由高而低，每个座位都能看得清楚，不为人头所遮挡，采用宽银幕，泰皇陛下很欣赏，多次御驾亲临。这里也放映过许多华语片，笔者观看过多部影片，印象很深，马先生对泰中文化交流，功不可没，贡献很大。可惜经济观念，经济价值起主导作用，商人不做亏本生意，两座电影院最后都被拆除，改建排屋，住宅与商店，特别是乐官的拆除真可惜，假若能保留下来，过若干年后，其文化艺术价值远超过经济价值。

由于素坤逸路从风化石的红涂路，改成沥青路来往于北榄与曼谷已很方便，再不会尘土飞扬，因之华南峰总站前开

往北榄的电车没有人坐，只好停开，车轨也拆掉，并把联接新柳港至孔堤的河港也填平，拓宽了拉玛四马路。无独有偶，二五四六年即将运行的地铁，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人道沧桑，新柳港的近百年历史，是曼谷历史的缩影，曼谷的许多历史故事都在它身边扮演；但愿它能枯木逢春，老当益壮，能够变得越来越华丽，越来越有诗意。

回到曼谷，我是归人

符绩忠

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
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

这是一首传颂千年的古诗，诗中的并州，即现在的太原，唐时称并州。贾岛在并州客居了十载，“归心日夜忆咸阳”；一旦，“无端更渡桑干水”，蓦然回首，“却望并州是故乡”。

我呢，也曾在太原客居三年。一九五四年秋，自天津市一中考进设在太原的山西大学，苦读了三年。一九五七年暑假离开，跨过一河之隔的罗湖桥，到香港探亲，跟居港与曼谷的家人团聚，度过一个既温馨又苦涩的假期。时代风起云涌，从此，我的人生，走上一条漫漫兮修长的路。

三十年后，一九八六年中秋，应邀回国访问，路经香港，又跨过何其漫漫的罗湖桥，一步竟走了三十年，回到中国，重返太原，梦中的旧游之地，探望亲友，领到毕业文凭，圆了我青涩的梦。太原三年虽短，留下的忆念，却剪不断、理

还乱，念念不忘那青春的岁月。晋祠，曾留下我斑斑的脚印；汾河，曾照过我年青的身影。常说船过水无痕，但水流过石仍在。

贾岛，客居的并州，与咸阳，地处中原，俱属大唐的版土，山川虽阻隔，但策马可达。我久居的曼谷，与太原，一在长江之北，一在比天涯海角更远的天涯，且属不同的楚河



汉界，阻隔重重，千山万水。

山高水长，路漫漫兮修长！

历史，风云变化，峰回路转，八六年中秋，月圆人团圆，我乘北京——太原特快列车，驰向久违的太原。在回山大的路上，近乡情怯，回到母校，也有贾岛当年的感觉：“却望并州是故乡”。

自八六年开始，第一次回国访问以来，每年，少则一次，多则三、五次，重返故国，足迹走遍大江南北，追寻年青时的脚印，寻找青涩的梦。或是寻梦之旅，或是文化之旅，或是乐山乐水之旅，或是寻根问祖之旅。

寻梦之旅也罢，文化之旅也罢，山水之旅也罢，寻根之苦旅也罢，旅途中，常常午夜梦回，梦醒，不由想念湄南河的水声，与曼谷无夜城的灯火，以及灯下守望的眼睛。蓦然惊觉，浪迹天涯，天地一沙鸥，曼谷，才是我的窝。在曼谷，一住三十年。匆匆，已由壮而老，由人子，而人夫，而人父，如今，再升级为两位孙子的爷爷，苍苍白发，人生苦短，老矣！

沧桑看云，蓦然回首，万水千山，山高水远，无论走多远、登多高，身在何处，在北京，在西安，在大连，在南京，在上海，在杭州，在西湖，在苏州，在扬州，在桂林，在昆明，在石林，在黄山，在玉龙山，在武夷山，在峨眉山，在华山，在香港，在澳门，在深圳，在珠海，在中山，在佛山，在三亚，在天涯海角……我，都是匆匆的过客！惟有回到曼谷，在曼谷机场，迎接我的才是熟悉而亲切的笑脸；灯下，那守望的眼睛，那朗朗的笑声，才是温暖的窝。湄南河，才是我寄身立命的港湾，正如湄南河中的水莲，随波漂流多年，最后，终于在风平浪静的河湾，找到一片净土，落地生根、开花。

湄南河，惟有回到你温暖的河湾，我才有回家的感觉。曼谷，回到你的身边，我是归人！

天伦乐聚展长才

高绍良

曼谷机场的激情

时光荏苒，回首二十五年的漫长生活历程(1979—2004年)是颇有意思的。它改变了我后半辈的生活环境和方式。

一九七九年秋，年届四十八岁的我从中国大陆以探亲名义回到泰国曼谷的家，九月二十二日下午，我和妻子章梓芳（医科同班同学）带着七岁小志宁，来到海关检查站前，在泰出生而不懂得泰语的我，只能用英语回答了验关人员的简单问话，行李不多，顺利过关。此时不知从哪里传来我父亲写的字条：“我们在外面等着，你们安心走过来。”举首张望，一群大约十多位亲人正在朝向我们挥手，可是，当中只有父亲和一位数年前曾在汕头见过面的舅母认识，三十七年的离别重逢，心中异常激动，热泪难于控制，话不成语一股暖流迅速灌注全身，只能以握手和拥抱代替。父亲忙于介绍从未晤面的弟妹认识，虽然在通信中父亲已有提及，知名未见面，现在名字对上人，倍觉亲切和真实感。

八岁离家，四八返回（1941—1979），我真正成了“少小离家，老大回”，仿佛从一个熟悉的世界来到另一个陌生

世界，一个不熟悉的资本主义世界。未来前景如何，我也无法去想，眼前的亲情激动主导一切。亲情相聚的梦想成真，我真的不敢相信聚会会来得那么快！这托福于祖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一家三口齐返泰国，这在七十年代来说是不容易的呀！感激国内外亲友们的帮助，这是对我今后工作和生活环境的大变迁，亦是人生旅程上的转折点。

“去”和“留”的决定

抵曼谷第二天，父亲问我：“今后如何打算？”我回答说：“我是以探亲名义来的，未作久留的准备，在国内是停薪留职，房子、家具和佣人仍留着。”父亲听后严肃地说：“你是我长子，学的专业亦是我的职业。如今好不容易重逢，我已七十多岁，你还忍心离开我？”一席话震动我整个心灵，彻夜难眠，去留难定。激烈的思想斗争，困扰着起初的数个月。表面上迷糊地过日子，内心是来回多次反复。精明的父亲为了迅速让我熟悉泰国，作了一系列安排。首先在抵泰后数天带领我参观了华侨医院，粗略地了解泰国医疗机构工作现状。接着，又会见了泰国高氏宗亲总会理事成员，在欢迎“新唐”宴会上，气氛热烈而亲切。理事长蔚然哥说：“欢迎你回到泰国来，十多年前我亦是从祖国来到泰国定居。居住泰国我的经验是有做有吃，勤劳节俭能有小康，要发财就得苦干、巧干加上运气了。”“众乡亲在泰数十年没有那么多政治运动。”“在泰国当医生是受尊敬的职业”。宗亲们在泰国安居立业的实情，给我留下了深刻良好印象。当宴席即将结束之时，有人发出询问：“你们在中国当医生收入多少？”我正不知如何回答，刚好服务员送上账单，我立即回话，我

们的月薪还够不上这顿饭钱。又是一次心灵触动，改革开放前的穷中国，养的医生也是穷的。二十三年(1956-1979年)来我们夫妻都是医生，一向节俭使用，存钱也是少得可怜，物质生活的向往谁个没有呢？一穷二白的中国，我体谅国家的难处，为人民服务是主导思想，生活享受慢慢来。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并未发什么牢骚和怨言，工作岗位不错，社会稳定，我们平静地渡过此漫长岁月。

从抵曼谷后到八〇年三月，父亲带领我们到泰南北汶浪小镇居住。这是我的出生地，儿童时期经历的回忆，依稀犹存。父亲在此开设并主持安安医局，数十年的小诊所，父亲在当地人缘威信不错，是中华总商会北汶浪分会理事长，高龄的父亲一回到北汶浪就勤劳地为当地人民治病。当我看到眼力不好的父亲为病者打针时，心中很受感触，立即上前协助。就是这间小小诊所父亲一生勤俭持家，无烟无酒，数十年培育了包括有博士在内的十位儿女成长，全都受过高等教育。

在北汶浪老家，一些看着我出生的老年邻居，鼓励我应留下接父亲的班，有现成的安安医局在等我。往后又去了宋卡、合艾、高头廊等地拜访亲人长辈，兄弟和亲戚，他们一致祝贺我们全家团圆，异口同声地劝说：“泰国正需要你们这样懂得中西医针灸的医生，工作不愁无病人，生活不怕无饭吃。”“从家庭的角度来说，父亲年老了，很需要照顾。你是他唯一懂中文的儿子，在他晚年时助他做一些事，如整理他的诗篇、出版成书等。”此外，父亲在曼谷已为我准备一间可以开诊所的房子，浓厚的亲情滋润我的思维，澄清了我前进的道路，在“去”“留”的天平上已开始朝“留”倾斜，

下来重要关卡是拿到医师执照。

玛希顿的练兵

父亲清楚知道，按当时我的实力，考取泰国一等医师执照是把握不大的，必须尽快充实现代的医学知识，为此我的妹夫(郭素威)为我引见玛希顿热带病学院院长 TAN 教授。会见时一连串的英语会话(内容主要是了解我过去学历和工作经历)，由于在国内文化大革命年代，英文荒废多年了，如今仓促上阵，确实紧张，穷于应付。艰难的半小时过去了，我幸运地得到与我年龄相差不多的校长许可，以泰籍身份入学就读。事后我妹夫说：你的考试过关了，刚才会话主要是测验你的英语水平，能否接受英文授课，真使我吓了一跳。这样，我终于成为 1980 年 4 月份玛希顿大学热带病学高级进修班的学员，是国际性的，学员来自美国、瑞典、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国的医生。此期共 35 位学员，大部分都是二十多岁的年青人，四十八岁的我在班中年龄排列老三。进入此班学习，我视为是考取医师执照的战前练兵和增长医学知识。

学习班初期，由于英文听写能力不足，倍感吃力。课前认真预先备课，听课坐第一排，买了一台录音机录下教师讲课内容，返家后重播再复习。由于教师讲课时有走动，录下音响时重时轻，效果不理想。每天我经常是最早到学校而最迟离开学校，图书馆也常是座上客，不知厌倦地阅读资料；坐公车亦是资料不离眼，抓紧学习。此时，父亲担负我三口小家庭生活费用，妻子料理家务照顾小孩，他们均一再勉励勤奋学习，就这样我可以无后顾之忧，全心投入学习。尽管

如此，进修班第一门免疫学考试我只得 57 分不及格，全班 35 名中排行第 27。二十多年来在教学医院任教我是经常考人，如今首次受考不及格，心中震动甚大，只得承认现实。我虽是内传科专业医生二十多年，但由于国内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大家都不敢看外文杂志，医学信息几乎不通，更没有国内外医学交流，医疗过程不用英文，连处方亦只用中文，视外语为禁区，临床工作为病人治病，基础医学也丢荒了。初考受挫是意料中事。四十八岁“老”学生与年青医生同在起跑线上竞争，在受挫中找差距：医疗实践和经验是我长处，英文只是荒废幸基础还在，奋力急追定可赶上。在学员中大胆英文会话，不耻下问，这样经过一个多月努力、上课听讲能力大有提高，信心增强。学习负担转为轻松，苦闷转为快乐。五个月过去了，在学习结束时，我欣慰地获得优良成绩，其中医学统计学以 95 分居全班第二名。泰国揭阳会馆和泰国高氏宗亲总会为我颁发了金盾和奖学金牌。短短的五个月，我的体重却从 75 公斤减存 68 公斤，这个代价也是值得的。在领奖台上，我这个“老学生”与年青人列队领奖，心中高兴，但亦不平静，重要的是获取自信，前进路上有奔头。

备战医学执照关

在玛希顿学习的后期，一些毕业于外国医学院校(如菲律宾)的泰国医生去卫生部报考医学执照，我尾随而去，打探情况。卫生部官员逐个询问情况，同去的医生均报上名，唯独我一个人在观望。该官员得悉我是毕业于中国中山医学院和在玛希顿热带病学院进修班学习成绩后说：“中泰建交五年至今仍未有人考取泰国医师执照，你来吧？”我说：“数

月后我一定来，现在未准备好！”当时是八〇年九月进修班将近结束，十多天后执照考试，考前必须将医学所有科目全面复习，无论如何亦来不及仓促应战，无把握。

经过数个月紧张阅读有关医学资料，这期间正逢元旦春节，远在泰南的父亲不时来电询问复习情况，关切之情内心触动，曾叮嘱说：“在我们家庭有众多医生都是有医师执照的，绝对不能是无牌医师，给你三年时间，成功可留下当医生，否则转业干别的。”现实的鞭策、加上自尊心的压力，促使我全力以赴，别无选择。泰国医生执照考试向来很严格，笔试加口试，内容繁杂而广泛，考场争分夺秒是真正的实力的考核。

一九八一年三月，我终于接到泰卫生部录取通知，首次应试获成功，并是中泰建交后中国医生首位考取泰医生执照的幸运儿，全家皆大欢喜，亲友纷纷祝贺。

医生个体户的生涯

父亲备好现成的房子，执照到手，父亲督促医务所开张，并给予泰币壹万铢说：“你的弟妹开诊所我都支持壹万铢，现今对你也一律平等。”由一所空房子布置成像样的诊所起码也得十多万铢，这使得我尴尬不已。心想，父亲给我已经够多的了，能过多要求吗？幸好当时有一位亲戚陈文展，十分热心自愿，无息贷款五万铢，加上自己多年积蓄勉强凑数，诊所简陋开张，以后才逐步扩展增添设备。事后一个多月，父亲得悉此事马上清还此借款，并责备说：“你为何不早说呢？”我苦在心里说不出来，此时，他才真正知道了刚来自大陆的医生是穷医生。

一九八一年五月，位于泰京黄桥高安宁医务所开幕了，亲友来祝贺，亦登上报纸，父亲执笔赋诗：

赋志长男绍良宠蒙泰皇陛下恩赐文凭，

其一

吉旦笙歌颂圣明， 庵蓬御苑集群英；
年华半纪重登第， 恰似龙头属老成。

其二

皇天不负苦心郎， 有志竟成宿愿偿；
金榜题名诚乐事， 殊荣太子幸同场。(1)

其三

八岁离家四八回， 仿如梦里探蓬莱；
自由民主多姿彩， 足食丰衣笑口开。
圣德荣沾复泰籍， 天伦乐聚展长才；
孜孜奋发求精进， 医证玛凭四喜来。(2)

新医务所的建立，病者不多，门可罗雀，依靠我们俩都是多种医术（西医、中医、针灸），多科（内、传科、妇产），多种语言（国、潮、客、广府、英、泰六种语言），充满信心坚持下去，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与许多病者结成朋友。一九八一年一位农业部次长的母亲，68岁 68公斤，人矮体胖，患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病，经中西医针灸治疗控制了症状，体重减了十四公斤，健康维持较长时间。四年前又得一寒冷症，每天上午自觉下肢有寒冷感觉，逐渐往上蔓延，心理威胁极大，曾延请数家大医院诊治视为“怪病”治疗无效。次长亲自驾车来请出诊，经会诊后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中医为主，数周后病情缓解，怕冷的怪病治好了，我们之间

感情更深了。1986年为一位高龄82岁冯姓妇女诊治，她身患肺部疾病，体弱消瘦，平常易得感染，高热，每次都得上门采用中西医或补液治疗。由于调理得当，家属也很好配合，病情控制，体力恢复，终于1992年在其家人陪同下乘飞机返祖国，为其慈善事业开幕遂其心愿。十八年来她经历了多次疾病反复，骨折（入院手术），心脏衰弱后尿道感染等均能幸运地化危为安。十八年出诊五百多次，彼此间视为亲人，感情融洽。今年正逢她百岁生日，我庆幸地为百岁老人服务了十八年。

今秋我正逢大学毕业四十八年，恰好前半段在祖国为人民服务，上山下乡不辞劳苦，锻炼了我医者父母心的品德，后半段生活在湄南河边为泰国民众效劳，尽毕生力量贡献于社会。如今回忆起来，当初的选择是对的，夜静深思，感谢祖国人民的培养和泰皇的圣恩以及亲友民众的爱护。每当我泛舟于湄南河上，欣赏着两岸秀丽的佛都景色，我感到无比幸福和安详，说不清从何时起我已深深地爱上这城市，亦爱上了这里的人民，爱上了这片黑土地！

家父行医至七十八岁而休业，我仍有六年方能达此记录，虽有尽毕生力量的心愿，但将来未知数很多，就顺其自然吧！

注：（1）皇储殿下同场领博士文凭。
（2）四喜：一获泰皇陛下御赐文凭、二考获一等医师执照、三恢复泰籍、四创设医务所。

故乡情

梦 祖

“一年好景君须记”。

泰国一年的好景，我所记的是秋天。在我的故乡，秋天正是春华秋实，灿烂的阳光，已不再火辣辣，而是温暖可人。当我还在留学的岁月，和一般的游子一样，总是怀念着自己的故乡。“月是故乡明”，在情感上是真的如此，故也常常“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我的故乡是巴吞他尼府兰福村，我在此出生长大。虽然已过了半个多世纪，社会的发展，不管城市还是农村，早已沧海桑田。而在我的记忆中，它永远美丽令人向往。

世人所向往的桃花源。那是历史上所传说的，并未为人所发现和证实。而我觉得，我的故乡比桃花源美好得多。如民谣所说：“水里有鱼、田里有米”。我的故乡是如此的。在我的记忆中，春节过后，经过了农闲，养精蓄锐，农家不管男女老少，个个都精神饱满。在春风和煦，晨曦初露金色的阳光晒满大地的时候，大家都扛着锄头下地，松土育苗，种植瓜菜番薯等农作物，常常晨起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待到冬瓜、西瓜、番薯等农作物将成熟时，已是溽暑的夏天，南风轻轻吹拂，农作物正需要大量浇水。这时兰福村家家户户都搭了风车，车水入田地浇灌。风车是用木轴木轮，安插约八、九条竹竿，在竹竿的末端，用较粗的铁线连捆绑成如车

轮，再用白土布或蓝布，剪成三角形，张扬在竹竿上而成。大小不一，而形式都相同。欧洲的荷兰，风车闻名，成为这个国家景点的象征。而兰福村的风车也毫不逊色，处处可以看到。因为风车日以继夜的运作，河水常常因此而干涸。收获冬瓜、西瓜或番薯的时候，左右邻居，都来互相帮助，割下的冬瓜、西瓜或挖起来的番薯装进箩筐，从地里两人扛着放到河旁，过了秤后，交给收购的掮客。田地里接着种上稻谷，到了洪水泛滥，大家都张网或垂钓捕鱼，洪水泛滥过后，稻谷也成熟。农家又忙着收割稻谷，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晒谷场，晒谷场的地面，用牛粪渗水捣匀，涂抹上去，经烈日晒干，很平坦，如席子，打好了的谷子，便倒在上面晒干，(要晒数天)，然后收藏起来以供一年的食用。在这季节，男女的青少年们，利用晒谷场，在月明星疏的夜晚，点燃了煤油灯，挂在谷场中间，开始具有独特的泰国风俗人情的娱乐活动，跳喃旺舞。清脆诱人的鼓点，远远都能够听到，兴趣浓烈的青少年，不必请便都陆陆续续地前来参加。跳喃旺舞，往往跳到午夜或凌晨方结束。

兰福村农家一年辛苦，但也有乐陶陶的时候。如是轮回地生活着。“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我认为：我的故乡兰福村是世界上最美丽，最可爱的村庄。

二十多年前，时序也正是秋天，我从香港乘泰航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我对到机场迎接我的姐妹们说：首先，我要去祖父母、父母亲的墓地祭拜他们，告诉他们，昔日他们疼爱的游子已回来了。其次去巡视瞻望哺育我们长大的兰福村。再次拜访各位亲友。

我的祖父母的墓地在东部春府地区，父母的墓地在西部北碧府地区，由我的姐妹们择吉安排日子前往，已圆了多年来的心愿。回溯往事，我的祖父当年背井离乡，携带一家人到黄金半岛的泰国谋生，而他并没有打算在泰国扎根长期定居下来。晚年，他想回家乡落叶归根，也准备带我(作为长孙)也回家乡，以免将来数典忘祖。一切都准备就绪，已择吉起程，后来因为日寇南侵，海路交通中断，毫无办法，只好作罢，继续留在泰国。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不能落叶归根，就以后的子孙们，也都成为异邦的公民了。

人各有志，各奔前程。走了很长很长的路，现实生活告诉我们：生活在社会上的人，是没有个人行动自由可言的。每个人都受到这个国家的政治、法律、政策的支配，绝不可能越此雷池。人生的许多悲剧就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产生。当年离别时，母亲就叮嘱我说：学就后就要速回来。谁不想回到自己母亲的怀抱呢？因为形势所迫，个人的愿望无法实现呀，倏忽过了数十年。祖父母，父母亲也都在我离别之后相继去世了。我挈妇将雏回到日夜思念的故乡。回来了，“子欲孝而亲不待。”

巴吞他尼府兰福村，是一个偏僻的小村庄，河港纵横交错，昔日散居在这河港两边的农家约一百户左右。妹妹驱车约莫一小时就到达。昔年我到曼谷上学主要是乘火车，有时也乘公车，但要徒步到廊曼飞机场才有车可乘。这次回乡，坐妹妹的私家车，已不是在原来旧的公路奔驰，新的公路，是在火车轨两旁的田野上筑成的，宽敞平坦，加上两边的高楼大厦，已显示了社会的进步。进入了村庄，展现在眼前的故乡，已非昔日之风貌，杂草丛生，过去清澈的河水已看不

见，芦苇和其它的杂草把整条河港都壅塞了，小的河流变成污水沟，人烟也已稀少，大家都弃农从商，又因长年种植，土地已贫瘠不堪，都迁徙到别的地方去了。看到这一片荒芜寥落的景象，不免悲凉起来。村子剩下的寥寥几家，“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大家都叫起童年的别名（乳名）来。感到格外亲切，在言谈中了解到“去日儿童皆长大，昔年亲友半凋零”。原来我们接受启蒙教育，一起进入泰文学校学习的青梅竹马的朋友。有许多人已离开人间；比我们老一辈则更多。逝者不复见，悲哉长已矣。

“少年乐新知，衰暮思故友。”回到了故乡，早年在兰福村务农的父老们虽然有很多人已不能再见面了，年青的一辈，有许多人事业有成，在商场上飞黄腾达，已成为泰华社会著名的侨领。

兰福村是一个小小的村庄，地灵人杰，物华天宝，出了许多有为的人物。和我原来的住家隔河对面的汪文盛，已是侨领中的佼佼者；离我家较远一点的有丘名炉，还有高璇火、高金兔等，都已是名人富人；而和我住上下屋的邻居，黄继文及其兄弟，我们出生时的胎腥都同在同一条河水中洗涤的。

“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还有罗朝钦、黄暹弟、黄书葛、黄书亮，以及我的表弟黄齐木等等，都是在本村成长，一起在私塾学校学习的，故大家都具有桃潭般的深情。正如爱因斯坦说的：“世间最美好的东西，莫过于有几个头脑和心地都很正直的严正的朋友。”

朋友是世界最宝贵的东西。朋友千个少，冤家一个多。我少小离家，也可说老大回，感慨人生之迟暮。“荣枯尽寄浮云外，哀乐犹惊逝水前。”

湄江水 滚滚流

中泰手足情悠悠

黄维旭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每天从大罗斗圈郑王铜像前坐公车经过郑王桥，俯视湄江水，滚滚流，心中总是翻腾着郑王率领中泰人民赶走侵略者的历史。历史证明：中泰人民的手足情谊就如湄江水奔流不息。

因为我工作的地方离中华总商会不远，下午处理完日常事务，就去找罗英杰。通过他，我就能与北大校友联系。就在这时，我参加了泰华文学研究会。不久，诗琳通公主的《读孟浩然〈春晓〉诗感兴》发表了，我为公主热爱中华文化所感动，就在《笔花》发表了《恭和诗琳通公主》：

公主天仙才， 谱写采花谣。

高歌手足曲， 繁花竞妖娆。

1998年5月我到北京参加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后，顺道到深圳看望久别的大女儿。除了畅谈离情外，出乎意外她拿一张珍藏的文件给我看。我一看就认出是泰国政府的证明书，发出的年份是佛历二四九三年，我立刻记得这是我50

年考取华文教师资格的文凭。就在那年，我到罗勇府打滑社培侨小学任教。当地侨胞热爱中华文化的感情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虽然时过境迁，但侨胞们对中华文化的情感是不变的。随着中泰建交 25 周年的到来，学中文的热潮一定会到来。参加北大百年校庆对我的鼓舞就是要不愧于北大人这个称号，要把《中泰简明字典》编成出版。

回到泰国以后，检查字典的初稿发现，糟了，中文条目因胶水失去粘性而不能用了。重新开始嘛，来得及吗？电脑不是不断升级换代吗，买台中英泰文合一版的新电脑不就行了。可是，新电脑还需学习才能用，我原来学的是台湾大易输入法，久不用就基本上忘记了。每天傍晚，我从电脑公司回家，乘坐双排公车时听到嘈杂的喧嚣声，心中却酝酿一首诗：

年虽老，学电脑。比毫耄，年犹少。
雄心葆，争分秒。
简明字典，按时完稿。

经过反复考虑，重新学已来不及了。这时水上城市正举

行世界华文书展，我买到了北京出版的《中小学生学习计算机基础知识》，我想：既然小学生能用拼音输入法，我就能用。于是，我就起早摸黑地干了起来。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在 2000 年千禧年中泰建交 25 周年时顺利出版发行。随着华文热的到来，不但华侨华人办的民校教华文，就是政府办的学校也教，教师不够就聘请不懂泰语的大陆教师。这样，《中泰简明字典》就架起了教师、学生之间的桥梁。随着诗琳通公主到北大进修中文并荣获名誉博士学位，我更明确了自己工作的意义，我在 2002 年又出版了增订版。

由于对汉字和中华文化情感的加深，我在深圳书城看到了萧启宏的《汉字通易经》以后，立刻就被吸引住了。通过研究我连续写了十二篇文章，在泰中学刊发表后于 2002 年 4 月出版成书，书名是《汉字与中华文明刍议》。蒙黎道纲先生写序肯定，只是他过誉的话我深感惭愧。

2003 年春节，在我寓居的楼房上一簇簇的奋发藤蓬勃红火的形象触发了我的灵感，因为我在深圳参观了簕杜鹃花展，对它的原生地和在全球传播的历史有了初步知识，在全球化的今天它是具有象征性的，而诗琳通公主多年奋发学中文的精神正好跟它的特性相同，而奋发与泰文 เฟื่องฟ้า 谐音，查阅泰国出版的《蔬果词典》，证明深圳印发的《簕杜鹃小常识》，于是，我就赞颂起来：

燕国学子诗琳通， 多年奋发学中文，
博士礼帽头上戴， 奋发凌霄多光荣！

我把诗稿寄给洪林老编，她特地安排在三八国际妇女节发表，而公主现在又是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永远荣誉主席，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

我的泰国情结

陈建敏

我的祖籍是中国广东省澄海市樟林镇北社，我的出生地是泰国曼谷三攀他旺县阿努旺路。我既是龙的传人，也是泰籍华裔；我爱祖籍国，也爱出生国。

二岁时母亲把我带回家乡，在国智小学接受启蒙教育，八岁时又把我送回泰国父亲的身边。父亲在演说街的成顺利金行任职，三聘街和耀华力路就是我生活和成长的地方。父亲送我到嵩越路老本头公庙后面的培英小学上学，由于当时的政治风云变幻，不久培英小学便被封闭。赋闲在家，我便常到湄南河游泳，摸龙虾、玩斗鱼、斗蟋蟀，租小人书来看；到电影院看《火烧红莲寺》等无声电影，或是到附近我父亲同事的家里，从窗户免费观看西河戏院演出的《孙悟空大闹天官》等潮州戏，这是我少年时期最快乐的时光，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后来耀华力路挽功巷（鸡鸭巷）九层楼斜对面的树人学校开学，我便到那里的强迫班，一面学泰文，一面学中文。小学毕业后，由于没有中文学校可读，于是又辍学在家，我便到耀华力路南星巷一家私塾补习古文，闲暇时间便在家里练毛笔字，我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便是在这时练出来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金行老板把他的家眷安排到暖武

里府的北革县，在湄南河边盖了一座宽敞的高脚屋避难，父亲把我和姐姐寄托到那里居住。我们姐弟也学别人的样子，买了一艘小木船作为交通工具。屋子后面是一大片萱园，那里有茂密的树林。每天早晨可以听到屋檐下的鸚鵡鸟发出“咕咕”的叫声，白天下河去洗澡，晚上坐在屋前的凉台，看渔人在月光下驾一条白色的长板船诱捕鱼儿，夜里听着不时从屋前的河上驶过的汽船，不时传来不断的“突突”声音，像听着催人入睡的催眠曲，过着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的静谧生活。

战后，“自由泰”领导的泰国政府对华侨采取较为宽容的政策，华校几乎无限制地兴办起来，因此我进入黄魂中学，插入初二上的“山鹰班”。在这里，我受到中华文化的熏陶，记得国文教师范尧兴给我们上第一节时，在黑板上写下鲁迅的著名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但是好景不常，由于泰国政权更迭，不久不但对华校进行严格的管理，中学也全部停办。黄魂中学也遭此厄运，在一九四八年被封闭。为了继续传承中华文化，我负笈回国升学，到汕头市的聿怀中学读高中。由于我品学兼优，因此不但曾经获得该校的部分奖学金，连续担任该校三届学生会主席，而且被推选为该校的人民代表，出席参加汕头市的人民代表会议。毕业后只身赴北京参加全国统考。因为我是在泰国出生喝湄南河水长大的，对泰国怀有深深的情结，而且考虑到将来还要回到泰国为母国效力，因此我的三个入学志愿填的都是北京大学东语系泰语专业，结果荣幸被录取。由于我已有泰文小学毕业的程度，因此泰语专业主任西堤猜老师让我插班二年级。在北大学习的四年期间，那

里古色古香的燕园建筑，浓浓的学术气息与闲适静谧的环境，真正有令人在此读书不虚此生之感。一九五六年毕业，获学士学位，此后长期从事促进泰中文化交流及两国人民友好的事业。曾经担任一九五七年第一个访问中国，以乃素越·瓦拉里洛为团长的泰国艺术团、一九五八年以乃古腊·赛巴立为团长，由泰国新闻工作者组成的泰国促进文化交流团、及一九九〇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泰国电视台卫星转播的译员。一九七七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从事泰国史的研究工作，一九八八年被评为副研究员（相当于副教授）。一九九一年退休之后回到我的出生地曼谷，有如回到自己老家的感觉。一九九五年到华侨崇圣大学工作至今，任中文新闻主任；其间在一九九〇年七月至二〇〇一年七月任泰中研究所所长职务。

泰国毕竟是一个十分可爱的地方，这里天气炎热，四季如春；物产丰富，鱼米之乡；物价便宜，生活容易。人民和蔼可亲，文明礼貌，素有“微笑王国”的美誉。而更重要的是，在泰皇浩荡皇恩庇荫之下，华人能够成功地融入泰国社会，泰中两族亲如一家，没有任何民族隔阂。综观战后东南亚地区的其他一些国家，如缅甸、菲律宾、柬埔寨、印尼和马来西亚等国，都先后出现过一些或多或少的排华事件，尤其是印尼在一九九二年年初，曾经出现过以攻击华人为目标的暴乱，使华人的生命财产遭受空前惨重的损失，就更显出“中泰一家亲”的难能可贵，可说是全世界有华人居住的所有国家的光辉典范。在促进泰中友好的这一崇高事业中，泰国皇室发挥特殊重大的无可代替的作用。不但诗丽吉皇后殿下、皇姐昭华干拉雅妮瓦塔娜殿下、王储哇集拉隆功殿下都访问

过中国，而且深受泰中两国人民崇敬和爱戴的诗琳通公主，二十多年锲而不舍地学习中文，十八次访问中国，实现走遍中国的愿望，撰写多部访华著作，荣获中国“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二〇〇一年春，以一个普通留学生的身份到北京大学研修中国语言文化一个月，由于成绩优异，获北大颁授名誉博士学位，为泰中文化交流谱写了新篇章。作为北大校友，我为此而感到光荣和骄傲。尤其使我感到十分荣幸的是，我有机会二次见到公主殿下。第一次是在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诗琳通公主驾临政府官邸和平友好大厦，主持由法政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与华侨崇圣大学联合主办的学术座谈会：《泰中关系：友好的二十年》的开幕式之后，在休息室接受本人与圣大另一位客座教授呈献的书籍并与圣大代表团合影留念；另一次是一九九九年六月十七日，公主殿下驾幸华侨崇圣大学，主持第三十届全国高等学府泰乐音乐会之后，在大礼堂门前的台阶下接受几所大学的代表赠送的礼物，我也荣幸地忝列在送礼者的行列之中，向公主呈献一本译作和一篇文章，这可说是笔者的殊荣，三生有幸。此外，同年十月，泰国商联为庆祝中国五十周年国庆暨泰中建交二十四周年，特举办“国庆杯”征文比赛，笔者的拙作《一代天骄，半纪风骚》荣获优秀奖，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泰国王国杜坚参赞兼总领事主持颁奖仪式，这也可说是笔者的荣幸。

这就是我的泰国情结，我是这样深深地爱上这个“黄袍佛国”，我要在这里渡过我的晚年，把我的余热奉献给泰中友好的伟大事业！

湄南河的流水啊

肖可夫

“湄南情怀”的“湄南”两字，如果是指“湄南河”的话，则“湄南情怀”就是“湄南河的情怀”了。但“湄南河”泰国人称为“แม่น้ำเจ้าพระยา”（昭披耶河），此间华人为什么把它译为“湄南河”？这岂不是变成“河河”了吗？因为“湄南”是泰文“แม่น้ำ”一词的译音，难怪有些略识泰语文的外地华人，对这一译名摸不着头脑。

不才对这个译名本来也是懵懂的，后来才体会到这是很有意思的妙译。不才认为最少含有三个意思：（一）简单顺口，容易叫唤，这是大部分人的通性。（二）中泰感情融洽，是一种亲善的表现。例如泰国兄弟把口袋里有钱称为“甲包有”（กระเป๋ามี）， “甲包”一词是泰语，“有”一词是华语的潮音。（三）其含义引人探究，因为“河河”声，表明这条“昭披耶”河，其流域还有许多大小河流与之汇合，变成四通八达，东边有个水上集市；西边也有个水上集市。难怪历史上有位德国人曼登斯罗和 MANDELSLOHE 的旅行家看到这些情景后便冠上“东方的威尼斯”！

不才因生长在湄南河畔的一座木屋，家里拥有两只舢板船；一只大一只小。大的供父亲摇到龙仔厝(สมุทรสาคร)养鸭亲戚家购买鸭蛋，回家后让妈妈制成咸鸭蛋出售。小的一只则供送货外，有时还可以划到各处去游玩购物等。此外，不才小时还常常下到湄南河边去游泳，有时跟邻居同年的朋友玩

泼水；甚至有时坐在桥头观看各国货轮在河中抛锚、卖甜品、粿条、咖啡等的小舢板船来回穿梭叫卖。就是靠这条湄南河，不才曾秘密从挽叻“华暹”码头乘搭“贵阳轮”漂流到中国的汕头去读华文。

在中国一住就好几年；从南到北，遇到困难时，晚上除了睡不好觉外，还常勾起少年时在泰国湄南河畔的家及有关的情景：父母是否仍操旧业？小时一起读泰文的亲戚朋友是否已大学毕业了？宗姐是否还在曼谷哇栖拉兀官校中学教书，邻居同年朋友阿钦是否仍到湄南河边游泳？

经过曲折人为的途径，才回到湄南河边的老家。一切都有多少变化，于是马不停蹄地到处参观、访友、拜访师长等。还不到一年的时光，竟被旧时同学拉去教华文，第一间任教的学校是黄桥礼拜堂“侨光学校”，校前是一条小河，可通往湄南河去。小时曾跟父亲摇船经过，还拜访过萧元川老叔的住家。此外沿这条小河还有通往北榄府的火车铁道，不才在华南烽火车站附近南洋中学读华文时，放学后曾上通往北榄火车到孔堤下车。几年之后转校到三养“光华中学”、廊曼“时代中学”任教，同时还兼任叻叻仔“中华日报”泰事翻译；最后又被邀去黄桥挽读通路新开的“光华报”当副总编辑。

不管是教书还是报馆的工作，每天都得坐船或乘搭公共汽车过“湄南河”，所以对它的印象特别深：小时常看到的木材或大竹管浮筏像长蛇阵地漂流过一世皇大铁桥(简称新桥)底下，集中停泊在沙吞河口对面，即吞府湄南河畔火磨和火锯厂前的大帆船及大盐船都不见了；沿岸一些地方建起高楼大厦以及新的跨河大桥；载客的长途汽船急驶而过……

然而时光不留人，现年岁已老了，工作也停止，家也搬迁了，由吞府湄南河畔移到挽甲必附近地方，跟儿女一起生活。

晚上，寂寞时常翻开中泰文书籍：从字典、游记、生活记趣到四五十年代出版的泰国文学书籍，其中不才特别欣赏的是一首泰国已故作家乃丕所写的“湄南河的流水啊！”

不才就把这一首诗歌的译文抄写在这里，作为本文的结束好了！

湄南河的流水

湄南河的水面
月光照射现出亮光
宛如闪耀的星光
凉风吹拂身心舒畅
河水不断地往前流
流向一望无际的天边
河水冲击斜坡哗啦啦响
把污泥刮走沉到河底
看着河水引人勾起往事
何时泰国社会才光明磊落
一切卑劣的事物都告消亡
所有的民众都欢心快慰
湄南河的流水啊
把一切龌龊的东西带走
洗清整个社会的机体
将所有的污泥秽物沉到海底去

湄南往事

许业华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时空变迁，物换星移，不觉中我已步入古稀之年了。我在平凡的一生中渡过了许多不平凡的日子。回溯走过半个多世纪的历程，自幼年印象深刻的往事，历历在目。饮着湄南河水长大的我，佛国对我的哺育、恩情，永不忘怀。

我幸运地生长在湄南河边鱼米之乡的国土—泰国，旧居在华南峰总火车站。童年过着小康家庭的生活，学龄时就读于家附近的一间泰文学校，那里的女校长和老师们都和蔼可亲。

记得刚入学那几天，上课时，老师用藤条指着黑板上的 n, v.....，带领大家高声朗读，然后老师又问了些什么，泰族同学有的举手回答，我们几个华侨子弟的学生像鸭子听雷似的，什么也不懂。后来老师才知道我们不懂泰语，有一天下课后，女校长召集我们几个听不懂泰语的学生补课，她叫我们打开书本，她一边耐心地讲着，一边用手势比划着，她指着“n”的图像是鸡，“v”的图像是蛋，形象化地使我们

明白字意。她不但一句一句教我们学讲泰语单词，还叫几个泰族同学和我们交朋友。就这样，我很快识完了四十四个字母，并掌握了拼音，逐步会读简单课文和了解课文内容，能和泰族同学对话交流沟通。每当我有一点进步，便得到老师的及时表扬，其实应表扬的不是我，而是老师们的精心教导和泰族同学的热情帮助。

可是当我学泰文有点入门的时候，不幸，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我只读了一年多的泰文就遭停学了，从此，再进泰文学校就读的机会便绝了缘，只能靠自修来提高泰文水平。事隔六十多年了，但女校长、老师、泰族同学对我学泰文的启蒙和关爱，在我的脑海里却始终记忆犹新。借此机会，我在这里深深地感谢他们，祝校长、老师们安康长寿、晚年幸福！同学们，你们都在哪里，我怀念你们！

日寇南侵，天空骤然布满了乌云，无论是白天黑夜，警报随时哀声长鸣，人心惶惶，生命危在旦夕。许多店铺关闭，时而见到半开着门的店铺门口，人山人海地拥挤着抢购柴、米、油、盐之类的生活必需品。街市行人稀少，原来繁华的曼谷都市变得冷冷清清，暗淡无光。人们穿着深色服装或全套黑裤子（避免成为日本飞机轰炸的目标）。母亲把我们全家的衣服几乎都染成了黑色，晚上我们都穿着黑裤子睡觉。

记得，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曼谷时是在一天半夜，警报的刺耳声把我们梦中惊醒，父亲立刻起身把睡觉点燃的照明灯熄灭，全家人摸黑来不及躲进附近的防空壕，一道闪光划破星空，探照灯对准日本飞机，举目看到日本飞机飞得很低，清楚地看到每三架飞机排成一字形为一队，共有三、四队，一面飞去，一面像乌鸦拉屎一样丢下炸弹，炸弹落在远

处的爆炸声和地面上向飞机射击的高射炮声混杂在一起，这时曼谷市民置身于炮火纷飞的战场中。直到天蒙蒙亮时，警报发出解除的信号，那悲惨的警报尾声，闻之毛骨悚然，好像正在为死难者致哀。接连几个晚上都来轰炸，外面传说日本要将曼谷炸成平地，在这种情况下，邻居家户户都设法到山巴去投亲靠友，我家也到了山巴的远亲那里去避难。当时，父母亲把我们几个小孩带到山巴安置好后又回到曼谷继续谋生。亲人姑丈和阿姑对我们很好，像父母亲一样关照我们。姑丈是个“唐人仔”，父亲是个潮州人，母亲是泰国人，他们的孩子都不会说潮州话，但和我们玩得来。有一次，半夜响起了警报，阿姑将她几个孩子和我们兄妹一起推进一个蚊帐里，说这样比较安全，阿姑和姑丈却守在蚊帐外。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好笑，蚊帐能保得了什么？但阿姑的淳朴，真心实意可以理解，这就是患难见真情。

曼谷不分昼夜遭轰炸，昔日的高楼大厦，有的被炸成一片废墟。父母亲只好来到山巴和我们团聚。有一天早晨，母亲拿了一个空瓶子叫我到不远的小卖店去买酱油，不料，我差点惹出大祸。我在路上看见远处许多日本兵在操练，他们穿着长筒靴，操练时发出咔咔的脚步声，我由于好奇心，走前几步想看清楚一点，突然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个腰挂步枪和刺刀的日本兵向我大声地吆喝，吓得我拔腿就跑，他一面追一面大声地唬吓，幸好我平时玩耍时熟悉这里十弯八曲的小巷，灵机一动钻进有个小院的人家，上气不接下气，看到一位泰族老大娘从屋里出来，老人家凭她的经验看出我的样子被日本鬼子追赶，急忙把我领到她后院的杂物间藏起来，这时，我隐隐约约听到日本鬼子还在叽里呱啦大喊大叫，过了

一阵子，没有任何声音，老大娘才走进来，摸摸我冰凉的手脚，冲了一碗姜糖水给我喝，然后问我家住哪里，由她带我走小路把我送回家。当母亲在老大娘手里接过我的时候热泪盈眶无限感激。老大娘语重心长地告诉母亲，自从日本兵在此扎营，日子很不平静，日本兵经常抓人奸杀，听后有如逃兵遇贼而不安。

此后，由父亲一位朋友介绍，到山巴他的亲戚那里去同住。主人是个老华侨，心地善良，他的子孙和泰族互相嫁娶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我们就住在主人的大谷仓改造的客房。在这里巧遇一位也是来避难投宿的王先生，年龄大约四十岁左右，中等身材，戴着黑框眼镜，文质彬彬，一副学者姿态。他组织我们七、八个逃难的小孩读中文，从“手拍手，拍拍手，手一拍，球一跳”教我们识字，读课文，抄书，要求很严，还教算术、珠算、写毛笔字、背诵千字文，收获甚丰。我的中文就是这样开始学起来的，王先生是我学中文的启蒙老师，老大娘是我的救命恩人，永生不忘。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寇宣布投降，世界大战结束了，我家也结束了逃难生活返回曼谷。华校相继复办，给我们久旱逢甘露的幼苗带来了生机。父亲为使我们的兄妹接受中华文化教育，让我们的兄妹三人报考泰华最高学府——中华中学。哥哥和二姐报考初中二上学期，我报考初中一上学期。说实在的，我连中文小学的校门都没有进过，一下子报考初中，心里一点把握都没有。放榜那天，看到榜上有名，哥哥和二姐也如愿被录取初中二上学期，我高兴极了。开学那天，我怀着兴奋的心情和大家一起走进巍峨雄伟的光华堂参加典礼，这欢乐、激动、幸福的时刻永生难忘。初一上学期

的学生比较多，共有十个组（班），我编在第六组，班主任林蕴如老师。同学之间的年龄相差很多，最大的比我大八岁，我是班里年龄最小的妹妹。我每天清晨穿着整洁的校服，白上衣，蓝裙子，白鞋白袜，校章就别在衣领项间打着交叉的小蓝领带上，背着书包，意气风发地走进校门，开始一天的学习。我坐在前排，全神贯注地听着老师讲解。老师们在校歌亲爱精诚的精神指引下，热情负责，用他（她）们的心血哺育我们，积极传授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和科学知识，同时也给予我们良好的思想教育，潜移默化，使我懂得做人的道理和明确前进的方向。

**光和堂是昔日总商会和中华中学的礼堂。
作者初中二下学期与第五组全体同学合影。**

一九四八年的夏天，也是我读初中二下学期第五组的时候，放完暑假，消息传来，学校被当局查封停办。晴天霹雳，昔日同窗相聚，互学共研，师生团结友爱，朝气蓬勃的黄金岁月一去不复返。全校师生，何去何从，“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参加了老师组织的七人补习小组学习，学完初中课程，继学高中。当时社会掀起学生回国热潮，在

老师的鼓励下，我说服了父母亲，到中国升学。中华中学母校老师对我的培育是我人生道路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五十年代初，我投入中国的怀抱去求学，满腔热忱，怀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决心学好一技之长，为国家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我学的专业是医学，救死扶伤，治病救人是我的天职。在中国的军队里，地方、农村、山区都曾留下我的足迹，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诊治患者，脚踏实地为人们服务。历年多次被评为“五好工作者”、“技术能手”、“四清五好工作队员”，并派到营口县山区东片的九个公社去巡回报告。参加军区先进工作者大会，并受到大会的表彰和嘉奖，这一点成绩来源于生长在湄南河国土——泰国母亲哺育的良好基础和培养我成为人民医生的母亲——中国分不开。我热爱泰国，也热爱中国，她们都是我心中最最敬爱的母亲，中泰一家亲。

泰国人民善良、友好、热爱和平。泰中两国是近邻，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华侨在泰国共沐皇恩，得以安居乐业。我们有责任爱护泰国，忠于皇室。为泰中两国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友好合作，医疗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祝愿泰中友谊源远流长，永远永远世代相传。



圆 梦

王惠英

蒙蒙中，时光在倒流。

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日军侵占泰国，盟军重点轰炸曼谷，本应就学的年岁，我却要避难去，在那四十年代，跨过了湄南河，就是乡下，我和父母及父母的朋友，成群逃难到 วัดสิงห์，住在为逃难者新建的简陋木屋，门前是湄南河的支流，河中有丰盛鱼虾，在河对面是果园菜园与小型的养鸡鸭场，我们三餐主要就靠这些便宜鲜货。

泰国气候只有大热天与热天，我的童年就在这不必丰衣却有足食的环境中长大。

1945年，大战结束时，我已十二岁了。身体壮健，头脑却空白，当领悟到人生应有学问时，勤奋地补习了一年多，华校复开学，我进了培英小学，只有两年时间，修完了四年级和五年级课程，华校被迫每天只准许授中文课一个小时，我只好退学，在中中小组（教师们是中华中学的老师）补习，又跟着南洋中学的老师补习，就在这些老师们与书籍的启发下，确定了我的人生志向，人生价值：一、做人要正义。二、要有自尊。为了自尊得先求自立，要自立得求身有一技。

1950年12月，我和一群志趣相同者乘了贵阳轮，在大

风大浪中晕眩十天，到达了汕头，抱着兴奋心情，开始追求我的人生价值。

1951年至1953年，共两年半，在汕头华侨中学，埋头学习数、理、化，终于高中提早毕业。为了在大学期间，有机会见识祖国江山之娇，又能在北京就读，所以进了北京地质学院水文系。第一年去北京周口店实习，北方的寒冷，使我患上严重的气管炎，在医生的提议下，第二年的冬天，急转到中国最南方的广州，转学华南工学院（现在的华南理工大学）的化工系。

1957年中，想不到就要分配到工厂工作了。离家六年多，思家思乡心切，乘着同学们正在准备“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时，就想回家看看后，再回祖国服务工作，但不到一个月，消息传来，“百家争鸣，鸣未全争，百花齐放，花放未齐”，学习的时间却用在反右运动了。

我只好在我长大的泰国，建了小小的化工厂，圆梦了我自立之志，满足了自尊之心。

深深的感受与共鸣，“湄南水养大了我，长江水培养了我”。

中学大学都在祖国，眼看一些一直在泰国深造的朋友，他们常有学友集会，心感羡慕。今由于金晋煌同学、刘锦庭同学、陈汉涛同学，以他们的豪情与豪气，凝集了校友，成立了汕头中学校友会和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会，使我享有同路友人的集会，补足了我心中的遗憾。

四十多年来，由于生活环境，少用中文，今有机会执笔，总感笔不从心，但总算有机会复习母文，感到格外亲切。

湄南河畔艰苦创业的故事

陈汉涛

走过了十年欢愉而坎坷的留中岁月，又回到了湄南河畔的老家——石龙军路挽叻区老店铺，我终于又见悠悠流淌永不止息的昭帕耶湄南河，与街对面佛寺河边那童年玩耍的地方。

望着湄南河，我油然回忆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军队占领泰国时期，我、外祖父与弟妹避难迁居，从这湄南河流域搭乘公共汽船，从早到晚才抵达支流“万昌”บ้านแพ้ว 河边四舅家。家父早逝，家母为供养一家人冒着盟国飞机时时轰炸的危险，仍坚持在挽叻店铺辛劳地缝制蚊帐垫褥。呵，望着湄南河，回忆起中国解放初期，从1950年开始，一大批留学中国青年，在附近华暹码头乘大轮船，从湄南河驶出大海，颠簸七昼夜到达中国汕头海岸；回忆起十年前为了攻读中国大学，为了追求青春的理想与梦想，思想斗争了两年终于痛下决心，含泪离家，背负了家母对我这大儿子承担家业的期望；而1962年又重返湄南河畔，面对着商业社会现实，此时此刻心中已没有梦想，更没有奢望，心中只愿脚踏实地地生活和工作。

回到老家店铺——家母与亲弟经营的钟表眼镜店。我用

香港学来的验眼技术，当起验光师并管进口香港眼镜。弟弟则管钟表进口。

这样匆匆过了四年，才后悔以往一直奔忙而疏失了几次婚情机遇。当时人早婚，32岁的我已被嫌较老，不宜再年年拖延。我遂决意来个重点突击，即在一年之中托媒相亲十几次，最终总算找到彼此情同意合的对象，是住在三聘直街一位十九岁小姐。我们没有举行婚礼宴会，只在店铺楼上由家母与几位亲朋遵行一些简化的传统礼仪；过日乘火车到清迈完成七天旅行结婚。人们是恋爱后结婚，我们是结婚后恋爱；三分爱情，七分谅解。

两年后家母答允我们夫妇另开眼镜店，找到一间最廉价的店面，索价十八万铢，租期十二年。此店在偏僻处建成，是多年无人问津的八间排屋最尾一间（力他威四角，帕耶泰路）。随后十几年间，邻近地带先后开了三十多家眼镜店。

自己开店，点点滴滴得亲自从头做起，如画图设计，监督装修等等。开店后自当验光师，妻子门市销售，一名男学徒，一名摩托车推销员，一名会计兼什务，并从家母老店铺分来一些库存眼镜架及部分顾客赊帐，估价八十多万铢。取店名为“好莱坞眼镜行”（附近对面街有一家“好莱坞电影院”）。就这样自当起小老板，不敢想发财，只想一心一意做好生意，养得起一个家。

当时选做眼镜生意，认为本轻利重。每天清晨起身，屋里就如狂风暴雨的快动作，七时便坐到办公桌上工作（职员八时半上班）。晚上八时店铺关门后，再到楼上小库房按照收来定单配货，隔天推销员兼送货，一周工作七天。通常消遣是晚上工余找点宵夜，有时看九时夜场电影。

资本缺乏是首要难关，便利用顾客预期支票向金融公司换现金（当时月息二士丁计，即百分之二，年利率 24%）；家母不允许招集月兰会当会头，只好参加了十多组月兰会标差。后来几个亲朋主动借钱给我，我开一张空头支票作抵押，每月按期送上利息。

眼镜生意发展，除代理香港厂家，还须力争代理欧洲名牌，时常打字至深夜，勤查英汉辞典。常向厂家提供新颖合适款式设计，力催捷足先登，定货款式与数量须判断准确，避免常常积压存货而亏本。后来单身匹马赴意大利、德国、法国参观展览会，代理 Christian Dior 奇士珍里窝眼镜等。经过八年力争上游，销路规模赶上三、四十年老行家。联想到开眼镜店所用的验眼配镜设备，遂争取代理验眼光学仪器。当时第一家代理美国电脑验光仪器，一台高价 60 万铢，轰动一时。随后代理日本 Nikon 并陆续代理十几家名厂仪器，售给眼镜店铺以至医院眼科医生。1975 年建成“眼科仪器部门”。

那时想做大生意，我和郭先生与曼谷几位朋友到泰南素叻甲米府合作种植棕油树，深入林区购买了一万二千多莱土地（一莱五百到一千铢）。先注册充资一亿铢，曼谷朋友 30%，香港万邦航运 30%，甲米三叔家族 30%，盘谷银行 10%（后来增资时陈弼臣先生家族再增 10%）。我当一名董事占股 10%。我与朋友常乘坐南线公共汽车傍晚七时出发，至隔天清晨六时才抵达甲米府，虽整夜难眠疲倦，但下车后吃了稀饭，即到园区办事，联络当地人员。那时南部素叻甲米府的形势错综复杂：军队警察与当地自卫队联合侦剿共产党地下游击队、黑暗势力作祟、土匪猖獗……。朋友劝阻去南部，

但为了创业，我不畏险恶不辞劳苦。一天晚饭后，一位担任经理的曼谷朋友在住宅门口受枪击暗杀，我与他家人都很悲痛。过后我便较少去南部。当建成棕油厂及棕树园区，我卖出大部分股份。（后来成功上市，英国及本地集团收购）。

经过三年耗费精力与个人开支的投入棕油行业的教训，我领悟到：必须根据本身的资金能力及主客观实际情况来做生意，当时切合个人实际条件的还是办好眼镜老行，发展精密仪器本行，并促使多元化。遂于1979年代理Nikon生物显微镜，并先后争取到另制造有关联仪器的十多厂家，医院化验，生物化验，大学科研等范围，建成“科学仪器部门”。1985年代理Nikon工业立体显微镜及其他工业测定仪，用于工业产品质量的测定检验，也先后争取了十多家有关的精密仪器厂家，建成“工业测定仪部门”。1987年代理Nikon测量仪器，用于公路土地建筑等等的测量，也陆续争取到有关十多个厂家，又代理欧美一系列有关测量的卫星定位系统仪器GPS（第五部门：“测量仪器部门”）。幸好获得Nikon公司信任，先后代理了几乎所有Nikon产品（除照相机以外）。一般Nikon公司在每一个国家都分散为几家代理商。

建成一个部门就相当于建成一个专业公司。每个部门在建立初期五年都要亏本，待八年才走上轨道；都要经历重重挫折及用人的艰苦。1996年建成“国防科技部门”；又于2001年建成第七部门：“科技商业发展部门”，以适应国家政府需求。公司宗旨：“诚信、专业”。目前商业竞争越加剧烈，正进入微利时代，创业难，守业也难。

经过42年的起步与创业，代理世界各国名厂一百多家。公司员工二百多名，多数为理工科大学毕业生。这42年的

流程，最长期艰难的工作是公司选人用人育人留人的问题。最迫切须要的是领导人与领导核心的专心致志、实事求是、勤奋进取、坚韧拼搏的精神。

1997年我回到阔别34年的母校——厦门大学，适逢金融风暴，幸会丁蔡悦诗大姐。回泰国后四处找回校友，于1998年成立厦门大学泰国校友会。蔡大姐当首届主席，一年后让贤。我从秘书长晋升，担任主席三年。

2000年6月与各留学中国大学校友一起组成8位发起人，进行了一年五个月的筹备工作，于2002年11月正式成立“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我担任第一届主席。当事业有成，又担任校友总会主席，感恩留中岁月获得哲理智慧，感受生命的价值在于奉献。在这平平凡凡的工作里发现了不平凡的涵义：能够“为泰中友好架桥梁”。留学中国的青春理想，经过人生漫长的道路，竟不知不觉中稍稍化为实践。我欣慰我找到实现理想的个人道路，并要在这道路上为“湄江学子后浪推前浪”再接再厉。

眼看悠悠南流的湄南河两岸，如今高楼林立，一片欣欣向荣；泰中两国正携手走向繁荣富强。这里有前人的血和汗，也有我们校友的一份光和热，与说不尽艰苦创业的故事……

中国国务院委员唐家璇莅泰访问，在张九桓大使设宴上，陈汉涛、刘锦庭、廖锡麟等举杯祝酒

心系湄南河

刘锦庭

湄南河，是泰国人民的母亲河，它纵横环绕，流淌在佛国的山川平原，河水时而如出水芙蓉恬静羞涩，时而又如狂奔的骏马一泻千里。湄南河就是这样，世世代代，川流不息，滋养着这块土地上的人民。

湄南河畔，石龙军路然哪哇佛寺旁边的一间老屋，就是我出生的地方。可能当我来到这个世界，最先看到的除了父母亲那慈祥的面容外，看得最多的就是湄南河了。

一天，父亲领着我在河边游玩，一不注意，我被父亲拉下了河水，我害怕得尖叫起来，父亲拍着我的头，斥声说道：“河边的孩子，哪个不会水，男子汉要勇敢，坚强，才配做英雄。”父亲看我在水中手脚乱扑腾，一把将我的头按在水里，我吓得流出了眼泪，而父亲却在旁边偷偷地笑了，从此，湄南河就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的淘气，任性不拘，在我们周围那一带是出了名的，大人们进进出出，总能看见一个满头大汗，手拿木枪，随时

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与作者（左一）亲切交谈

准备战斗的小男孩在奔跑。母亲急得真想用绳子捆住我的手脚，不让我在外面淘气乱跑。而邻居阿姨则常常劝母亲说：“别着急，淘气儿的孩子聪明，看他圆圆乎乎，虎头虎脑的样儿，说不定将来长大了能成就大事呢。”

转眼间，我到了该上学的年龄，母亲将我送到中华公学上学，泰文学起来得心应手，我的数学成绩特别棒，眼珠一转，得数就出来了，而中文就不那么简单了，一笔一划，像画天书。我请求母亲，不想学中文，母亲非常生气，指着我骂道：“中国人的后代，不学中文，成何体统，将来怎么有脸面见祖先。”

繁杂而深邃的中文啊！将我的头都快压爆了，我想到了从前，我在大街小巷开心的游玩是多么快乐，逃学是解脱的唯一办法。清晨，母亲早早起来为我准备早餐，母亲每天目送我背起书包上学去的身影，而我却转了一个弯，向着湄南

河走去。下水，游泳，从岸边游到对岸，再从对岸游回来，几个来回，半天时间被我消磨过去了。

渐渐地，几个“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凑在一起。我们各自划着自己的小船在水上漂流。这时，忽然间，天上狂风骤起，黑云压顶，眼看着一场暴风雨就要降临，一个说：“不好了，赶快上岸”，我说：“别急，看它风浪能把我们怎么样，不经风雨，还想见世面。”

风浪夹着倾盆大雨，将我们打得落花流水。我的小木船在水面上左右摇摆，一个大浪打过来，小船终于支持不住，像一片轻薄的树叶翻倒在水里，我被扣在小船下面，我使劲往上钻。这时，一阵旋风夹杂着一个大浪将我整个人卷走，我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隆隆的发动机声，震得我耳边轰轰巨响，潜意识告诉我，我被卷到了一条大拖船的下面。这下完了，我这条小命今天非断送在此不可，我使出浑身力气，不让自己沉下去。“妈妈呀！快救救我吧！快把你的儿子救上来，我再也不逃学了，我一定好好读书。”冥冥之中，我感觉到有一种特殊的力量支撑着我，我终于冲出旋窝，露出水面，上了岸。

回到家，母亲见我脸色苍白，浑身无力，还以为我生病了，我告诉母亲发生的一切，母亲心疼地吻着我的额头，半天说不出话来……。

湄南河水依然整日流淌，伴着湄南河的涛声，我也由一个无知少年成长为一个青春勃发的时代青年。由于理想对于青年人的感召和对未来希望的追求，还没来得及告别父母亲，没有与亲人说上只言片语，我已经登上了去往家乡汕头的航船，这一别就是整整十四个年头。

当我带着妻儿，拎着仅有的一点家当回来的时候，我已经到了而立之年。思想文化的差异，社会环境的不同，一切好像都是那样的陌生，我的前途在哪里？今后的生活方向在哪里？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茫然。

我来到了湄南河边，这条曾经给了我无数欢乐又差点夺去我生命的湄南河呀！今天，我要与你一起重温往日的旧梦，我相信，水是有灵性的。湄南河水呀！请你告诉我，天上那无数星斗中哪颗是属于我的？我仿佛听到了河水的回音，它轻轻对我说：“路就在脚下，从现在开始，奋发图强，终能走向成功之路。”

时间悄然流逝，从我重新回到湄南河畔到今天，已经将近四十年了，湄南河水见证了我走过的四十年风雨人生。回想从创业初期的艰难，到事业逐步走向成熟，这其中有太多值得追忆的人生感悟，当然，感悟最深的还是埋藏在我心底里那份永不放弃的“追求”。

湄南河，你哺育了泰国人民，你像一条大动脉，日夜不停地将新鲜血液轮送到千家万户。泰国人民因为有了你而生活富足，城市因为有了你而增添色彩，你是我们这座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而今，你周围筑起了一栋栋高楼大厦，一座座五星级大酒店与你结伴。每到夜幕降临，湄南河在万家灯火的映衬下，闪烁迷离，无数条游船与你一起轻歌曼舞，而你总是带着你的神韵，送走最后一批游人，依然心甘情愿静静地流淌，等待着新的一天黎明的到来。

湄南河情怀篇——三十年河西

张永青

离开五光十色的香港，到泰国的第一天就住在湄南河边丈母娘家。晚饭后，常到河岸散步，落日余晖照在金碧辉煌的佛寺顶上，我想起了离开厦门家乡时，父亲对我说的话：“泰国是个佛教很盛行的国家呢！”我的父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我五、六岁时就被父亲带到厦门南普陀寺当了主持方丈的俗家弟子。半个世纪前，春节的爆竹声中，父亲便带着一家大小到南普陀寺去烧香吃素。小时的最喜欢的还是寺前的放生池，以及放生池旁连着厦门大学的一片金黄色油菜花地。我长大之后已不再有烧香吃素的乐趣，但我依然常到南普陀寺去，因为我有缘成为厦门大学化学系的学生，便常到山上静坐读书，应付期中期末考试。有时也来逃避一下纷乱不已的政治运动，追求心灵片刻安静。就在我大学毕业前一年，破“四旧”运动使南普陀寺门紧闭，寺门后的四大金刚佛像被打倒在地，粉身碎骨。

真想不到，我壮年却来到湄南河边，又能和佛寺亲近。充盈饱满的湄南河水缓缓地向南流去，那时我即将展开的新生活就如行驶在河上的汽船，拖着沉重的负担吃力地向前

进。我各处奔波求职，始终未果。最后，当一位台湾老板拒绝我当化验员的应聘后，我终于死了求职之心。我的太太建议我学做化妆品生意，因为投资小、而且本地厂商也不多。她一边工作维持生计，一边偷空帮我买各种化学原料，让我在家做实验。我的骨子里有着大学实验室培养出来的细心和耐性，几个月之后，我终于制成第一支口红，它在我心中倒像一块千锤百炼的钢，这是我上千上万次试验的成果。它也在我身上上千上万次涂擦试用过，当我确认自己的产品不比进口货差时，我的创业便开始，一个小小工厂就在湄南河不远的土库厝开张了。

但创业的喜悦持续不到二年，我小小的生意便受到致命的打击，一个推销员带着我几十万的货和他家小不知所踪，他所租的房子人去楼空，我伤心欲绝，带着永收不到款的货单勉强支持回家，整整一个星期在家里的地板上半睡半醒地躺着。我的脑海反复想着同一个问题：“钱没了怎么办？欠别人的钱要不要还？”人在极端困难时，心灵的经验又会重新出现。曾经给我宁静的南普陀寺依稀呈现脑海中，于是我走出许多瓶瓶罐罐的家，就在湄南河边寺庙里，浓浓的树荫下，习习吹来的凉风使我渐渐平静下来。我去添汶听高僧弘法，尽管听不懂许多泰话，但旁人满足愉悦的心情感染了我。中午随众人在寺里吃善信供奉的饭菜。凡到庙里的人，施舍和被施舍的都有了爱。二千多年来传播爱心的人是众生心中的佛，佛是对爱有大彻大悟人的名字。终于我觉悟到一个有爱心的人，不会辜负别人的爱，当我创业伊始，许多商家不嫌弃我这个小生意人，不先收款供货让我开工生产。难道我能一走了之来回报别人的爱？被人辜负不能成为辜负别人

的理由。如果我们能牢记别人的恩惠，便会有了面对现实的责任心，就能得到继续前进的动力。如果我们能忘记被人背叛的痛苦，便能得到许多机遇，有了迎接成功的福气。

我重新振作起来，既搞生产也搞销售，我走遍泰国各地，坚持化妆品生意，时至今日。回想我创业初时，穷极无聊，在寺庙里给相士算命，他算出我的货可销往世界各地。当年泰国人用的化妆品多数是进口货，想把泰国制造的化妆品销往国外，可真是天方夜谭，我只能一笑置之。怎料十几年后的事竟被他说中，我厂的化妆品除销泰国外，还远销欧洲、非洲、澳洲及东南亚各地。这是巧合或是上天对勤劳工作之人眷顾？

生命是个奇迹，三十年河东是我读书成长的地方，每每忆及，总觉得纷乱而有成，艰辛也自豪。在那个与天斗与地斗的时代里，有人因斗争而伟大，也有伟大的人因斗争被消灭。缘起缘灭，儿时的梦已烟消云散了。三十年河西是我成家立业的地方，我学父亲的样带儿子去寺庙烧香礼佛，国外读书回来的儿子竟自愿在寺庙里过二个月的和尚生活。我的余生还要在湄南河畔度过，每天看着流逝的河水，知道生命也在流逝着，我的父辈已走了，没有人能留住自己，“逝者如斯夫”。但愿流逝的生命能如湄南河水那样平稳，宁静地没入时间大海中。若问我三十年来的湄南河情怀是什么？答曰：“我佛慈悲”。

糯米蕉女孩

华妮·帕侬荣
修朝 译

编者按：华妮·帕侬荣为前总理、摄政王、政治元勋、泰国法政大学创办人乃比里·帕侬荣的小女儿。

华妮出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进犯泰国的那一年。她在国外辗转生活了三十五年。大学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在法国做过巴黎大学东方语言文明学院的教师。《糯米蕉女孩》是作者以儿童文学手法，记述自己家族在湄南河畔的一部份生活。“布莱”即是作者的化身。

终于有一天，布莱的家与 1,700 万名泰国人的愉快安宁毁于一旦。

“我们不容许日本蹂躏我们的国家！”布莱的父亲涨红着脸告诉布莱的母亲说。

“但我们将如何应付呢？日军武器厉害，我们抗御得了吗？”布莱的母亲恐慌地问。

“我深信与日本为伍的泰国人只不几人而已，大多数泰国人像我俩，不喜侵略者，一定要把他们赶出泰国国土！”布莱的父亲语气坚决。

战争带来生灵涂炭，每一家庭遭受困苦；物价飞涨，一切物资都匮乏。

布莱的啼哭声时常响起，她所吃的奶粉已缺市了。现在她已稍长至可以吃柔软的食物，早、午、晚三餐都吃糯米蕉，看她肥嫩的脸庞已越来越像糯米蕉了，晶莹的眼睛已眯了下来，但乌黑眼瞳仍发出亮光！

布莱的父亲已调升公务职位，同时从是隆的家搬到了昭拍耶河滨的他苍官邸。傍晚时分，布莱的父亲常在河滨的凉亭乘凉及会客。

在昭拍耶河面……一辆汽船正拖拉着一艘载米船，另一艘连接在后面，有时连接着3-4艘，船舷几乎与河面齐线，显见都是满载着白米。米船队慢慢地移动，从凉亭前经过。

布莱的父亲有甚多的亲密朋友，以及众多的学生，大家都富有爱国心，所以不难游说他们加入“自由泰组织”。他们中有的派出与盟国联系；有的被送至国外受军训；有的受命回归居住地组织地下工作者，以待有朝一日对日军进行袭击。

夜阑更静的时候，布莱已进入甜蜜的睡乡，但父母亲仍抖擞精神等待盟国送来的信息。有时布莱的母亲聚精会神手抄着与盟国联系的密码。

“呜……呜……”警讯拉长声音的响起，布莱的母亲立刻抱起布莱进入防空壕中。

“轰！”的爆炸声响彻夜空，把布莱惊慌而哭泣的声音掩盖下来。殷红的火光照亮黑暗的天空；盟军飞机投弹于吞武里曼谷莲火车站的日军军用火车，在河另一边的他苍区也受震动。

“我们搬迁到大城府吧，在曼谷很不安全！”布莱的父亲与布莱的母亲商量着。

大城是布莱父亲的故乡。最初布莱的家安顿在困坤蓬，继之迁至曼芭茵居住。这里的环境幽静、优雅，土地富饶，黄金色的稻穗随风飘着浪波，池沼中水面浮着色彩鲜艳的荷花。

“蕉！”布莱最熟悉糯米蕉，小指头指向一株株的糯米蕉。

“一、二、三、四……”布莱用心地数着。蕉株并非仅有四株，而是成丛地矗立着，只是布莱仅能数到四而已。

在大城居住的时候，布莱曾到大城故王宫及佛寺的废墟中膜拜銮菩蒙空波匹佛像。布莱仰脸注视佛像的头部，在耀眼的阳光照射下，使她觉得眼花。

“佛祖会保佑儿你啊！”布莱的妈妈告诉她。

布莱放眼环视周遭，但见大小由红砖砌成的佛塔破破碎碎；有的佛像宝相庄严；有的佛像断了佛手；有的已不见了佛首。布莱仍幼小，当然未能领略出此情此景，其实是古时候被东来促进外交的西方人士所称颂的王宫佛寺，构筑堂皇美观、繁荣一时的泰国都城的所在地。难道不是战争、互相杀戮的残忍局面，才把一座座由人类建造起来的艺术品毁坏于一旦吗？

终于有一天，头发已斑白的布莱父亲因欣喜而绽开笑容，是布莱已很久难得一见的欢颜。

“战争已结束了！”

“日本已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布莱听见大人们奔走相告这个喜讯。整整四年的战争，

终于结束了，已是泰国人与亲人相聚，过着安居乐业的日子的时候了。

妻子盼待着丈夫的归来；儿女盼待着与父亲团圆。然而，有多少的家庭不能如愿以偿呢？赛冲老师的丈夫就是永远不会归来的一例，坤乍干是“自由泰”一份子，本着生为泰国人的身份，不求任何酬答地为国家壮烈牺牲！

上学校

赛冲老师的塔伦威他耶学校座落在拍耶泰路，两旁种植了雨树，枝干硕大，叶子茂密，荫凉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及车辆。

布莱的家在阿提路，距离塔伦威他耶学校不远。布莱便在这家学校念幼儿园班。

“妈妈早点儿来接我呀！”双眉满是汗珠，泪流双颊的布莱，每天一早到了学校，总是娇声娇气向妈妈叮嘱着。

“来呀！老师带你与小朋友玩耍去！”赛冲老师人未到声已先到。真的，大家都说赛冲老师不必用麦克风，在校后发话，声音已响至校门前了。

身材苗条，白衣黑裙，脸庞伶俐的赛冲老师，可称得上是美人，尤其是涂上口红的嘴唇，更加洋溢着青春气息。布莱和她的小朋友们，很怕听到赛冲老师的声音，尽管知道老师疼爱着每一个幼小的学生。

塔伦威他耶学校是由赛冲老师与坤乍干合力所创设，旨在为国家培育青少年。坤乍干是报人也是自由作家，一有空闲的时间便协助妻子照管学校的工作。这一对曾留学国外的年轻伴侣满腔热情，立心为教育作出贡献，永不言累。

当日本军队登陆泰国而占据重要战略地点的最初不几天，赛冲老师与坤乍干便联袂赶到布莱家中来。

“要我如何为国效劳都可以，我随时可赴！”坤乍干告诉布莱的父亲。

由于个性温文尔雅，更兼博学多才，坤乍干遂获得自由泰组织的挑选，派往盟国之一的中国重庆市工作。

坤乍干在湄公河畔与爱妻惜别，他凝视着载着爱妻的小船在云雾弥漫的河面上消失。他们俩一点儿也没意识到，这是最后的一次诀别。

战争结束，和平重临，赛冲老师盼待着坤乍干的归来。

“请容我致以无比的憾意……”布莱的父亲轻声地说：“坤乍干已逝世！他是国家的烈士！过几天骨灰将运抵泰国。”

布莱父亲的话声如晴天霹雳，震得赛冲老师的耳鼓嗡嗡作响。布莱母亲的一番安慰话语，赛冲老师一句也听不见。

赛冲老师拖着虚弱的步伐走进办公室，室内光线暗淡，挂在墙上的镜框像片的玻璃映出光亮。她心不在焉地走至窗前，把窗扇打开，从外射入的光线使像片清晰起来。她停留在塔伦威他耶学校第一届学生的集体影像前。像里的坤乍干与赛冲老师笑容可掬地与一群小孩儿围坐在一起。赛冲老师仍记忆犹新，那天费了很大的气力，才哄得小孩们安静下来，完成拍摄工作。缅怀一幕幕的往事，赛冲老师不期然的脸庞上浮现了笑容。

塔伦威他耶学校成为爱之所钟的纪念所；此爱非仅两情的爱恋，而是有所扩大的爱心、纯洁的爱心，对天真无邪的小孩儿所提供的爱心！

“C—A—T—CAT”赛冲老师的声音随风飘送出来，伴随的是娇声嫩语响起：“C—A—T—CAT”。布莱的稚音也夹杂在里面！

转折点

战后国家百废待兴，布莱父亲的任务更为繁重。民主制度犹如初生婴儿般嗷嗷待哺，自1932年6月24日改变政制以来，一直都处于颠仆连连的境地中。

“砰砰砰……”机关枪劈里啪啦的声响，子弹射击布莱家的墙壁，供奉佛像的房子枪孔累累，孔隙恰供小麻雀做巢子。坦克车的强光射进布莱姐妹们的卧室，使她惊醒过来，以为天已亮了。

“这里只有孩子与妇女！”布莱的母亲向对方呼嚷着，然后转头叫布莱与姐姐们赶快俯伏在地面上。布莱本来想哭出声来，但听到命令后赶快平卧于地面，伏在旁边的尚有昨晚来借宿的赛冲老师。

11月政变举事者以坦克车围堵布莱的家，目的是要捕捉布莱的父亲。天可怜见！布莱的父亲侥幸地在河边凉亭下船潜逃而去。

驾坦克车的军人告诉布莱母亲，他们要推翻政府。

布莱的母亲迅快地回驳：“要推翻政府，应该到议会去，不是这里！”

这批军人翻箱倒柜地遍查布莱的家，认为布莱的父亲一定在哪个角落躲藏起来。

“慢着！”赛冲老师拦住撑猜中尉与同伙的行动。该范

围是车房，恰恰是个死角所在。

“说不定你们会把什么东西栽藏在那里，还是叫家中的人来作搜查见证！”赛冲老师响亮而坚决的声调使撑猜中尉及同伙中止下一步行动。

终于撑猜中尉及同伙未能捉到布莱父亲而把部队撤退。

布莱的家失去了支柱，布莱的母亲只好毅然承担起父亲与母亲应有的重任。

政变事件发生后不久，布莱父亲的海军友人邀布莱的母亲带孩子们到梭桃邑度假，布莱无忧无虑，成天在风和日丽的环境中玩耍。布莱胃口开，睡眠充足。“谁不想吃的，我全部包吃！”既然布莱这样老实不客气地开口，姐姐哪有不把好吃的东西让给小妹妹呢？

一望无际由细白沙子铺成的海滩，成为布莱练习赛跑的场地。布莱不小心绊着沙滩上由海潮带上的树干，一下子仆跌下去，双手双脚都沾满沙子。她仰起脸来左右张望，企求大人们看见而来搀扶。可是跟在后面的大人们却佯作不见，不给予关注。否则布莱将啼哭撒娇，不愿自己站立起来。布莱俯伏着把脸庞紧贴沙滩，过了一会儿才撑起身子站立起来，然后开步再向前跑，尽管满脸满身仍沾满沙子。

布莱的父亲在新加坡过着政治避难的日子。学校假期来临，布莱的母亲带了孩子们往看望爸爸，这是布莱第一次乘搭轮船，一股劲儿地在甲板上、船头船尾来回地跑跳玩耍着，不时有海鸥好像打招呼般地掠空而过。布莱喜看飞喷在水面的水珠，它们好像在追逐轮船。开足火力的轮船向前驶着，喷出长长的白色水珠漂浮在广阔的海面上。

“爸爸，我已念初小一年级了！”布莱把考试成绩簿展

示给爸爸看。虽然布莱未能考到第一名,但也不至于排尾子。

“用功读书啊,做人要增进知识!”布莱的爸爸一面摩挲着布莱的头,一面轻声地教导着。

在新加坡,布莱见到了爸爸的一位朋友——木沙达法叔。此位阿叔是泰国回教徒,眼睛圆大、须眉茂密黝黑,很有威严,但小孩子们一点也不觉得可怕。布莱喜欢坐在木沙达法叔大腿上,听他讲故事。在月圆的夜晚,月光扫射草地上,看起来一片银光,孩子们便围着木沙达法叔而坐。海风徐吹,云块飞移,忽然把洁白的月亮遮住了。

“拍昆农女鬼伸出了手,越来越长……越来越长……慢慢地加长,把掉在地板下面的白槌拿了起来……”木沙达法叔发出可怖的声调,一面把自己的手向前伸出。孩子们觉得有趣地大笑,本来可怖的鬼故事,变成逗人笑话。

自从那个时候开始,每当妈妈要布莱到屋子里拿东西,她不再怕黑暗及怕“鬼”而表现犹豫,小个子的她半走半跑地消失在黑暗里……

自那晚发生坦克车攻袭他苍的家之后,布莱全家人迁到碧察达的外婆家中居住,继之迁到出生地的是隆的家,再后来又迁至沙吞的家。

布莱进进出出于塔伦威他耶学校与女修道院学校之间。当升上小学二年级时,妈妈决心让布莱在学校寄宿,当时她已七岁了。

成为寄宿生的布莱,必须设法自我调整以适应新环境。澡堂中的水池高与布莱下颏齐,她使劲儿地踮起脚,一勺勺舀水洗澡。尽管已洗好澡,布莱看来仍脏兮兮的。她与其他寄宿生一样,头发都生满虱子,妈妈只好把布莱带回家中,

以布浸滴滴死杀虫剂,然后包在头上,必须如此反复杀虫几次,妈妈才让布莱近前来倚偎在身旁。

铁笼中的小鸟

布莱并非时常无理由地放任泪腺工作,任何未做错的事反而受到妈责罚的话,她会伤心地跑到房子中的角落“呜呜”地饮泣。但有一事件使布莱伤心透了,不再害羞地当场嚎啕大哭。

不知是谁,在赛冲老师办公室墙壁上挂着的布莱爸爸的像框下写上字样,指责他是杀人凶手。同学们看见后,赶快叫布莱来观看。

“不是,我爸爸没有杀死谁!”布莱眼泪夺眶而出,一面拭眼泪一面大声地宣布。

那个时候,政敌刻意中伤,诬害布莱的父亲是弑君的幕后主犯。

布莱的父亲工作繁忙,不大有时间逗布莱玩耍。当爸爸与布莱在一起时,常教导她要做好孩子,要诚实,不要说谎。爸爸是布莱心目中做好事的模范,所以不论千次万次,她必然要捍卫爸爸,爸爸绝对不是那个凶手。

布莱的遭遇与其他一般儿童不相同,政治风暴袭击父母,连带地打击家庭成员,就算幼小如布莱,也难免地受到牵连。

布莱在近沙吞的家的女修道院学校中念初中一级时,班中有几位同学的成绩比她好,但她也泰然处之,不想与谁进行竞争。

吃过午饭略事休息后,下午课便开始。凉风徐徐吹进课

室中，使人眼皮滞涩睡意浓浓。布莱轻轻掀起桌盖，伸手拿出咸梅送入口中，酸酸咸咸的咸梅味道有醒神的作用。布莱的举动有时被老师识破而受处罚。她有时被罚站堂，平伸双臂、金鸡独立，口中衔住尺子；有时被罚用脚拖巴丁布擦着已涂上蜡油的地板。

双脚来回滑溜地擦地板也相当有趣，但所有同学已放学回家了，尚须遵照老师命令再多擦几回，双脚不期然有举步维艰的感觉。

“我留下来伴你！”倚在走廊柱子旁的美廉嚅嚅地说。

虽然布莱不曾开口要求美廉帮助过，但美廉总是表现出同情心，有好吃的零食都会分一点给布莱吃。当布莱病了，美廉也会到家中来慰问。

布莱比较顽皮和健谈，美廉却较温文并少说话。她俩在一起玩耍时，布莱滔滔不绝地说话而美廉是忠诚的听众。两人性格虽不相同，却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当放学回家，布莱放下书包准备跑出房子时，妈妈总是警告：“先做好作业呀！”布莱喜玩“丹滴”游戏，洋灰地上呈有“家”和被粉笔划满了的白线条。

妈妈不觉厌烦地来来回回接送布莱。一天傍晚放学后，布莱伸长脖子在校门前等待妈妈来接回家。只见一辆灰色的奥士丁牌车子从远处驶来，但有点不对劲，怎么有一位警察与司机并坐呢？布莱双手合十向妈妈行礼后上车，而妈妈尚来不及说明今天有何异样时，车子已驶抵沙吞的家了。布莱发觉并非只一位警察而已，家中黑压压的都是警察。

几天前也有警察到家中来搜查，并且把布莱的大哥捉去，今天这么多的警察又来干什么？

“我必须带女儿同往，家中没有大人可照顾！”布莱听见妈妈与警察理论。

“他们要把妈妈带到哪里呢？”布莱颤声地问。通常布莱最怕妈带有威严的脸色，但今天当与妈妈的眼神接触，立刻产生坚强的感觉，绝对不能在人前示弱及惧怕而掉眼泪。

布莱的母亲被押在警察厅公安局中。是一间不算广阔的四方形房间，一边有窗户朝向警官学校，另一边有门可进出，接着长长的走廊，有甚多的警察站岗。

时间在四方形房间中渐渐消逝，布莱觉得局促，已没有上学，没有会朋友，没有玩耍了。她每天倚靠着铁杆，眼望对面的警官学校，希望能看见被囚禁在里面的哥哥。

布莱爱妈妈与哥哥，他们都是好人，并没有盗窃谁的东西，也没有杀伤谁，何以警察会把他们捉起来。警察口口声声说妈妈与哥哥“叛乱”，究竟“叛乱”是什么意思？只有小小脑袋的布莱，实在无法寻求出答案来。

布莱重新到女修道院学校当寄宿生。她并非是小眼心的女孩，但老师与同学投射过来的眼光已大不如前。她不知同学聚在一起窃窃私语什么，当走近前去，她们都住口不说话。星期天布莱到公安局看望妈妈，将把这种情况向妈妈诉说一番。

“妈妈是清白的，哥哥也是清白的，不久妈妈就可以回家来。”布莱的妈妈肯定地说。

布莱天天盼望着妈妈回家来，妈妈已整整84天失去自由了。终于检察官下令不起诉，但已20岁的哥哥被法庭以参与“和平叛变”罪名判决须监禁好多年。

湄南河的源头

赖锦廷

我坐在旅游车中，望着那渐渐远去的北榄坡，我想我是永远也忘不了这在湄南河源头上的美丽城市。

忘不了是那双色河，那从北方山区流来的四条河流——宾河、汪河、戎河和难河，它们在这里汇聚成瑰丽的双色河，一边清澈见底，一边混浊不清。它们经过了不知多少村庄，县府，流过不知多少沙石地带，肥沃土壤，最后在这美丽的北榄坡汇成一泻千里，奔流向南，气势磅礴的湄南河。而这条泰国母亲河正是象征着我们伟大中华民族和善良纯朴的泰国人民水乳交融、悠久深长的情谊。

那悠悠的流水日日夜夜倾诉着我们两族人民所经历、所共同拥有的一切。它告诉人们早在素可泰皇朝时代，中国南方闽粤地区的人民就已乘着红头船来到北榄坡，他们和泰国人民一起披荆斩棘，开辟出这一片处女地。它也告诉人们在大城皇朝时期两族人民是如何英勇地抵抗缅军的侵略，在吞武里郑皇时期华族又如何为暹罗复国捐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侵入时，华人又如何和自由泰并肩作战，为泰国的独立和自由献出他们最宝贵的生命。

那悠悠的流水送走了几个世纪的欢乐和悲哀，今天又迎来新世纪的希望和挑战。在九七经济危机的废墟中，两族人民又站了起来，共同为泰国的现代化做出新的不懈的努力。

忘不了还有那美丽、浩瀚、莲花盛开的波拉碧湖。这里的人告诉我湖的另一边有从中国北方飞来这里过冬的千千万万只候鸟，而我又是多么渴望能乘一叶扁舟去探望这些远方来的客人。

我想问问它们可曾飞过我们美丽的故乡，可曾见到我们故乡的亲人。

我想问问它们黄河之水已否变清，惊涛骇浪，一泻千里的扬子江已否变得驯良，南水已否北调，古运河已否复航。

我想问问它们世界屋脊已否建起冬天的乐园，世界最快速的火车是否正飞驰在世界工程最艰巨的青藏铁路上。

我想问问它们西北大开发是否已起航，大戈壁是否已变成绿色的海洋，麦浪和花海是否正在随风起舞。澜沧江的水是否已带来东部的大放光明，西部的石油是否已点燃起祖国工业化的光芒，全国现代化的希望。我还想问问它们祖国希望工程是否已完成，每个孩童是否都得到良好的教育。扶贫工作是否已奏效，每家每户是否都已丰衣足食。

候鸟啊，当你飞回那遥远的北方时，可别忘了为我捎去我对祖国亲人的一声问候。

忘不了还有那年逾九旬的金发伯，他听到我到北榄坡，一早就来找我，晚上还陪我到北榄坡湖心园去看文艺演出。他和我谈起我父亲当年在北榄坡做生意的一些琐事也让我忆起我父亲的一些过去。

一个三十年代的华侨，因家境贫苦离开了家乡，空手只身来到这陌生的国家，凭个人的勤奋和毅力谋生。

在店时，他一早忙到晚，有时出外，回来赶不上吃饭时间，就一碗稀饭拌盐当一餐。在外头做生意，他从一个埠走

过一个埠，日子又何尝不辛苦？

在那美丽的湖光山色的园中，当大家聚精会神欣赏精彩的歌唱节目时，我的心却飘得远远的。我忆起五六十年前我父亲是如何提着、背着两个论百斤、沉重的、装满着银器的箱子拼命挤上拥挤不堪的老式火车，整夜里双手紧抓着，双眼一刻也不敢合上，死命盯住他那两个箱子，生怕出没无常的强人随时随地都会从他手中抢走。

正是他几十年的操劳，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几十年的俭吃省穿，一土丹一土丹节省下来，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安逸生活。

每每一想起他用一生的血汗换取我们今日之无忧无虑，我就免不了感到心疼，我就忍不住热泪盈眶。

其实又何止我父亲一个人，在这佛光普照的土地上，有多少老华侨不都在难苦奋斗中度过一生，倒下去，又站了起来。我们这些后一代的子孙的幸福生活难道不都是他们所赐予、不都是靠他们一生的辛苦、一生的操劳所获得？

忘不了还有前些时候在这里举行的泰国客家恳亲会，那浓郁的乡情实在令人难以忘怀。来自梅县、兴宁、丰顺、大埔、揭西、蕉岭、平远、松口、惠州等地的客家乡亲欢聚一堂，共叙乡谊。连台湾客家乡亲也特地赶来参加，让我们再一次感到血浓于水。

虽然这些年来由于台湾推行去中国化，造成本土意识浓厚，民族感情薄弱，但台湾的客家人仍心系客家。他们说：他们仍然牢牢记住“甜不甜，故乡水。亲不亲，故乡情。”

车子越走越远、北榄坡早已被远远地抛在后头，然而这里的一切将永久地留存在我的记忆中。

湄南河，我心中的歌

刘助桥

回归泰国届三十年，我和曼谷亲人去游了一趟湄南河。

傍晚，在河城（Rivercity）前上船。船分两层，百多游客，外国人占大半。一家三代之外，我还邀来妹妹、侄女和亲家等，大小十多人，席位已先安排好。音乐悠扬、佳肴任选、空调清凉。大家围坐一起，轻松交谈，很是温馨。所以，当我想起《湄南河》那首歌曲时，不忍搅动气氛，只自个儿出去，在船头凭栏眺望：湄南河，你还有多少往日的模样？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在广州暨南大学读书。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歌舞团，一次来校演出，有个独唱曲目就叫《湄南河》，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帷幕拉开，布景幽蓝，月明星稀，河水流淌，一位姑娘在河边婉转歌唱：“湄南河，在月光下发亮，像那星星在闪耀，微风吹来多么清爽……”赞美过后，是一阵叹息，续以美好的憧憬结束，非常感人。不几天，我和同学就把这首歌唱开了。四十多年来，不管身在何处，顺境、逆境，我都常常把它轻唱，或寄托对泰国亲人的思念，或与它的感叹、期盼共鸣。如今，久住湄河滨，昼夜流逝的河水，却常常勾起我对先辈的怀想。

一百年前，我祖父从梅州来暹罗。怎么来的，已不可考。

祖母在世时没问清楚，真是遗憾。父亲听叔公说，祖父“瘦瘦的，善创业。”一次去泰北采购，不幸染上芭病（疟疾），送曼谷天华医院治疗。祖母正在红统家中坐月，等她赶到医院，祖父已经去世。当祖母捧着骨灰，在湄南河溯江而上时，该是多么孤独和悲哀！然而，祸不单行，几年后，在三聘摆摊的大伯，年纪轻轻就得了肺癆，和疟疾一样，当年同属不治之症。凄凉的家史，听祖母说过多次。多年来，每当我从天华医院门前经过，总要朝它望上一眼，并曾进去凭吊。湄南河知道，祖父母和伯父在老家的坟茔，现在就成了我对故土最直接、最经常的牵挂。

家父六岁失怙，弱冠呵叻开杂货店。日本人说来就来，用刺刀把呵叻划为禁区，华人颠沛流离，战后才得以回去重起炉灶。父母含辛茹苦，挣来温饱；竭尽全力，为子女前途铺路。七十年代中，我回到呵叻，大半生盼我早日归来的母亲，已在地下安息多年。我这辈子没给母亲端过一杯茶。

那时越战刚结束，呵叻空军基地还有美军万计，他们是店中的常客。有个美国兵与我弟弟成了朋友，假日竟来店里住宿。我刚从“援越抗美”国家出来，真是回不过神来。中年陷身陌生的商业社会，更有脱胎换骨的难受。柜台上没完没了的讨价还价，岂不是浪费生命？正觉得无奈时，碰巧遇到一个机会——当地需要一种打猎头灯，农民用以捉田鸡的灯具。我对生产工作较有兴趣，经深入调查，决定试做。文科出身，父亲有些担心，怕我做出的东西不能点火。我不敢掉以轻心，根据用户要求，给这种干电池灯配了个节能开关，效果奇佳，不仅能打开销路，还居然把工艺精良的两种进口猎灯赶跑了。生活有了立足点，令人鼓舞。为发展计，我迁

来曼谷。夫妇俩拉扯着三个小孩，在湄南河边安家落户，年届不惑。

“四十而不惑”，圣人才能这么说。我碰到的困惑真不少。唉，总算走过来了。

其实，初期产品很简单，中学学到的电学知识，就很管用。泰国人特别喜欢聚焦灯具，记忆中的一章“光学”，也为我的品牌开了绿灯。台湾一位好心的族叔，主动给我寄来先进灯样，还有几个大陆老兵，八八年以前托我转寄家书（远至黑龙江省佳木斯），他们来泰旅行时，也给我带来灯样，我参考着制造出充电灯，在泰国就算首创。又第一个引进大陆密封电池刈胶灯，并加以改进，使这个小行业的货品质量逐步提高。例如泰国割胶工人长期使用的“臭土灯”，粗笨又有污染，现已被轻巧节能的充电灯代替，很受欢迎，外商都找上门来。看到老两口的劳动，与社会进步、民生改善多少有点关联，心里感到踏实，或可算是对湄南河的回馈。

曼谷已是现代化城市，高楼林立，不容易见到明月之夜了。但人们巧用灯光，把湄南河两岸映照得更具神采。玉佛寺、黎明寺，是佛国的夺目标志。中国神庙、清真寺和基督教堂，在河边朝夕相望，和谐而安详。看看外间、想想历史，就更能认识湄南河的和平与安宁。两年前，我曾陪一队中学校友畅游湄南河。他们从广州来，看见一世皇桥时，惊叫起来：“和海珠桥一模一样！”是的，两桥是孪生兄弟，出自一个英国娘胎，七十年前，分别是湄江、珠江第一桥；不同的是，海珠桥内战时曾被拦腰炸断，一世皇桥却一直安卧在波澜不兴的湄江上。如果可以选择，谁不选择和平？

游船抵八世皇桥后转头。这座最新的曼谷跨河大桥，建

造时中国政府帮了一把力。想当年，初听《湄南河》，泰中两国还处于对立的两极世界，湄南河在我心中，又似远在天外；如今泰中邻邦，成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友好关系的典范，我荡漾在湄南河上，有如躺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八世皇桥成了一道美丽动人的风景线。

我回舱内待了一阵，然后邀老伴、儿子一起出舷边观赏。一座纯粹中式宝塔，在空岫码头边拔地而起，灯饰璀璨耀眼，那是紫真阁的新建筑。半个世纪前，德教总会在曼谷创立紫真阁，蒙皇上御驾幸临主持揭幕。这巍峨的九天塔，是为纪念创阁五十周年及崇庆皇上七秩晋二圣寿启建的，落成仪式恭请泰国佛教僧王主持。紫真阁尊奉诸神，宣扬道、儒、释、耶、回各教义，里面还有诗琳通公主用中文题写的“紫林德通”匾额。这使我更清楚地看见了，世界上不同文化的共存与交融，湄南河为人类创造了理性的模式和境界。

游船花了两个多钟头，上岸时一个比一个神清气爽。河城大厅正在举办庆祝皇后殿下七二华诞美术作品展览，民众纷纷恭敬地进去参观，摄影留念。人人都明白，泰国的和平与繁荣，与皇上的仁爱 and 睿智密不可分。我们也乘兴在巨幅御像前照了几张“全家福”——只缺了么儿。他正在北京参加2004年世界华裔青少年寻根夏令营，为灿烂的中华文化倾倒。今年春节，他从澳洲读硕士回来，马不停蹄赴广州，到我的母校暨大华文学院进修中文。让新一代接受多元文化熏陶，从而得以升华，这正是我想为湄南河续写的新歌。

注：从《湄南情怀》文集征稿中意外获悉，《湄南河》歌词作者为泰国著名作家乃丕。见肖可夫学长文章《湄南河的流水啊》。

尽自己一份心

钟庆辉

当我作为回归的南雁，飞回美丽的泰国国土的时候，泰国已是腾飞的小龙，面貌日新月异。许多在此之前先行回归的同学，在这期间都获得了机遇而大展身手。我刚刚回到久别的家园，感到一切都已经很生疏。我不知道，我这个电气工程师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后会否还有用武之地？而今迈步从头越，我必须一切从头开始这是肯定无疑的。因为我从小就失去了父亲，我的母亲在我回奔祖国后，一个人独自支撑着整个家庭，日日夜夜忙忙碌碌，劳苦了一辈子却无怨无悔，还培养了我两个弟弟也上了大学，一个是在玛希隆大学学药剂，一个是在清迈大学学医科。我的母亲不愧是一位伟大慈祥和勤奋刻苦的母亲。遗憾的是她老人家在数年前已与世长辞了，每当想起她老人家，总是充满着无限的缅怀和崇敬的心情。我刚回到泰国时，我弟弟刚大学毕业不久，他们不可能给我提供更多的资助，我必须自力更生。当时，我甚至作了最坏的打算，准备鼓足勇气，迎难而上，从普通工人做起。所幸的是，我得到了昔日在上海控江中学的同班同学陈惠芳的帮助，介绍我到泰国纺织巨子吴乾基先生辖下的泰美仑纺

织厂工作。由于泰美仑纺织厂的全套设备都从中国引进，其大容量的高压变电所都是按照国际统一设计的，这对我来说真是得心应手。我很快就得到了吴乾基先生的信任，把我提拔为动力部经理，专管电气、空调、锅炉、和水系统，且凡是与中国方面有业务洽商的时候，吴乾基先生总是让我陪同，当他老人家的中文翻译。

由于泰国经济的起飞，吴乾基先生凭自己的胆识和远见，准备迅速扩大生产，增加订购近四十万纱锭的全套生产设备。然而，从中国第一批引进的生产设备是在中国刚打倒“四人帮”，企业才开始拨乱反正的时候引进的。不言而喻，设备的质量存在着许多问题有待认真改进。为此，吴先生已决定不再购买中国的设备，转而准备购买日本的设备，且已与日本商家谈判就绪，剩下的只是履行合同签字而已。当时中国纺织部闻讯，准备派一个代表团来泰与吴先生谈判，吴先生复电说业已与日本商家谈妥，请中国方面不用再派人员来泰，以免徒劳而归，劳民伤财。但是，中国代表团还是来了。他们找到了我，希望了解事情的真相，我也毫不隐瞒地把我所知道的情况告诉他们，因为我知道的也仅仅是一般的表面情况而已，根本不存在任何需要保密的因素。但当代表团确切地知道吴乾基先生还未在合同上签字的时候，他们立即向更高层作了汇报，并连夜商讨对策，准备最后一击。他们要求我向吴先生提出，他们希望拜访吴先生。吴乾基先生本来就是海南文昌人，对中国还是存在故乡情的。他说，既然中国代表团已经来了，虽然生意做不成，还是可以交个朋友嘛！于是中国代表团得到了吴乾基先生的接见，没想到一见面后，代表团立即开门见山向吴先生摊出底牌，即无论从

价格上，付款条件上都给予从未有过的优惠以外，还向吴先生保证在质量上，满足吴先生提出的任何改进要求，并立下军令状，若达不到要求愿意赔偿损失。这一下可真的打动了吴乾基先生的心，促使吴乾基先生突然改变主意，暂时中止与日商的签字。转为与中国代表团谈判各种细节，在谈判过程中，我从始至终都当吴先生的翻译。坦然地说，对作为一个受到中国培养和教育的清华大学毕业生来说，我当然希望谈判能顺利成功。由于吴乾基先生平时性情急躁，说话有时很不客气，常有一些过激的语言，如果照翻不误，显然会影响谈判的气氛，因为当时中国代表团的成员都是拿铁饭碗的官员，生意没谈成对他们个人不会有大的影响。为了缓和紧张的气氛，我在翻译时尽量在不违反原意的原则下，翻译得婉转柔和些，免得造成僵局，然后再向吴先生说明和解释，请他谅解。这样，在经过一个多月的马拉松式的反复谈判后，中国代表团终于再次取得吴乾基先生的信任，双方签订了这一亿美元之巨的买卖合同。谈判失败的日本商家代表跪在吴先生面前哭诉说，他无法回去向董事会交待。吴先生却回答说我是中国人，中国人买中国的设备是天经地义的事。

自此以后，泰美仑纺织厂成了名符其实的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厂，并且成为中国纺织设备在国际上最大的展览馆。许多国家包括泰国在内的企业家都纷纷到泰美仑纺织厂参观中国的纺织设备，从而下决心向中国订购有关设备。可以说，泰美仑纺织厂为中国的纺织机械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许多部长级以上的包括陈丕显、邹家华、乔石在内的国家最高级领导人在访问泰国时都到泰美仑纺织厂参观访问，并肯定吴乾基先生的爱国表现。我也同时受

到了国家高级领导人和中国驻泰大使馆的赞扬。他们赞扬我为泰中友好做出了贡献，而吴乾基先生则欣赏我的坦诚和直率，谈判的成功帮他节约了一大笔投资资金。他老人家公开宣布，我属于泰美仑的终身职员，不存在离休问题直至他离开人世为止。

后来，由于金融风暴的影响，银行紧缩信贷，使得泰美仑这部巨轮一下子就被卡住而停止了转动，吴乾基先生因受不了巨大的冲击而卧病不起，与世长辞了，我也因而离职在家安度晚年。

回顾自己的一生，虽无建树，但却过得踏实、坦然和光明磊落。我从小就在恶劣的生活环境中挣扎，不屈服于现实生活给我带来的艰辛和困难。我努力奋进，坚决地勇敢地投入龙的国土，接受五千年中华文化的熏陶。在龙国的哺育下，我刻苦攀登终于登上了最高学府，成为共和国的一名电气工程师，为人民奉献自己的智慧和本领。回到泰国后，我仍然始终没有忘记祖国对我的培养和教育，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会尽自己的一份心，出自己的一份力，为之而默默地付出。现在，在我安度晚年之际，我仍然能够为泰中友谊而引吭高歌，仍然能够为泰中友好架桥梁而尽自己的一份心，我深感此生足矣！



明月千里寄相思

廖兴国

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又来临了，八月十五的月亮对中国人民来说是别具一番风采。在这八月十五幽静的夜晚，星斗满天，月色迷人，此情此景引起我多少思念和回忆……。

我从少年时就离乡别井，千里迢迢负笈中国，前后经历了十一个春秋。在这些年头里，中国——我的第二故乡无微不至地栽培我，除了教我专业知识之外，还在德育、体育及智育方面教导我、培养我，让我如愿地成为建筑师，并在回到泰国后能为自己的家庭及为社会做一点事。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华民族在发展哲学理念方面也有着优良的传统，这对我，学生时代的我能得有机会受到这方面的好影响是多么幸运的事。如今回忆一下留中岁月里有关中国文化及人生哲学方面所学到的知识，觉得自己真是受益不浅。

那时候，在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前期的时代里，各高校的校园中充满科学的理念，学生们想事、做事的准则是科学

原理，也就是要有理由、有根据，也可以说要有道理，用泰国话说即“迷嘿迷蓬”（有因有果）。由于我们能有机会在这环境中受熏陶，所以这种处事准则成为我们一生中所遵循的重要准则之一。观看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相处，若能共同以此作为准则，那么他们必能和谐地、太平地过日子。其实，宪法、法律等的条文也是以此为准则的，只是执行方式上带有强制性罢了。

其次，在中国读书期间让我体会深刻的另一个人生哲理是孝顺和知恩。这种传统的价值观在海外华侨及华裔社会中也得到肯定。所以我和同学们自然地接受了这种优良的传统，我觉得人类如果失去了孝顺与知恩那还有什么人性可言呢？孝顺与知恩是最能表现人类的善良与真诚的，其实这也是因果关系的一种体现。行孝及报恩是人类在没有交换利益或没有交换条件的情况下做出的行为，所以是最纯真的人性的表现，是最难能可贵的。

还有，在中国念书的漫长岁月中，学子们还可以学到逻辑思维的方法。可以说中国人是一个逻辑性比较强的民族，这一点它在世界舞台上的种种事务中已充分表现出来。我们庆幸能够吸取中华民族的这种思维方法，这使我们在进行思维时会比较有系统，有条理，近情理，也黑白更分明。在泰国社会，有许多讲不清道理或总结不出答案的辩论，其原因常常出自于无逻辑性，这种现象不但出现于民间，也常出现于国家级的会议中。另外，在句子的应用上，往往会碰到前后矛盾的实例，这也是无逻辑性的表现，所以一个人能掌握一定水平的逻辑思维方法是值得庆幸的。

是的，第二祖国给予我的教导太多了，怎么写也写不完，

这里所提到的只是比较容易体验到的几个方面，其实从第二祖国学到的知识和处世哲理还多的是呢。

常语说：“月到中秋分外明”。那是千真万确的，看那中秋夜的圆月，初升时边上带着金环，当它慢慢地穿过白色、轻烟似的云朵向上升之后它的颜色就渐渐变白了，它的形状也变圆了，它圆得那么可爱，又那么明亮。啊，皎洁的中秋月亮啊，你引起我多少思念和回忆。你在月夜中照亮了长江，也照亮了湄南的夜空。湄南河啊我的母亲河，我永远忘不了您的养育之恩；同时，我也永远忘不了长江水——我曾经长久饮用过的水。月亮啊，你是最好的使者，请你告诉中国壮丽的河山及伟大的人民：留中的泰国学子们怀念你们，也感谢你们！

活得自在

陈 勤

抖擞余年不是要重启事业的新程，也不是要活得精彩；而是在退休后的余年怎样活得充实，活得自在是我的愿望。

回溯上世纪五十年代赴华留学，六十年代返泰的许多学子，的确当年是带着满腔热忱，努力学习，艰苦奋斗的理想而去。不少学子学成后返泰叶落归根，在各个领域开花结果，对当地作出不少贡献。

然而几十年过去了，从壮志凌云的青壮年，变成头发斑白的中老年，斗志也随着年岁增多而慢慢消蚀。

我是六十年代回泰的平凡学子，回来后一直投身于建筑业，整整忙碌了大半辈子。我和工人们一共营造了大大小小几十座工厂，那时泰国工业正在起步，我亲睹泰国经济一步步地向前发展，自己也付出不少辛劳，因而对泰国——我的祖国产生深厚的感情。

抖擞余年

几年前我急流勇退了，从忙人变成闲人，面对孤寂的老年，一时之间有些失落感，也不知所措。后来我终于想通了：

解决自己的问题，一定要清楚来认识自己。我不善交际，不爱繁文缛节的社团活动，也不爱赶鸭式的外出旅游。如何度日呢？我想唯有抖擞，学会处理自己，懂得安排生活。只缘我有健康身体，有文化基础，有不痴呆的头脑。适当锻炼身体，积累健康本钱，与书为友，多多学习，增广知识，精神就有寄托，日子就易过。充实自在的生活就会伴随而来，幸福的晚年就在身边，任由享受。

我早起早睡，每天清晨步行一个小时，休息片刻，阅读中泰文报纸、品茶、进早餐、洗完澡已是九时许。再阅读书刊杂志至中午，用膳后小睡一个小时，下午做些轻微的园林工作，晚上看泰国新闻和中国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节目，略知国内外大事，九时入睡。周六、周日到公园与老友叙旧，不亦乐乎……天天如此，数年如此，也不觉空虚无聊，再能调整心态，倒觉得隐居静养才是老年的享受，阿Q自夸乃颐养天年矣！

关怀贫弱群体

有幸退休后身边还有点积蓄，不愁吃穿。我深知钱财是后辈的，身体是自己的人生真谛，且不为功名所绊。并一向注重日常保健和适当运动的养生道理，虽年近古稀，但健康仍佳。

我才疏学浅，但我坚信勤能补拙，一贯秉持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督促自己。孔子曰：“三人同行必有吾师”。我说好书更是我的良师，二者皆使我受益良多，并能察觉价值观的人生感悟，因而自在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只要是正当的）。良知在感召：人应当至少在生命的余年里对这个生我养我给我一切的祖国做点有益的事。琢磨后，我选择长期捐助孤儿

湄南河上优美的旋律

范基山

人人来关怀贫弱残童与弱势的社会群体

院一事。虽然是区区小数，微不足道，但关怀贫弱的社会群体毕竟是件好事啊！

我育有一男一女，已长大成人，皆毕业朱拉大学硕士。二人不喜欢从商，男孩在本京某大企业辖下任职，女孩在英国 BBC 广播公司当英文记者。孩子自幼在淳朴的家庭熏陶下，随来诚信、善良的天性。当我提起资助贫弱群体之事，他们都很乐意参与，男孩几年前就经常默默捐助某孤儿院，还不定期探访“北革”残疾低能儿童收养所，每次都备了不少物品送予儿童。他说这些残疾儿童很可怜，将物品送到他们手里，让他们直接受惠，心理就很宽慰。虽然是小小善举，且不为人知，但有实质意义啊！

我欣慰，我感慨！孩子受西方教育颇深，居然懂得助人为乐的儒家道德伦理。关怀贫弱的残疾儿童，资助弱势的社会群体，是我和家人的天职，也算是报答我们衷心热爱的这片土地——湄南母亲的养育之恩。

时代在变迁，一切都在向前发展，但千万不要忘记了历代的烈士和老前辈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美好的今天！在上世纪三十、四十年代，热血沸腾的炎黄子孙都会唱几首抗日救亡歌曲，并深受那豪言壮语、热情奔放而又十分感人的优美旋律所鼓舞。在此同一代人，就是处在这种充满正义的旋律中受到启蒙教育而健康地成长。他们有着远大的理想，并对未来充满信心地投入了时代的浪潮，走向有意义的人生历程……

也许是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我小学时就爱好音乐，常去听学生管乐队的排练；来曼谷读书时，也常去是乐园听管弦乐队的周末演奏。在北京大学的六年学习期间，我也参加了北大管弦乐队的演奏活动。在重大的节日里，都要参加游行队伍和在天安门华表附近节日晚会上的演奏活动。节日里的天安门广场，灯火辉煌，红旗迎风招展。洪亮的管乐声演奏了那充满豪放而优美的旋律，歌唱了美好的时代和幸福的生活……人们穿着华丽的节日服装，随着那有节奏而优美的旋律翩翩起舞，整个天安门广场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之中……

湄南河上再次响起了泰中友谊的歌声。泰华社团和各校友会纷纷成立歌唱团。当年活跃在校园舞台上的年青歌手们，今天依然活跃在泰中友谊的舞台上，放声歌唱，以此来

表达对泰中人民的深厚感情。

站在湄南河边，遥望对岸金碧辉煌的寺庙建筑，那高耸的楼房大厦和那横跨两岸的大桥，川流不息的往来车辆；看那滚滚河流，船舶乘风破浪，显示一派蓬勃兴旺的新气象。妻子素英情不自禁地写出“湄南河之光”歌词，我即谱上一曲，同声赞颂“兄弟共饮一江水，泰中一家亲。”让那洪亮的管弦乐再次奏起极优美的旋律，永远在湄南河上回荡。

湄南河之光

C $\frac{3}{4}$
中速 深情

傅素英词 范基山曲

| 5 - 5 | 6 - - | 3 2 7 | 6 - 1 1 | 5 - - | 6 - 6 | 7 2 1 |
湄 南 河 万 里 奔 腾 滚 滚 流， 一 浪 接 一 浪。
湄 南 河 欢 送 学 子 奔 前 程， 留 中 结 硕 果。

| 1 - - | 5 - 5 | 6 2 4 | 3 - - | 3 2 1 | 6 7 2 | 1 - - |
啊！
啊！

| 3 - 2 | 1 - 5 | 6 2 1 | 1 - - | 2 - 2 | 6 - 7 | 1 - - |
源 远 流 水 系 友 情， 万 古 长 存。
架 起 泰 中 友 谊 桥， 万 古 流 芳。

| 3 - 3 | 6 7 1 | 3 - 2 | 6 - - | 4 3 2 | 7 - 1 | 2 7 1 |
兄 弟 共 饮 一 江 水 泰 中 一 家 亲， 一 家 亲。
浩 荡 长 河 放 光 芒！

| 1 - - | (4 3 2 | 7 3 2 | 1 - - | 1 - -) : || 4 3 2 | 7 - 1 |
永 远 放 光 芒！

| 3 2 1 | 1 - - ||
放 光 芒！

一尊石质的雕像

曾 心

我家距吞武里郑王庙不远，每每“有朋自远方来”，总爱带他们去朝拜这位在二百多年前，曾勇敢承担国家命运的“英雄好汉”——郑信。也许由于他有龙的血脉，每当我与从龙国来的友人在瞻仰时，在对他产生高山仰止的心绪中，似乎多了一层“自家人”的亲切感！

郑王庙位于曼谷艾县越亚仑区，面临泰国的“国脉”——湄南河。右邻原是郑王旧宫，现为海军学校。其周围原属黎明寺，茂密的树叶，几乎把低矮的郑王庙遮掩了；幸好庙前还有一块草坪与两座凉亭。倘若乘着快艇从这里经过，只有少数人能在一刹那间，从正中央的偏右边见到郑王庙，而多数人往往把黎明寺当成郑王庙了。

在郑王庙的周围，有许多小摆摊，多数是卖些工艺品，如木雕、骨雕、藤器、风铃、郑王像等，还有三五成群穿着鲜艳古装的年轻姑娘，游客可与她们合影，也可请她们跳“那空舞”、“南旺舞”等。

郑王庙内简朴，正中央有一座郑王铜像，郑王身着戎装，颈悬佛珠，头戴圆尖帽，左手握王剑，右手执权杖，英姿勃发。虔诚的游客，总在像前点香膜拜，或献上一朵莲花。

郑王庙与黎明寺，只有一墙之隔，许多游客，总把黎明

寺当成郑王庙，甚至有人写了文章说：“郑王庙里有一座郑王塔。”

其实黎明寺建于郑王庙之前。据说是建于大城王朝时期。是不是这样，那是历史学家的事。不过这古老的佛寺，原名叫“越吗国洛”，后来由于郑王从大城至此，正好东方发白，他见到第一缕阳光最先照到该寺的塔顶；因此，在他登基后，不仅给此寺重修，而且还赐名黎明寺。

世上的事情有时就这么“怪”，界限模糊了似乎比清楚要好。就如郑王庙与黎明寺，一凭其巍峨，一凭其名声，相互映衬，相得益彰，竟成一个名闻遐迩的旅游景点。

从郑王庙的后门走出来，就见巍巍的黎明塔，因为它是由一座主塔与四座次塔所组成的塔群，给人一种“五岳之高，惟嵩峻极”的气势雄伟的感觉。

如果绕着塔群走一圈，可以从佛塔的浮雕上，见到许多富有泰国特色的民间神话石雕，如紧那罗神将、紧那利女神、《拉玛坚》中的神猴……

站在主塔下，抬起头来，是见不到塔尖的，只有向后仰着身，举手遮住阳光，才能见到它全方位的高度与气势。这座七十九米高的塔，据说是柬埔寨式的佛塔，不是圆肚镀金，也不是尖尖瘦瘦的塔，而是由不同层面所组成，具有多边形、四边形、菱形、圆锥形等等。

最高一层是一根顶天圆柱，上端还有一把多层次环状而纤巧精致的“金伞”。据史载，这是现朝第二王所赐的一顶皇冠。哟！眯着眼瞻仰这顶皇冠，仿佛超脱了世俗与浮生，无污染，无垢秽，悠然地立于云端，超然屹立于“净土世界”。我想，名标青史的郑王英魂，也许就常“驻”在那儿！

每当我陪友人到了这里，总要“鼓动”他们爬上塔去。可以这样说：来到郑王庙而不登塔，等于没到郑王庙。由于塔阶陡直，每登上一步，似觉脚下的地壳就下沉一寸，步步登高，寸寸下沉；等到登上最高的平台，向周围一望，不禁大吃一惊：整个曼谷的风景区“矮”了。

凭栏眺望，近处的斜对岸，则是玉佛寺与大皇宫；远处的河畔两岸，有几座大桥，似弯弯的彩虹，在彩虹的半圆圈里，隐现着如海市蜃楼一样的高楼大厦。倘若再往下望，心弦会绷得很紧，那全长一千八百多公里的湄南河，好像从脚下流过；那争流的“百舸”，仿佛从脚底板下擦过。

不知怎的，每当我望着脚下波翻浪涌的河流，奔腾不息地流入大海，我的脑海仿佛也出现一条历史的河流，在涌动，在翻滚，在奔腾……

当年，缅甸侵占大城故都，有位华裔吐府侯王——郑信，带领五百战士，坚决抗敌，但寡不敌众，便突围南下，沿着这条河流到罗勇，招募兵马，星火立即燎原至庄武里。后来他又率领战船五百艘，浩浩荡荡沿着这条河，逆流北上，在大城与缅军展开一场殊死的血战，结果获胜，把缅军赶回老家去，并建都于吞武里。郑王不仅在历史的长河中，谱写了一曲抗缅驱缅的“湄江大合唱”，而且在文学的长河中，也留下波光粼粼的浪花。

在他当王的第三个年头，局势还处于动乱时，他却能着手写《罗摩坚》——这部巨著脱胎自印度的《罗摩衍那》的神话。书中的猴王哈努曼，有如中国《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虽然他只写了一部分，却成为集体创作此史诗的最高地位的带头人。

最近一次，我与友人从平台下来，脚皮拾级而下，思绪的羽翼却飞腾直上。忽而想到国王普密蓬·阿杜德，每年都要到大罗斗圈广场郑王御像前祭奠；忽儿想到诗琳通公主驾临中国澄海拜谒郑王的故里……

因而在脑中显现伏契克的一句话：“为了争取将来的美而牺牲了的人，都是一尊石质的雕像。”我想，郑王虽然只活了四十八岁，但他不仅在泰国人民，而且在他祖籍广东的人民，甚至地球上的龙子龙孙的心中，无疑是“一尊石质的雕像”了。



重逢在半个世纪之后

余秀兰

电话声响了，我拿起话筒，问是哪一位？“你猜猜，我是谁？”我想了一想，声音很陌生：“对不起，我真的猜不出来。”“我是惠贞啊！”“你是惠贞？黄魂夜校的惠贞吗？”我惊叫起来。“是的，我就是当年和您同读黄魂夜校的惠贞啊！”“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呢？我一直想找你，都未打听到，我还以为这辈子不会再见面了呢？”我心中既激动，又迫切想知道原委。“我们分别 47 年了，我也一直在找你。”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把我的思绪拉回到 47 年前的黄魂夜校。往事一幕幕地浮在眼前。

惠贞，她是我的好朋友，一个善良、勤奋、好学的青年，当年我们同班学习中泰文，她的家庭经济条件比我家好，不必像我一样从小去做工。课余我们常在一起聊天，交流学问，畅谈前途理想。由于我从小失学，特别热爱学习，课外我阅读许多书籍，我常把我的学习心得介绍给惠贞，让她也分享我的读书乐，每天晚上放学后，她常步行送我回家，我们边走边聊天，十分快乐，到达我家巷口，她才坐车回家，好像

大姐姐般的关心我这个小妹妹；周日我俩常去公园散步，是乐园的湖边，湄南河畔都留下我们的足迹，我们在共同学习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在友人资助下，我回国升学，辗转各地，同学们也各奔东西，终于失去了联系。想不到当年“米埃”码头的分手，一别就是47年。将近半个世纪的离别情，一时不知从何谈起，只好留下电话号码，约定时间见面再畅谈一翻。

惠贞和我见面的消息，一下子在当年黄魂夜校我们同班和不同班的同学中传开了，当年我们这批年轻人有谢金泉、林志贤、林志海、李星云、陈进源、曾心，还有他哥哥曾炳正、惠贞和我，我们同在黄魂夜校补习中泰文，校长张亦铮、语文老师林长旭，校长和老师对我们这批年轻人非常关心爱护，教育鼓励我们要成为社会的栋梁，我还记得在我的毕业留言簿上，张亦铮校长亲笔签的留言是“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秀兰学友年轻学深，留言寄望前途无限。”这些赠言成为我一生的座右铭，在人生的旅途中，无论岁月多么艰苦，我都牢记校长的教诲，努力拼搏，永不停步。还有林长旭老师，他教学认真，循循善诱，文学根底深厚，当年林老师给我们讲解徐志摩的《别了，康桥》等许多名著，至今仍深深地留在我们的记忆里。我们这班年轻人都很热爱文学，课余自觉地聚在一起磋商文艺创作的问题，常在泰华文艺月刊的学生园地以及报纸副刊上投稿。每当我们的习作发表了，大家心里都喜洋洋，是林老师引导大家走向文学创作的康庄大道，由于大家积极耕耘，写作水平进步很快，如林志贤、林志海、李星云、陈进源，还有当今泰华文坛上的名作家曾心，都是当年泰华月刊的颇有名气的小作

家。这些都与林老师的教导分不开，是林老师为我们打下良好的语文基础，使我们终生受益匪浅。我后来回国升学，读初中一年级，老师赞扬我的语文基础远远超过初中毕业生的水平，而在我日后的工作里，也常常有机会做宣传、板报等工作。我至今仍十分感谢当年林老师的教诲。在金泉、惠贞、志贤等同学的联络安排下，约定在素里翁路的可口餐厅聚会。这批老校友除了我和曾心因回国升学后失去联络之外，他们每年都有1-2次聚会。这次聚会增加了曾心和我，阔别半个世纪的同窗好友即将见面，彼此心情都很激动。忆当年，“米埃”码头叙别仿如昨天的事，可今天再度重逢，已相隔半个世纪。半个世纪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刹那，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短暂的人生又有几个半世纪呢？昔日的年轻小伙子、小姑娘，如今都成了老公公、老太婆，彼此见面还能认识吗？

见面的日子终于来到，我怀着激动紧张的心情依约前往“可口餐厅”，已有几位客人在闲聊，我四处张望找惠贞，惠贞还未到。里面坐的几位客人，可能就是今天要见面的同窗吧？为了不至于认错人，闹笑话，我只好慢慢走，仔细打量着在座几位先生的脸，尽量想和当年同窗的脸谱对起来，大概他们也猜到是我了，首先发问“是秀兰同学吗？”“是的，我是秀兰”，我笑笑，可我不敢问“你是……？”因为一下子我尚未能把当年同学的名字，和眼前在座人的脸谱对起号来，我仔细端详，当年大家在一起探讨学问的音容笑貌依稀可见。慢慢地认出来了，金泉、志海同学变化不大，志贤、星云比年轻时胖了不少，进源同学仍可看出当年“瘦膊仙”的模样。出现在老同学面前的我呢？苗条姑娘成为胖乎

乎的老太太。

寒暄过后，星云同学拿出他珍藏了半个世纪的当年同学们的团体照片给大家欣赏，照片中张张笑脸出现在眼前，大家惊叹岁月无情、人生如梦。金泉同学则给大家送他独唱的录音带，让同学们可以常听到他优美的歌声。接着惠贞来了，曾心也来了，大家彼此互相问好，热闹一翻，七嘴八舌地谈笑，欢乐的声音充满整个餐厅，仿佛又回到年轻时代。进源对曾心说：“你的书写得那么好，我很喜欢看，也常常看。”借此机会，曾心又给大家送书，每人一卷，高兴万分。是的，曾心在当今泰华文坛的杰出成果，有口皆碑，他在文学创作上所得到的启蒙教育，也是出自黄魂夜校吧。阔别半个世纪后的重逢，大家心情无比激动、感慨，经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各个人都经历了曲折人生道路上的各种磨练，但大家都走过来了。今日各个人事业有成，家庭幸福，孩子成材，已是我们的安慰了。张亦铮校长，林长旭老师已离开我们，如果他们九泉有知，也会为我们高兴，因为我们大家没有辜负师长们的期望。

星云同学（李汉儒）给大家朗诵了他为此次重逢而填写的一首词：《重逢》——调寄浪淘沙：秋爽桂飘香，明月如霜，清光万里照南疆，久别重逢疑隔世，白发苍苍。湄浦共飞觞，一醉何妨，前尘桑海话绵长，惆怅庠园今已渺，旧梦难忘。大家热烈鼓掌，赞其宝刀未老，文笔苍劲不减当年。在这重逢的时刻，校友、记者张望先生、罗道安先生“咔嚓、咔嚓”地拍下一张张的照片，记录下这次意义深刻的重逢欢聚场面。临别时大家互道珍重，相约半年后再相聚。

我 爱 花

许为岳

在我办公室玻璃墙外庭院里，有高过四楼的棕榈树，叶子像扫把，年久也结出一串串好红好红的树籽，掉落满地，春之过后也长出幼苗来，还有高大的热带植物椰子树，也不时结了沉甸甸的椰子，它的椰根布满地，大约树和根长度相等，那怕是吹大风：湖泊水边都吹不倒。其次还有二棵芒果和一些平行叶状的植物互相穿插着，在椰林树下，不知什么时候，种上红绣花一大簇，围绕在椰子树下，上了年纪的我绿色养眼，只有红绣球特别抢眼，没错，万绿丛中一点红，它不会芬芳，可是远处的蝶蜂不是闻香，而是朵朵大红色，把它吸引过来的，时日一久蜜蜂不如在椰树梢筑了蜂窝。

我的小孙儿在水池边洗澡，为了逗引他，阿公阿婆也摘一朵放在水里漂浮，绣球花是不等小针，一串串分组连成一体，小花像小伞状，放在水里游动，很像浮萍，我的小孙儿最为喜爱。

孩子老大喜欢养泰式矮脚鸡“鸡姐”，有好几种颜色；红的，纯白的，灰白相间的……五颜六色椰树下有了这些小动物与花互映成趣，像是一幅美好图画了。

天然的花十分美丽可爱，色彩缤纷，有的芬香，有的娇妍，各展风骚，花也能陶冶个人的心境，不管在大自然，旷野，斗室，桌上，会议桌，居家，卧室……都离不了它，我爱花，职业上也选择了做人造花了。

话说二十多年前，人造花发源于日本，南韩，台湾，香港……等地，因为人们生活离不了花，鲜花有它的鲜艳生命力，人造丝花持久耐用，惟妙惟肖，在造型和色彩，由人任所爱，有自然色彩，有夜光反映的色彩；有由人工意识形态的艺术加工色彩，比自然更美，更大胆设想，更写意，更有表现力。几年来除了做印刷业外还开办人造丝花厂，青年就读工艺美术学，从事色彩，造型设计，也就学以致用，爱花发展甚至做花，做这行。就这行对于造型设计，有时废寝忘餐，花样子伴睡在身边，敬崇乐业，根据市场的要求和人们欣赏习惯的需要，看准，看好尽快投入生产，远销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甚至印度……为国家争取外汇，也丰富人们文化生活，为乐而为也，爱花而做花是也。



江水悠悠思悠悠

梁荣根

我与湄江结缘始于一九八八年。那年秋天，我以香港粤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海外部总经理的身份来泰考察和了解刚成立的泰国粤海公司情况。甫出机场，公司两位副总便接我到位于湄南河畔的餐厅吃饭。

坐在河边，我想起几年来在欧亚十多个国家见到过的河流，并拿它们来与湄南作对比。我发现，比起世界名河大川来，湄南河没有令我震撼的排空浊浪；没有使我目瞪口呆的拍岸惊涛；也没有水中的蓝波和两岸绮丽风情。然而她所给我的一见如故、如沐春风、心境平和、自然纯朴感是前所未有的。待至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时，她更给了我一种迷醉的享受。当我看到江上潺潺流水、悠悠行船，朦胧“渔火”和两岸绰约灯光时，我不能不顿生“醉翁之意”，将自己的兴味从桌上酒肴移向江中景色。

我的视线随着江水浮移。当南北飞架的九世皇吊桥出现在眼前时，迷醉中的情怀不禁为之一振。见那高耸入云的铁索，如无数根竖琴的弦，仿佛正在弹奏着湄南情歌。点缀在

“弦”上的万千彩灯闪烁烁，如我童年梦中的天上繁星。来往于桥上的车辆，拖带出几道流动的光，飘移的彩，似金龙曼舞，如银蛇畅游。这情景，使我既痴迷又兴奋，既愉悦又油然而生爱意和敬意。

湄南水就这样开始流入我的心，而我也就这样开始溶入湄江水。但当时我并未料到的是，事隔半年，我会成为一叶轻舟，载着壮志和重责，航行于湄江上；会变成一头牛，在湄南冲积出来的那片沃土上耕耘生息。

一九八九年三月，我奉调来泰接任曼谷粤海公司董事长的职位，开始了我与湄江荣辱与共，休戚相关的岁月。从此，我在这里度过人生最难忘，最有意义的时光；度过了心潮最为起伏跌宕的五千多个日日夜夜。

到职之后，正逢泰国经济起飞，公司甚得“天时”之利。又因我们有广东省政府的背景，深得华商、华人支持，更有“人和”之助，因此业务开展颇为顺利，旗开得胜。按时人的俗语说，头一年就挖得一桶金。此后数年，均连续有斩获。业务也迅速向多元化发展。房地产、进出口贸易、酒店、旅游、实业等各项均势头良好。尤其是配合集团公司，率先开办了中国居民泰国游业务，很受各界关注。同时还在泰国中华总商会支持下组办过几次中国商品展销会。

在当时而言，海外的中资公司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为数不多的，因此得到不少赞扬。我个人也近水楼台，沾了公司不少光。除经常有机会参加中华总商会等社团举办的活动外，还担任过不少社团职务。如泰中投资贸易促进商会、泰中经济文化交流协会理事、暨南大学泰国校友会副会长、泰国华文教师公会名誉主席等。九十年代初，驻泰中国企业家

联谊会（商会前身）成立时，被推荐担任副会长（第二届兼任秘书长）。

在赞扬声中，我并没有举起和挥动着那束本来并不属于我一个人的胜利花束，在铺着红地毯的大道上狂奔呼号，而是抱着感恩之心，用初获成功的喜悦，谱出一首颂歌，奉献给湄南河，也奉献给同饮一江水，共走一条路的人。

那时，我们公司每年都举办一些活动，使我有机会当众发表讲话。而每当我站上讲台，总是言必赞湄南河。记得有一次，中国首个直航旅游团抵泰时，我们开了个欢迎会，在会上，我便讲过这样一段话：“湄南河流过的泰国土地，不仅可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而且还有可能种下芝麻而收获西瓜。”顿时台下响起一阵掌声。我知道这掌声是给湄南河的。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省、港、澳来访我公司的贸易团体与日俱增。我常招待他们到“河城”（RIVER CITY）吃饭，让客人倚栏而坐，饱览湄江夜色。席间常向他们介绍湄南故事，泰国风情，皇上恩典。当我讲到皇上用一席赤诚、睿智的话，便化解了1992年初的那场政治风波时，总是热泪盈眶，崇敬之情，难以言表。

有言道，江流曲似九回肠。我们公司的发展，也如弯弯湄南水，并不一直都那么直流而下，一泻千里。经过几年顺境，随着泰国经济发展进入调整期，公司的业务也严重受阻。我自己也有过一些错失。这一切都使我十分内疚和自责，同时忧虑如焚。在颇感心力交瘁之时，我只有向湄江诉说苦衷。同时也默默向湄江发誓：鼓起勇气，从头收拾旧山河，再创一番新业绩。

可惜的是岁月催人老。加上方方面面，里里外外的原因，壮志未酬我已届退休之期，只好带着许多的遗憾走下楼台。

值得庆幸的是，湄南河不仅眷顾过我，现在仍然还眷顾着我的一家。一家四口除我之外，均各得其所，各尽其能，各取其乐，正在繁忙又愉快地奔波于中文教学、电脑业务和商场中。而我闲赋在家，“官复原职”，作“一家之煮”——一日三餐多出于我手。

江水悠悠，岁月悠悠，退休后弹指之间便过了五六年。经历了从“王谢堂前燕”到飞入寻常百姓家后的几番心灵“内战”，现已渐入静境。我已将过去有过的激情、荣誉、光环以及失落、遗憾，统统托付湄江东流水。现在，在我的心灵“仓库”内珍存着的只有对湄南河的情和对人间的爱，还夹带着少许的期待。

我所珍惜的这份情和爱将是永恒的，如同珠玉，年愈久愈生辉；也如陈酒，经年越远，越是香醇。当然，也望有一阵润物春雨从湄江上飘来，让我的期待发芽。

湄南河，我的母亲河

蔡宽贤

当听到播音机告知快到曼谷的信息，我的心跳立刻加速，啊！快回到离别多年，常常想念着的出生地了。我刚好坐在飞机临窗位子，透过玻璃，看到机翼下的陆地；接着，又见到一条长河，那不就是湄南河吗？立刻涌起一阵亲切感。我又回到生我养我、久违了的湄南河畔，怎不叫我怦然心动啊！

第二天，老同学许君带我到以前生活过的地方，旧地重游。

首先，带我到华喃蓬火车站。见到那里的外观与以前一模一样，但斜对面的景物便完全不同了。我仍记得这里曾有一条湄南河支流，一直通到北榄与主流汇合，再同流入大海。现在面貌完全今非昔比，新式高楼一幢幢拔地而起，古老的湄南河支流不见了。可是，她却仍深深刻在我脑海里，抹不掉，忘不了！

回想起童年，我就住在离这不远的三角路，父亲在孔堤地区开了一间当地规模最大、各种机器最齐备的制牛皮革

厂。家里人有时也带我去玩。有一次，带我到一间食店吃炒粿条，一盘五士丁，比曼谷其它地方好吃得多，尤其是覆盖在上面的荷包蛋，更是齿颊留香，念念不忘。当时没公共汽车，乘电车收四士丁。父亲由于是白手起家，很勤俭，每天一早放下五士丁给我，便到工厂去了。如乘电车到孔堤，便不够钱吃炒粿条。自小便执着的我，决定步行到孔堤。从三角路往右拐，便是越三振；再走不远，便见这条湄南河支流了，沿着这条支流，可一直走到孔堤，由于人小步伐短，走了二个小时才到孔堤。那时柏油路只铺到是乐园末尾无线电路，接下去便是泥混碎石路，风一吹便灰尘满天。到了孔堤，首先去吃日思夜想的炒粿条，然后才进工厂。一进门，大嫂见我满头满身沾满灰尘，马上一手提水桶，一手拉着我到工厂后的养鱼池，叫我坐在石灰板上，替我从头到脚地冲个干净。晚饭后跟父亲一同回三角路住处。

由于有无数次这种经历。这条湄南河支流，便永刻在我脑海里。

许君又带我到公司廊四角大华洋行老店参观。我少年时期便在此洋行斜对面的商店居住。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同盟国飞机常来轰炸。有一次，曼谷唯一的发电厂——越粒电厂被炸。全曼谷都没有电；自来水也跟着没有了。我家把侄儿小时的手推卧车，改装成可放几个水桶的小推车，每天我与家里的女佣人，沿着公司廊路，推到公司廊梯头，舀满几桶湄南河水推回家。那时的湄南河水很清洁，完全可饮用，全曼谷市民，都直接饮用湄南河水。一直到战后，越粒电厂恢复发电，龙头才有水流出。

许君带我沿着耀华力路，向左拐进三角路，以前这里都

是二层楼排屋，现在都成高楼大厦，老字号的中药批发店还在，我就在它隔邻的排屋出生的。算起来，我兄弟姐妹刚好一打，七男五女，我排第十一。由于大我一岁的哥哥，在我快出生前夭折，存在的兄弟中，我排第五，被人称“五舍”（五少爷）。母亲生我时，已四十多岁，我还能有母乳喂养，但生我弟弟，已没有奶水了。只好雇奶娘带养。我是最后一个儿子吃母乳，弟弟则是“尾仔”。故母亲对我与弟弟特别爱护。

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什么原因，母亲神经错乱了。但仍很爱护我们俩兄弟，看得很紧。弟弟很乖，每天都老老实实呆在家，我却不同，老要往外跑。当母亲迷迷糊糊不大省事，便是我“大展鸿图”之时，除上面所述“长征”到孔堤外，便是冒险玩跳电车游戏，那时候的电车，还没有关门的设备。当时耀华力路车少路宽，最好玩跳电车。有几次“失足”跌倒，膝盖被路面磨得皮破血流。伤好后又照样跳。六十多年过去了，膝盖上的跳车“成绩”——疤痕，仍一直保留着。

还有一种活动，就是看电影，特别爱看华语片。在那全部华校都被封的失学日子里，我懂中文的启蒙，是从影片名及主要演员的名字请教人家学起的。那时放映国片有真君爷街（现叫“南星巷”）的“南星电影院”与耀华力路的“西舞台”（天外天戏院还未开张）。母亲清醒时虽盯得紧，但我仍能作“漏网之鱼”。那时在家赤膊穿短裤，出门才穿衣。母亲见我光着上身，麻痹没盯紧，我把上衣偷偷塞进裤袋里，乘母亲没注意便溜出家门，到外面才把衣穿上。母亲发觉我不在，认为被魔鬼吸走，拿起算盘，把盘珠当天兵，在家附

近一面摇着算盘派天兵救我，一面来回高声叫我的名字，叫得声嘶力竭。三点多三哥从英文学校放学回家看到，才把母亲劝回家。四点多我看完电影回家，三哥很生气，把我鞭打一顿，打得满脚伤痕。但我还是没被打怕，当从报纸广告看到电影院换新片，这些情况仍重复着。现在回想起来，深感对不起那么疼我、爱我的母亲。当年要是三哥能好好开导我，“吃软不吃硬”的我，也许不会再重复做了对不起母亲的事。但主要还是怪我不对，几十年来，我一直深感内疚，每次想起，心里都很感痛苦。

重回故地，母亲早已不在了。才半个多月，父亲进医院，不久便去世了。“树倒猢猻散”，我也由“五舍”变成一切从零开始的“无产阶级”了。为了换取柴米油盐养家，只要不犯法，什么工作都干。

在困难挫折面前，当我看见湄南河，想起以前唱过一首“伏尔加船夫曲”的歌，歌里的拉纤夫把伏尔加河当母亲河，加强了与生活搏斗的信心；现在我应把湄南河当母亲河。生我的母亲是我这一生最爱我的人，

养我的湄南河从此将代替我的生母，继续爱我，呵护我。

有了湄南河母亲作为我的精神寄托，给了我与生活苦斗的无穷力量，把一家五口的生活撑起来。我还决心培养三个孩子，尽量抽时间辅导他们主要科目，适当严格要求他们，使他们都能考进泰国著名的最高学府——朱拉隆功大学。大女儿毕业医学系，二女儿念完工艺美术设计系，小男孩修完工程系机械专业。他们都各有一技之长，能为繁荣湄南河畔作出更好的贡献。

去年，一位从北京回泰探亲的亲戚，了解这许多年以来与我目前的生活情况，对我说：“你如不回泰国，过去那么多年的工作并不那么辛苦。而且，你在中国毕业重点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按规定，你现在最少能领到每月二千多元人民币的退休金，比在这里惬意得多了”。

我听后，却无怨无悔，因为我终究能回到我童年生活的湄南河畔，终究又回到久违的土地。在这里，我时常能触景思情，追寻那逝去的旧梦、童稚时代的记忆，品尝到湄南河母亲河像亲生母般地继续给予我无限的温馨，庆幸能与湄南河母亲度过我余下的夕阳红。

生我的母亲不在了，但湄南河母亲河却永远存在。虽然她的不少支流被填平了，河水也被污染了，但她的主流却与日月共存，永远不断地流动着，流动着……

湄南河畔话中医

蔡加茂

自一九七五年中泰建交之后，我就准备到泰国探望久别的父母；可是，由于在中国工作单位的很多切身利益问题，如：分配住房、离职进修、评定职称等等，不得不把出国的事暂时挂起。一九八九年的一场“政治风波”，我是局外之人，倒是有机会到泰国探亲。当年八月，我到泰国的第二天，泰国政府公布泰皇陛下的特别命令，允许那些在泰国出生，后来到中国留学的人，回泰国恢复国籍，这突如其来的天大喜讯，使我第一次感受到皇恩的浩荡，盼望已久的、能长期与父母团聚的愿望终于要实现了。

返泰之前我在中国广东省澄海县人民医院当主治医生，那时医生没有行医执照，大学一毕业就由政府分配工作，一到医院就是一名当然的医生。当时来泰目的是探亲，就连在医院开张证明之类的“红头文件”也没有办。到泰国之后才知道，泰国行医要有行医执照，我没有执照，要进医院工作有如“登天之难”。但是，我来曼谷还没有几天，就被亲友请去看病，我作为一名职业的医生，为病人解除痛苦是我的

天职；所以，我也就义不容辞地重操旧业，义务为病人治病。

不久，经亲友介绍，我认识了慕颂蓬医师，他是一位泰籍华人、热爱中医的泰国执业西医师，一方面在曼谷达信医院工作、一方面开设私人医务所，为病人服务。他曾考获卫生部赞助的、赴国外进修的名额，就选到中国北京学习中医和针灸。结业回泰国之后，他对中国几千年的中医理论和临床实践赞叹不已，很相信中医药的治疗效果。但是，由于在中国学习的时间有限，返泰后没有时间再继续深造，一些本来可以中西医结合治愈的病例，都没有办法用上。所以，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像老朋友久别重逢一样，他特别高兴，而且紧紧地握住我的手，热情地邀请我到他的医务所帮忙，并很快地给我配上一名中泰文翻译。开始，我只能当他的助手，不能给病人开处方，主要是给病人针灸治疗和介绍一些中成药作为西药的辅助治疗。

半年之后，慕颂蓬医师又带我到泰国卫生部申请，聘请我为外国医学顾问，可以到达信医院为住院病人治疗。到医院工作不久，就碰到内科病区一个女青年病人，患系统性红斑狼疮(SLE)，症状很严重，持续高热不退，面部两颧蝶形红斑很典型，全身浮肿、关节酸痛等等，经常规西药治疗，效果欠佳，但是病人仍然对医院治疗很有信心，一再要求医院尽力治疗。所以，慕颂蓬邀我会诊，我对他说：在中国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 SLE 的效果很好，只是由于在泰国的地理环境、病人饮食习惯与中国有异，我只能试一试。我以中药羚羊角、犀角、安宫牛黄丸等，加上针灸疗法，再结合西药的治疗，半个月后，病人的体温完全恢复正常，其他的症状也基本缓解。中医治疗的惊奇疗效，使医院里的大夫们

跌破了眼镜，这个病例不但轰动了内科病区，也轰动了全医院。

有一次，外科病区有一位刚做完胃次全术的患者，术后严重腹胀，甚至影响呼吸，不能平卧，经西医常规治疗，病情无好转。经我会诊后，我给病人针刺足三里穴，再用苏合香丸贴神阙穴，患者当即能排气，十二小时之后，腹胀基本消失，肠鸣音一切正常。后来，连妇产科有问题也来请会诊，例如有一例胎位不正的产妇，本来准备采用剖腹产，经我会诊后，每天只给艾条灸至阴穴(小趾外侧)三十分钟，十天后胎位完全正常，而且顺利产下胎儿。十几年来我和泰国中医同仁们共同努力，使中医药的效果在泰国各界得到极大的称赞，也为后来的泰国中医合法化做出一点小小的贡献。

由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综合国力得到极大的提

高，中华文化和科学技术(包括中医药)在世界各国的影响力如日中天。一九九五年泰国前任卫生

作者出席二〇〇四年六月十六，泰国卫生部主办的《泰国中医药学科标准法则》研讨会，在大会上发言时影。

部长阿铁博士率领卫生部代表团访问北京，首先提出中国派专家到泰国协助泰国发展中医事业。一九九七年中泰二国卫生部签订了泰中医药合作备忘录，进一步吹响了泰国中医合法化的前奏曲。二〇〇〇年七月二日，泰国卫生部率先在世界上第一个公布中医合法化，从此，中医药的科学价值在泰国得到了法律的认可。

二〇〇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泰国卫生部在曼谷华侨医院举行隆重的中医培训班开学典礼，共有二百多位中医从业人员参加，我也荣幸地接受北京派来的专家的培训，经过刻苦的学习，再由中国卫生部派来的教授，进行严格的笔试和临床病案的面试。合格之后，再通过泰国卫生部有关医疗法律方面、泰文的笔试和面试，及格者才发给执业证书，我也如愿以偿的领到盼望已久的泰国中医执业证书，可以扬眉吐气的正式为百姓治病。

今年(二〇〇四)六月十六日，泰国卫生部特别邀请有中医执照的医师们，于曼谷帝日酒店，讨论制订泰国历史上的第一部中医法，大家经过热烈、严谨的研究，一部《泰国中医药学科标准法则》(初稿)已经诞生，我们正翘首以待：得到卫生部、内阁会议和国会的批准，泰国几代人的中医师，经过艰苦的奋斗，终于在泰国医师界争到一席之地，中国的杏林之花，终于香飘湄南河。

归宿湄南

徐仲熙

古语云：人生七十古来稀，生老病死，乃是自然不可抗拒的规律。走完人生的旅程，只不过数万日，几十年而已。然而，人生的历程多是极其坎坷曲折的。老年人都盼望能有一个幸福的晚年。还好，我带着自己的心愿，在湄河之滨找到了归宿。

鄙泰国养育生，祖国磨炼长。因日本入侵泰国，幼年惜别双亲、姊弟妹，回祖籍，在祖国接受中文熏陶，在坎坷生涯中锤炼四十三年，尝尽人间辛酸、苦辣，有两次在饥饿中挣扎，而差点丢掉性命。

一九八二年返回泰国，与阔别近半个世纪的双亲、姊弟妹团聚，是年中秋节，父子道路相逢相见不相识，拥抱悲欢痛哭的情景，记忆犹新。

知命之年，回到虽是出生地，但已是陌生的环境，人地生疏，语言不通，文字不懂，像是一个初生的“婴儿”，得从“爬行”开始，每日“哥、鸡”学泰语。因父母已年迈无做生意了，姊弟妹各自谋生，只得自力更生，打工做“碌将”，生活极为坎坷。日为三餐挣扎，夜间辗转想：身为第三代华侨，祖父年青时在汕头打工，后赴香港，父亲在香港出生，七岁随祖父母旅暹，生活艰辛，曲折，但始终自强不息。后来才知道，华侨先辈几乎都有一本血泪史、奋斗史，使我深为感动，自学生时代起，便立志写华侨史，并开始作准备；

学生时代读唐诗、宋词，便引发对古诗词的爱好，可惜在那个不提倡“古”的年代，只能偷偷地读，不敢动笔，生怕运动一来被扣上厚古薄今的罪名。在祖国生活的年代，一味强调突出政治抓阶级斗争，想要写作，发表文章或出书，简直是梦想。

生活在泰国自由天地里，文艺创作，真是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工作虽艰苦，思想没有顾虑，可以尽情抒发积在心中的情怀，我加倍努力，要挽回过去损失太多的时间。白天上班，节假日、工余时间，坚持作诗、填词、写华侨史，从八十年代初开始，诗词创作幸得前辈诗翁词长徐少载、徐东星、徐志鹏的指导，每年中秋参加泰华诗学社联吟，提高创作技巧和写作水平，拙稿常见于泰商、新中原、星暹、京华、中华、世界日报；华侨史则得到资深老报人、先贤吴继岳老先生的指导，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一日，在《新中原日报》发表华侨史处女作。随后，散文、游记、报告文学等文稿相继在《泰中学刊》、《泰华文学研究会》丛书刊出，并陆续见于港、台、新、马、梅州、汤坑等国家和地区报刊、杂志。二十年来发表诗稿千余首、词稿三百多阙，华侨史稿约三十万字，散文、报告文学、游记等约二十万字。

工夫不负有心人，二〇〇〇年，出版第一本小书《丰邑华人的祖国心》和诗词集《赤子吟草》；二〇〇二年出版《美洲与泰国近代华侨血泪史》。此书曾得资深编辑高级记者吴佟老师精心指导。二〇〇三年出版《游子文集》。上述四册，均邮寄中国省市公共图书馆，重点大学及有关文化部门，获赠书纪念册近百份。丰顺县图书馆拟辟赠书阅览室，这是莫大的鼓励。诗词还被收入《二十世纪台港澳暨海外华人诗词

选》一书，二〇〇三年十二月，由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出版。

值得欣慰的是：北京大学东语系东南亚研究所博士生郑一省先生在北京图书馆阅读《丰邑华人的祖国心》，到二〇〇一年一月二日，乘来泰旅游之便，专程来丰顺会馆索取此书；二〇〇三年夏，日本早稻田大学大学院太平洋研究科教授村岛英治，在客家总会图书室见《美洲与泰国近代华侨血泪史》一书，特找到我家，可惜书上印的地址错了，52/17 M 13……错印为 57/17 M 13……而未获，第二天再赶来泰国丰顺会馆相见，我把教授所要的书和我出版的其它三本书赠给他，他非常高兴，并用泰、中语表示谢意。

不觉已是古稀之人。母亲于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七日登仙，享寿七十有五岁；父亲于二〇〇四年二月九日逝世，享寿九十有三岁，我漂泊多年，最后能为双亲送终，算是尽到了敬奉父母的孝心。目前父子俩，有自己的茅舍，宁静淡泊，但其乐无穷。

平日仍然每天乘公车上班，身体还算过得去，常外出旅游。能走路，爬高山，不亦乐乎。

晚年能回归出生地——泰国，这里山清水秀，风光明媚，百花盛开，水果丰盛，是鱼米之乡，在皇恩荫庇下，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是一个理想的归宿地，我以诚挚之心祝愿，泰中友谊万古长青！

最后，借一首律诗表达我的湄南情怀。

平生坎坷老来甘，百炼千锤磨练男。
孤雁离群坚意志，波涛浪涌仕途探。
人间疾苦皆尝尽，艺苑从文春色酣。
西下斜阳无限好，古稀归宿锦湄南。

清溪流水的遐想

卢永光

余出生于华富里府鹄三廊县。后因该府划为“军事禁区”，先父只好举家迁往泰北碧差汶府谋生。余留中学成回泰后，本着“愿将此生长报国”的愿望，也随家人驻于碧差汶府春铃县，距府门五十六公里之遥。

住屋东侧，距家门二十公尺的地方，有一条山溪绕屋而过，沿东南方向流往黎河，然后又流经西河，注入大江——这就是泰国的经济命脉湄南河。湄南河，由众多的山溪、支流汇合而成的。

君若问山溪源何处？它来自白云深处山涧中；也源于碧差汶府西侧的崇山峻岭之中。这里的地质属于坚固的花岗岩层。是故水质清冽、透亮碧绿，甘甜无比。经过卫生部门的多次取样、化验、鉴定，确认水质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元素，是难得的理想生活用水。同时，由于山溪流水清澈透明，人们就把它叫为清溪。沿溪两岸及下游的百姓，都饮用这清溪流水。

说也奇怪，余自迁往这里之后，就与这清溪流水结下不解之缘，连生活习惯也改变了。或许这是一种缘分吧！以前，起床之后，就在屋前做广播体操或打太极拳。而今，每天开门第一件事，就是手提水桶往清溪提水回家，双手并用，各提一桶，回家后，将水倒于水缸之中，以备家用及沏茶、品茗之需，每天来来回回提水十多次，二十多年来，习以为常，

既做晨运、锻炼身体，又提水回家饮用，一举二得，何乐而不为？

清溪两岸风景美如画，每当斜阳西照、晚霞如锦、残阳似血的傍晚，正是人们散步、谈心、赏景的大好时光。“人生几度夕阳红”，于是，在此难得的时刻，我与家人，或约友辈，三人为伍，二人结伴，或举家大小一起，沿清溪河岸散散步、谈谈心、说说笑、悠而闲之，乐哉！与此同时，你会觉得，人在岸上走，倒影映于清溪流水中，山水美如画，余是画中人。这，是一幅没修边幅的自然山水画。它，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这，确是人生生活的另一乐趣，其乐融融。

一年四季多变幻，清溪流水四时之景也不相同，其性格与内涵也绝非一样。故人们的游兴与欣赏风景时的喜、怒、哀、乐之心境也不尽相同。

谚云：“四时唯有春日好”。每当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春天，迎来百花齐放。而山区春来早。它，迎来阵阵春风带来阵阵春雷而伴随着阵阵春雨，而春雨贵似油。春雨为清溪带来春汛。古道：“一年之计在于春”。此刻，农家百姓抢时间、争速度，不失时机地引用清溪春水从事春耕春种。所以，清溪流水又成为人们发展农田水利的经济命脉。

清溪流水，灌溉着农田、蕉园、菜地，也孕育着果园、花圃、鱼塘……

清溪流水，为农家带来了蕉大、菜茂、果硕、鱼肥、粮丰、人乐……

清溪流水，饲养着三鸟（鸡、鸭、鹅）成群、牛羊满山岗……

清溪流水，为人们带来了丰收的喜悦和人民过着美满幸福生活……

“山雨欲来风满楼”。一阵阵春雷伴随一阵阵春风挟着一层层浓云密雾，随之而来的阵阵春雨似箭般地骤降，从而引发清溪流水暴涨。顷刻间，山洪发怒，咆哮急泻，其声如龙吟虎啸、势似万马奔腾、大有山崩地裂之险。然而，暴雨过后，风平浪静，清溪流水很快就恢复其正常的流量。

谚云：“易涨易退山溪水”。真是千真万确，一点不假。

看那“易涨易退山溪水”，想起那“易反易复小人心”。小人之心，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可以断定，“以小人之心量君子之腹”，始终成不了大事，而清溪流水却永远益于世人。

到了夏日炎炎，骄阳似火、赤地千里、暑气逼人的时节，而清溪沿岸则另有一番天渊之别的景象。

这里，绿草如茵，树木成荫，翠竹处处，虽不敢称为“避暑胜地”，却也是夏天好去处。

这里，清溪流水清凉透澈而远近闻名，清溪流水，真是水清石出鱼可数。从而吸引了无数的农夫百姓、牧童樵郎、来往过客至此歇息。这些民众，无不以争先饮用清溪流水为快。夏季的清溪流水，如同甘露，既消渴解暑，又清爽凉快。此刻，你立于清溪流水之中，顿觉周身清凉爽快，犹如一股寒流沁透肺腑，令你的劳累顿消而精神抖擞，像置身于另外一个世界似的，令你乐而忘忧。

饮足涤罢，上岸坐于林荫之下小息片刻，觉得林中无人鸟相呼，听百鸟争鸣，又听那树上鸣蝉高歌和清溪流水低唱。然后再欣赏两岸的青松翠竹，微风徐来，伴着那花香鸟语。

这时，什么荣枯得失、悲欢离合之念，全置之脑后，或抛于九霄云外。继而，你所感到的是置身于孙大圣的“花果山、水帘洞”之中，或觉得你陶醉于彭泽令的“世外桃源”的人间仙境，其乐融融而忘乎置身于何处也。

在“秋风萧瑟今又是”的天高气爽季节，清溪流水则成细细长流之水。潺潺流水，其声悠扬悦耳、动听而有节奏，远闻如鸣佩环，近听似弹琴鼓瑟。这清溪流水，如无声诗、又如有声画，非常的诗情画意，是笔墨难以表达的美妙意境。

每当夜幕低垂、皓月当空、群星闪烁，山风习习之际，清溪流水却不甘寂寞，听！它正在清唱低吟，其声尤如慈娘在哼催眠曲，十分悦耳动听，亲切迷人。此时，潺潺的清溪流水把你倒流至儿时躺于摇篮之中，使你重享母爱之乐……

入夜，你躺于床褥之上，仔细欣赏夜阑卧听清溪流水声的美妙情调，听而听之，清溪流水之声，很快把你送入仙境梦乡。

时序更迁，秋去冬来，此刻，气候干燥、寒冷。虽然泰国没有冬季，但此时雨水稀少，导致清溪流水成为涓涓细流，但不至于绝流。然而这细水长流，已足够人们的饮用也。

别小看这清溪流水的涓涓细流，它，既有柔情万端，含情脉脉的一面，又有刚忍不拔的“水滴石穿”的精神。这种以柔克刚的意志，实在难能可贵。它为我们证明一个真谛：那就是，只要我们具有坚强不屈的战斗意志，就能无往而不胜。

总之，清溪流水汇成湄南河，她，象征着泰国的文化历史，标志着泰国的国家。所以，清溪流水是泰国人民的骄傲与自豪。

拦新郎

钟爱祥

经过半年的张罗和等待，终于到了长儿迎亲的日子。姑娘是客家华裔，家长想沿用传统礼仪。长儿很少这方面的见识，临时抱佛脚，迎亲前夕才向父母求教。

“爸爸妈妈也没有多少经验，现在泰华办喜事，迎亲时有拦新郎、要红包之类的习俗。”我对长儿说，“舅舅见多识广，到时你跟着好生应付吧。”

为了使长儿心情放松，我给他讲了苏小妹难新郎的故事。传说这位宋代才女，在成婚之夜，宾客散去之后，要求与新郎对诗联，对不出还不许入新房。

苏小妹出的上联是：“闭门推开窗外月”。新郎秦少游本是诗坛高手，不知为何却迟迟想不到满意的下联。时至子夜，挚友兼准妻舅苏东坡急中生智，拾起石子，投入庭园池中；新郎茅塞顿开，马上吟出“投石冲开水底天”的妙句。新娘暗自激赏，才双双进了洞房。

“唉呀，好在我找的不是诗人”，长儿轻松地笑了起来。

十二月十二日早上六时，是迎亲的吉日良辰。拂晓前，长儿就喜气洋洋跟着他舅舅等亲友到女家去。只见通向新娘二楼房间的楼梯，密匝匝地站着拦新郎的亲友，两人一组，各自拉起长长的金链，严阵以待。

楼梯口第一道防线是两个十岁左右的女孩。新郎刚上去，她们就俏皮地念起顺口溜：“新郎新郎莫装行（骄傲），过得九关才让接新娘”。看到小姑娘活泼可爱，笑容可掬，新郎爽快地给了每人一个红包。天真的娃娃十分高兴，竟忘记把持关口，于是顺利地过了第一关。

第二关由道地的泰人朋友把守，他们聚精会神，不停地搅笑阻拦新郎。汉剧院科班出身、改行在香港经商的舅舅，不会泰话，只好用潮语对付，又是比手势，又是露表情，替新郎排难解围，活像周润发在表演喜剧。

把关青年毫不松懈地问道：为什么叫不懂泰语的人来迎亲？

长儿解释道，他是我舅父。同去的宗亲帮衬说：客家人请舅父来迎亲，是取其“阿舅阿舅，越做越有”的美意和好兆头。

“还挺合诗韵呢，听说阿舅会演戏，请唱一曲大家听听看。”几个把关的同声附和。

舅舅兴意正浓，即清清喉咙，打开嗓门，从容地唱了一段拿手好戏《百里奚认妻》。众人鼓掌叫好，满意地放了新郎一马。

就这样，闯了一关又一关。第六道防线是新娘的两位堂兄弟。他们说，这个关口最重要，我们要求六个红包。华语“六”是“禄”的谐音，泰语“六”就是“福”，潮语“六”的谐音是 ʔn（爱），祝新人相亲相爱，百年偕老！“六”关直通“福、禄、寿”。新郎听乐了，觉得关口已过大半，红包还有不少，就利索地成全了对方的意愿。又打开了一道关口。

第八关的门将是广府朋友，他们说，要求不多，只要红

包八个。“我们广府人，八就是发，讨个利是，求个吉祥，行个好运。”

“好事成双，两个就够了，成双比发更好啦！”舅舅讨价还价，伸出两个手指，又拿出两个红包，冷不防地抱起新郎冲过第八关。

好不容易才到最后的第九关，这是新娘最好的一对女友和伴娘，她们都会说华语。舅舅故作紧张地央求道：吉时快到了，知心朋友请高抬贵手放过新郎吧！她们却说：长辈告诉我们，从前闺女远嫁，家规多，难得回娘家，所以依依难舍，要出难题拦新郎。我们同样舍不得好友离开……

“看新娘等急嘞，好朋友么，快点成人之美啦！”经舅舅一再恳求，伴娘们心软了，她们不讨红包，却要让新郎唱一首华语歌曲再说。

新郎见成功在即，就愉快地唱了一首《甜蜜蜜》，终于在掌声和欢笑声中来到新娘面前。然后共吃汤圆、同拜祖先土地神，并给父母兄嫂敬茶、行礼，终于兴高采烈地把新娘接回家中。

当晚在湄南河畔的酒店举行婚宴，回来已是深夜，全家兴奋不已，急着看今天的录像。拦新郎的场面最令人捧腹大笑。小儿子若有所思道：接新娘还真不容易呢！我接声说：“所以就要重视文化修养，多才多艺，才不会被现代的苏小妹难倒！”

中医药之花在湄南河畔盛开

巫廷京

一九六五年，经过六年艰苦的学习，我终于完成了在中国中医学医疗系的全部学业。使我对中医学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并掌握了一定的技能，得以在以后的临床实践中为病人解除痛苦，不仅在中国，在东南亚地区也取得很好效果，这些更增加了我对中医学的热爱与信心。

二十年前，我回到了久别的家园——湄南河畔美丽的城市曼谷。但是，映入我眼帘的是大街小巷的中药店由于种种的原因一间间地停业、收场。在我的脑海中闪现出一个问号：泰国的中医药还能存在吗？很快我就推翻了自己的疑虑：中国中医药发展的历程和自己的实践就是最好的证明。现代医学是进步的，毕竟还有许多不足，中医药恰恰可以起到替代与补足的作用。我联想到亲手诊治的几个病人。

一位郭姓朋友的太太，六十多岁，每天就像患感冒一样鼻塞和咳嗽，下午就开始发热，直到晚间九点才慢慢退热，他的儿子是军医，诊断为过敏症。但是，治疗一年都没收到效果。我诊断她属于体虚过敏，用黄芪鳖甲散加减，二剂后药到病除，整年未再发作，一年后再发，同样两剂药就痊愈

了。另一个是家住叻抛某男子，三十二岁，每天太阳下山就开始发热，直到三十九度左右，第二天清晨热度渐渐才退，每天如此。已经在某西医院治疗三个月未见效，身体极度消瘦，竟连

作者在国会大厦义诊

开汽车都很难支撑了，经我辩证后用知柏八味丸加减，三剂就使体温平稳下来，再调养一周，体重增加，体力恢复，又能像以前一样正常工作了，随访三年未复发。又一例是谢姓朋友的叔父，六十九岁，住某医院治疗二十多天以后，医生通知家中把病人接回家中准备后事，两天后请我往诊，了解到医院的诊断是肺气肿、肝硬化。现状是病人气喘不能平卧，不能进食，不能入睡，大小便不通，烦躁不宁，十分痛苦。其子不求能治愈，只希望开些中药，减轻痛苦。诊察以后我给他用理气活血通调大小便的药方，两天以后大小便略通，气喘稍减轻。继续调治五天，气喘更减轻，能吃少量粥水，大小便通畅，一星期后可以起床行走，两星期后生活接近正常，病人及家属均甚高兴，病人维持正常，生活两年半。后来，在半夜睡梦中去世。另外，对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更有它独特的作用。一九八一年，大罗斗圈一位沈姓病人，五十二岁，脑溢血引起昏迷、瘫痪，西医抢救治疗后，转至中医针灸及中药治疗，半年后恢复健康，可以慢跑锻炼、每天打金（做首饰）直到深夜，维持健康生活和工作近二十年。以上

仅是几个典型病例，足以说明中医药具有独特的医疗作用，使我一步步坚定地走下去。

近二十年来，中泰卫生部领导人广泛交流，共同认识到两国的传统天然疗法在保持人民身体健康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将来的发展还有广阔的空间。泰国前副总理兼卫生部长功·塔南诗先生，在二〇〇〇年通过法律程序，把中医药合法化，对考核合格的中医师授合法行医执照。我也在二〇〇〇年十二月第一批取得中医师执照。这是除中国之外，全世界第一个通过法律承认中医合法地位。

现在中医药事业蒸蒸日上，华侨中医院新建诊疗大厦已经启用，华侨报德善堂主办的崇圣大学，开办了中医学院，首批学员已经入学。中医总会和中医药学会也开办了多种学术活动、刊物，为提高中医师的医疗水平、普及中医药知识作出不懈的努力。更可喜的是为了壮大中医师的力量，对以后几批参加中医考试的同业中医师进行辅导讲课，在短短的几年间中医药事业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

中医药是一座伟大的宝库，现在它像一片鲜花盛开在湄南河畔，不久的将来，它一定会结出丰硕之果，泰国将会成为

东南亚的中医药中心，古老的中医药正在走向世界，让我们共同为这一灿烂的未来而共同努力吧！

二〇〇一年元月九日，泰国付总理兼卫生部长
功·榻帕诗先生颁发中医执业证，右二为作者

除非两个我

黄相基

有些人认为，我们真不幸生长在二十世纪“战乱之秋”。但，我却不以为然。我认为我们很荣幸是这二十世纪中的人。因为我们可看到芸芸众生中有善良的、有邪恶的、有洒热血、抛头颅、舍身救国的、也有卖国求荣的……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千面人物。给我们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增添丰富而更全面的认识。

“一样米养百样人”。亲生父母、同胞兄弟姐妹各有性格和思想，不能够完全一样，真是人各有志，如同其面。

我从小就很倔强。不受人左右，也不左右人；不受环境支配，却想支配环境。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抵受到影响。因此，我坚决反对强人所难。

泰国最南端的勿洞——是我的故乡。小小山城，川山秀丽，气候温暖，一年如春，雨水充沛，巍巍高山，郁郁橡树，翠峰如簇，峰峦重叠，一起一伏，环绕着勿洞市区，

宛若天然城墙。登高极目，远处周遭旷阔的原始森林，也是天然的龙潭虎穴。

孩提时代，在马来西亚的槟城幼稚园读书，当时还称“马来亚”是英国殖民地。大概读至四年级，才返回勿洞中华小学继续学业。（其时马来亚酝酿独立。）

我酷爱中国文化，是受双亲的熏陶。小时候曾随母亲回梅县家乡居住（乘搭洋轮在汕头登岸）。稍长，旅游宋卡海滨，望见蔚蓝的天空，冉冉的白云，汪洋的大海，一片茫茫，天海一色。那汹涌澎湃的浪涛，后浪推前浪，如万马奔腾向沙滩冲来，发出排山倒海似的呼啸，令人兴奋。当时我想：如果我像一条鱼多好，乘风破浪，游向暹罗湾，兜个圈子，再游往中国海，继续北往渤海湾，玩个痛痛快快才回来宋卡。以后见到大海，还有这样痴想。

有一次，我在湄南河渡轮上，仰望着天空，看见一群群的候鸟，由北向南飞来。“触景生情”暗忖，倘使我长了翅膀，也驾雾腾云，飞到梅县、香港、苏杭、北京及长城上空盘旋翱翔，然后抖擞精神，展开翅膀振奋冲上昆仑山及喜马拉雅山高空徘徊盘旋，鸟瞰锦绣山河，自由自在，快乐逍遥……疲倦了，口渴了，由数千公尺的高空俯冲而下。降落在陡峭幽邃山麓。啊，却在澜沧江发源地“着陆”。饮了澜沧江水，化作一尾大鱼。于是，顺风逐波。朝也流，暮也流，经过湄公河，回到湄南河，我仿佛是真的，高兴极了。希望从今以后冬来夏往，周而复始穿梭。我将这“梦想”告诉父母，母亲笑说：“傻孩子，真傻得没人相同。”

“哎！若要人似我，除非两个我。”我常常这么想。

我爱泰国，我也爱中国；我爱勿洞，我也爱梅县；我爱澜沧江，我也爱湄南河。这是事实，牢牢不可分割的情结。

后来“梦想”成真，我到广州和东方之珠的香港，在这里我为“求生存夙夜奔波。为生活餐风宿露。”几经波折打击，从来不气馁，不畏缩，不沮丧，继续努力（以后回到泰国也如此）。流光荏苒，弹指间，不知不觉屈指一数二十年。有时我们觉得“度日如年”；有时我们觉得“度年如日。”应是倦鸟思归的时候了。

曼谷新中原报刚复刊，我赶上这班车。老实说，我不敢奢想对泰中文化，作出一番轰轰烈烈的贡献，只是自己对中文有偏爱，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尽些绵力。然而，两年后，社长孙展飞不幸遭枪击丧生。不久转到中原日报及泰商日报。情况也是乏善可陈。

中原日报于一九八四年七月停刊，泰商日报于一九八五年八月停刊。社长陈亦明不知何故逝世。我也离开报界，计划翻种橡胶园。一九九四年再进亚洲日报，一九九七年离职，一心一意下乡去——勿洞。

理想是美丽的，现实是残酷的，不如意事常八九，能对人言无二三。不提也罢。

曼谷的天气炎炎似火烧，热浪像恶魔般“张牙舞爪”。于是选择气候温暖的勿洞故乡，从此与世无争，安安稳稳过着田园的生活。岂料，不着袈裟嫌事多，着上袈裟事更多。雇主与工友之间的矛盾；工友与工友之间的纠纷，不如意的事，如影随身，挥之不去。辛辛苦苦耕耘了近十六

年的橡胶园，也只好“赌乾坤于一掷”变卖，走为上着。

中国古语(大意)说：“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下有立言。”

鸡有双翼，不如鸟飞；蜈蚣百足，不如蛇行。不学无术的我，不敢存有何奢望。但检讨自己，没有做过伤天害理，损人利己，没有危害国家民族。对国家规定应征缴的税务，也悉数准期缴清。每每夜深人静假寐于床或倚窗独自细思，反省再三，躬身自问，而问心无愧。



我办《汉泰双语月报》的愿望

谭国安

今天相信从事汉语教学、语文工作的各界人士，都知道有《汉泰双语月报》这本刊物。现在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谈谈我办这本刊物的愿望。同时也希望大家对《汉泰双语月报》加以支持、鼓励。

在泰国从事汉语教学工作二十多年，我总觉得能适合作为学生课外阅读的书太少太少；适合学生阅读的刊物，根本就没有。尽管泰国有六份华文报，可是以学生的程度来说，都还不能接受。

我的教学理念，是比较强调学生读课外书的。从学生的反应和我个人的观察中，发现学生在阅读中文课外书时，身边总要有一本《汉泰辞典》或《汉英辞典》作陪，否则读起书来，都会有“不知所云”的滋味。原因是一般泰国学生掌握的词汇不够丰富，阅读经验有限，碰到任何一个生词，就往往无法根据上下文来推度文义；有时尽管把每个生词的读音、词义都给找了出来，还是不能完全了解文章大意的。再看一般学生的学习行为，尤其是中、大学生，他们都是透过泰语(母语)来了解汉语的。换言之，就是透过翻译(汉——泰

翻译)的手段来了解汉语。如果翻得妥当,了解就正确,翻得不甚妥当,了解也就不甚准确。因此如何让学生掌握汉泰翻译实务的理论、方法,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有一个信念,不管学什么东西,最基本的工夫就是要懂得模仿,懂得取法;正如孔子所说:“取法乎上,或得其中;取法乎中,或得其下。”再说,一个学汉语的泰国学生,他将来的工作方向,总要做些有关翻译工作,或者使用泰文来发表、传达有关中国的信息;或者以中文来发表、传达有关泰国的信息;这样才能够达到学以致用目的,才能够负起促进中泰文化交流、商贸往来的重大任务。

《汉泰双语月报》就是为了让学轻松轻松地学好汉语,不必翻词典,就能够顺利地阅读各种文体,包括诗歌、商贸用话、文学、语言、艺术、文化等基本知识,以及新闻和显明易解的汉泰——泰汉翻译方法等等。在阅读中,如对汉语的意思未能了解时,可以参考译文,帮助了解;同时从中学到了汉泰翻译、泰汉翻译的技巧。学生可以在无任何压力之下,透过模仿、取法,而把自己造就成为一个“双语人才”。我相信每增加一个汉泰双语人才,在从事中泰文化交流、商业往来的工作上,就会增加一份力量。

在音乐声中 度过中学时光

丁有理



曼谷市南端的湄南河畔,有一所泰国著名的国立男子中学名校——越素铁中学。该中学历史悠久,成立于曼谷王朝第六世皇时期。1972年,我考上了这所中学,在该校读完初中与高中。越素铁中学拥有一支80多件乐器的大型管乐队。当年我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该乐队,

因为我从小就对音乐有浓厚的兴趣。

越素铁中学管乐队成立于1955年5月。管乐队曾在六十年代泰国教育部所举办的全国学校乐队比赛中,连续三年荣获全国冠军。1964年,全国学生田径比赛开幕仪式在国家体育馆举行,越素铁童子军管乐队在皇上陛下御前演奏,皇上陛下谕令当时的教育部次长传达表扬了越素铁乐队,说越素铁管乐队演奏得非常好。后来教育部还专门就此事给学校发了一份表扬公函。1966年,泰皇陛下驾临越素铁中学

对面的越素铁佛寺主持御布施礼，越素铁管乐队为泰皇陛下演奏颂圣歌。后来乐队就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在各种重大场合在泰皇陛下御前演奏。

1968年皇上陛下御赐皇家鸟指挥棒予越素铁童子军管乐队。越素铁童子军管乐队成了全国唯一拥有皇家鸟指挥棒的乐队。每次在参加皇上陛下驾临的或其他国家大型的活动仪式，如国家童子军纪念日、五世皇诞辰纪念日、六世皇诞辰纪念日等作演奏的时候，越素铁童子军管乐队都会以皇家鸟指挥棒带领乐队出场。皇家鸟指挥棒不同于普通的指挥棒，出场时要有另一名男指挥庄严地举着走在最前面，跟在后面才是率领乐队的指挥棒。皇家鸟指挥棒不能被挥舞或高抛，要存放或取出来的时候，必须吹小号恭请。我们与皇家鸟指挥棒在一起，感到极度的庄严与自豪。因为皇家鸟指挥棒是全国唯一独有的，是代表皇上的，只有皇上陛下才可御赐此棒。但自从1977年以后，乐队重新改组，换了新的导师，改换了乐队制服，不再用童子军服装，皇家鸟指挥棒再也没有出场了。当今，皇家鸟指挥棒已经成为象征越素铁中学童子军管乐队光荣史的宝物，被安放在学校的博物馆里。

参加了越素铁管乐队就必须牺牲许多玩耍的时间。每天下午三点半下课后一直排练到晚上八点多才回家，星期六星期天也常要排练。我除了学会吹铜管乐器如小号和圆号以外，还深深体会到各种做人的道理，如尊师重道，遵守纪律，勤俭节约等。在这里可以举出几个例子：当我们每次在现场等待皇上驾临的时候，往往要站好队恭候一至两个小时，站队时不能说话、伸懒腰等，只允许呼吸及眨眼，但是我们并

不觉得辛苦或者劳累，反而觉得愉快，因为我们这些十几岁年纪轻轻的少年就有机会能为皇上为国家效劳。还有一个例子：泰国是一个尊师重道的国家，乐器也有老师，因此，每次乐队队员们要取出或存放乐器时一定要排好队，从盒子里拿出乐器前，要行合十礼，用完乐器时，擦洗干净放进盒子里或放好时也要行合十礼。出差执行任务用餐时一定要有良好的秩序，一定要等到大家到齐了才同时用餐，树立良好的形象。

世人皆知，泰皇陛下是世界上著名的音乐家、作曲家，我们越素铁管乐队最感到荣幸的就是演奏泰皇陛下的许多御歌曲。如：เพลงมาร์ชราชวัลลภ เพลงมาร์ชธงไชยเฉลิมพล ความฝันอันสูงสุด เกิดเป็นไทย ตายเพื่อไทย เราสู้ 等。另外，我们还演奏国内外进行曲、泰国古典名歌，许多世界著名的交响曲、序曲、歌剧、圆舞曲、小夜曲等，如俄国著名作曲家柴科夫斯基于一八八〇年创作的《1812年序曲》降E大调（这首歌曲是纪念俄国战胜法国拿破仑入侵的著名歌曲）、还有奥地利著名作曲家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序曲》等。由于在冷战时期泰国也受到美国的影响，这也反映在越素铁管乐队所演奏的进行曲中。当时我们非常喜欢演奏美国的进行曲，例如星条旗进行曲、华盛顿邮报、双头鹰进行曲、国徽进行曲、雷神进行曲、学生军进行曲、忠诚进行曲，还有德国的旧友进行曲等。而更令人出乎预料的就是在1976年的一次朱拉隆功大学与法政大学传统足球比赛的开幕式中居然奏起了《国际歌》。但最重要的是，每天早上八点升国旗时，都要演奏泰国国歌。越素铁中学童子军管乐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优秀音乐人才，当今他们都服务在社

会各地，我的乐队生活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中学的时光就是在音乐声中度过的。

我离开了越素铁中学不久，我爸爸就送我到中国读书，我于1979年3月24日踏入中国国土，这个日期实在是记得太清楚了，可能它对我是一个人生最大的转折点。我于1987年8月从暨南大学外语系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回泰国后，一直使用汉语和英语作为我谋生的语言工具，很少再进入音乐的圈子。直到今年参加了留学中国校友合唱团以后，才再次深深地感受音乐的魅力，人类是离不开音乐的。我从中国的一个网站上看到了这样几句话：“音乐是人们通向精神天堂的云梯，音乐是人们眺望大千世界的窗口，音乐是人们感知过往旧事的诗章，音乐是人们憧憬理想境界的长笛。音乐是人类的第二语言，音乐是人类灵魂的声音，音乐使人感到内心透彻，音乐是人类精神最精致的产物之一。”



人生得意的一笔

林 栩

欲评价留中大学总会陈汉涛、刘锦庭、张祥盛等，诸学兄个人事业之辉煌，那只是一个方面，当今泰华社团多如繁星，八位学兄高瞻远瞩，登台一呼，以文会友，报效国家，数千留中大学学友聚集旗下，汇成一股新生的力量，清华——北大——暨大——厦大无限延伸，朱大——政大——世界华人留中大学生。学友之情，社会之情，国家之情，代代相传，何等超然之创举，何等崇高之奉献，孔夫子三千弟子，古为美谈，假以时日，“留中总会”学子何止三千。这无疑 是诸学兄人生得意的一笔。

中国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新一代青年告别了故乡，带着理想、憧憬，沿着老一辈华侨的足迹移民到海外深造与拓展。栩也是其中的一员，三十功名尘与土，放弃了“汕头优秀青年企业家的光环”，揣着几本厦大的书，从潮汕来到祖辈生活过的佛国（祖父曾是泰京三聘街布行老板），进入人生第二轮的创业，由于受文化、语言、社会关系诸多因素影响，新移民在侨居国的发展，碰到很多困难，孤单无助，谨小慎微，湄南河畔，潮起潮落，八百弟子遥望江东。

包括我在内,有很多不甘寂寞的新移民在思考,在探索,如何在侨居国站稳脚跟?如何让我们这一代人有个“家”,有个平台,聚沙成塔,互帮互助,闯出一番新天地。

创意来源于灵感和激情。九十年代初,曾与几位朋友心血来潮商谈组织新华侨协会,只是大家刚踏入泰国,忙于生计而各奔四方。时历十载,偶与时磊(河南人氏)叙起当年之遗憾,惋惜之余颇有同感,故决重整旗鼓,引来上海崔元泰,继来山东尚延明等诸君聚会于“大连餐厅”,酒未过巡,一番他乡之酸甜苦辣……众口同声,共议创会大计。栩提出取名为“泰国华人青年联谊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纵观当时泰华社会几百家社团,唯独没有青年社团,这是空白之地带,有其生存发展的空间,而用“青年”两字给人感觉有朝气,富有希望,容易得到社会,老一辈的支持。师出有名,遂推时磊起草倡议书,磨墨展纸记下青年商会的上一页。

酒毕尽兴而归,大家分工去做筹备工作,然群龙应有首,

作者(右六位)与青年商会会长、副会长等参加欢迎胡锦涛主席公宴大会

昆仲互让,最后栩与时磊不谋而合提起了李桂雄先生,他同为新华侨,社交人际,长袖善舞。经过一番研讨,李桂雄先生欣然应邀出任首届会长,栩任副会长,时磊为秘书长,并定于2000年7月1日举行成立大会。至此,泰国乃至东南亚第一个以新移民为主体的华人青年社团诞生了,有点偶然,第一次成立大会共36位理事,而其中多以地域,行业划分的小团体。令人遥想那水浒传,36条好汉,二龙山,桃花山,众山归梁山,此乃佳话也。

商会一成立,有明确的宗旨,合理的机制,有丰富的新移民资源,有创会人集体齐心协力的合作,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商会迅速发展起来,一批又一批的新华侨踊跃入会,几度春秋,商会已拥有数百位会员。主要为近二十年移民来泰国的中国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及港、澳、台胞和泰国华裔青年,业务遍及社会各个行业,其中有不少是已取得成就的企业家。

商会成立四年来,以讲座、办学、联谊娱乐等活动为主,促进青年同胞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协助会员们更好地融入泰国社会,与中国十多个省市工商联合会,青年企业家协会,缔结友好协会,热心社会福利事业,培养新一代青年华侨人才,集资购买了永久性会址。新移民青年有了自己真正的“家”,立家再立业,八千里路云和月。

2004年6月份,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王晓会长访问青年商会,宾主谈了创办商会的一些感想,栩近而立之年,是中国汕头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发起人之一。十三年后,人生舞台,柳暗花明又一村,发起了泰国华人青年商会,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制度,办会的方式也不同,中国青年企业家协

会背靠三山五岳，企业家资源丰富，是“皇帝之女不愁嫁”，而在海外，路只能靠自己闯。创办一个社团有三个重要因素，一是发起人的气魄与心态，是为会员服务，为社会做好事，还是求虚名图私利。既而要有丰富的会员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当今有些社团，今天拉起大旗，明天成了孤家寡人，是匹夫之勇。再之要有领导核心人才，韩愈曰：“世有伯乐，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之手，拼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马称也”。核心人物的素质、能力、奉献精神，决定这个社团的发展前途。青年商会汇集中国北至黑龙江、连贯中原，南至闽、粤、潮汕，是一个人才济济，有希望的团队。

顿笔至此，扪心自问，挥间四载，参与会务决策，书草函文，率团出访，迎来送往，克己谦让，有何收获？商会聚集了一大批青年精英，结识了这些志同道合的兄弟姐妹就是人生最大的收获，是一笔无价的财富。

曾国藩说：“人生要懂得下海，更要晓得上岸”。两届四年之常务副会长，自觉已非青年之辈，理当让贤，故辞去现职，上岸“充电”，寻找新天地，商会发展的宏图，由后继去描画。

泰国华人青年商会走在时代的前列，顺应潮流，滚滚东去。新加坡、菲律宾等国家也相继成立青年华侨组织，泰华各大社团在组织青年股，社会在重视培养青年一代，真可谓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作为泰国华人青年商会的一卒，这也算是人生得意的一笔。

文化之根

郑玮(丹)

数年前有一位我很敬仰的前辈，在谈到一个语言多元化的国家，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非常“有远见地”倡导自己的国民学习不同的语言，从而使该国的知识、经济、科技在区域中处于领先的地位产生积极的影响时，不无遗憾地说：“这种并非出于历史或地缘的原因，人为造成的多元语言，年轻人学到的最多只是商业语言，毫无文化可言。失去文化的根，人会变得飘浮。”

当时这段话对我产生很大的震撼。我恍然领悟：语言除了是一种沟通工具之外，深看下去它还代表一种文化，代表使用它的那个族群的根。使用不同语言的族群，源远流长便形成了他们独特的文化、思想、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这种独特传承一旦形成，即使时间推移，地缘改变，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保存下来的。所以，要说它代表人的根，也未尝不可。

我从小接受中文教育，家父国学渊源深厚，所以在家中中国文化的熏陶对我这一辈子影响很大。但因为学校教育曾经中断，少年时期泰华社会对中文又不重视，缺乏大环境的知识养份。后来家父把我送去中国广州暨南大学深造，经过

“对国外学生招生考试”，又在预科学习一年，才进入暨大文学院新闻学专业。虽说已经是接受了中文高等教育，但因为中文先天不足，这中国文化之根充其量只能说有半条。而现在每天生活工作使用的泰文，对于我来说绝对是一种纯粹的语言工具，距离泰国文化之根我就差很远了，以致不少初次认识的人，会把我当“异族人”看待。

就因为这些挫折，当两个女儿渐长，我开始为她们能拥有哪一种文化的根思索。随着祖国改革开放，经济腾飞，开始以东方巨龙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并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形成龙头地位，泰华社会也兴起学习中文的高潮。不少有中文背景的前辈同僚纷纷提醒我：“一定要给你的孩子学中文，学好中文以后好办事。”一些泰文背景的长者同僚也带着羡慕的口气说：“你的孩子真是幸运，有这样的环境，学起中文比其他人容易多了。”面对周围的同辈人纷纷把孩子送进国际学校、双语学校甚至中英泰学校，我明白这是很符合时势的措施，但我却有不同考量。

在我家，公公、婆婆、先生和我日常使用的是国语，孩子在这种环境下长大，中文讲得还不错。但进入小学以后，随着在学校社交圈的扩大，她的泰文水平越来越超过中文，回家也开始用泰文和我们对话。因为担心她忘记中文，有一段时间我们几乎是硬性规定她在家一定要讲中文。后来，她和我们的对话慢慢转变为我们问，她回答“是”、“不是”、“还可以”等简单的词语。我渐渐发现因为学校和家庭所使用词汇的不同，孩子很难把她在学校发生的事情用中文对我们述说出来，所以她便选择不说。为了保持良好的沟通，我首先放弃中文，我们约定在家中公公、婆婆和爸爸仍然和她

讲中文，我则和她讲泰文，至此情况才有所改观。当她放学回家，开开心心地对我说：หม่าม๊า วันนี้หนูมีอะไรเล่าให้ฟัง（妈妈，今天我有些事讲给你听）时，我觉得这个“牺牲”还是值得的。

大女儿今年十二岁，刚进中学一年级，小女儿六岁，在小学一年级。我们把她们送进泰国学校，小学还是和我们本身宗教信仰不同的佛道（วิถึกรรม）学校。原因除了学校离家近之外，也因为我们希望她们接受完整的泰文教育。大女儿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对泰国的历史文化产生很大兴趣，我也多方鼓励她去通过一些课外读物丰富这方面的知识。泰国文化虽然没有中国文化的历史悠久，深远博大，但温厚良善，倡导知恩图报，尊长敬老，善有善报，很多时候我觉得学泰国历史就是在学做人的智慧。女儿生于斯，长于斯，如今接受斯地文化，对她一辈子产生一种温柔厚道、知足常乐、能辨善恶而择善而行之的人生哲学，岂不善哉。而且既然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家，能溶入这里的文化传承，真正根植在这里，才能活得安稳、坚固。

至于中文，我们对女儿的要求是决不放弃，要会讲，争取学认学写，为以后有机会深造创造先决条件。虽然有时我也会对女儿没办法看中文版的《红楼梦》、《西游记》而遗憾；为要对她解释“三国时期”的错综复杂历史人物和《三毛流浪记》的时代背景得大费周章而头疼；怕那些有道之士骂我不重视祖国文化；更怕家父在天之灵怪我让他这个西南联大的国文学士丢脸……

三年前的泰国暑假，我们送大女儿去中国读短期进修班，她学会了全部的拼音和一些短句回来，还会背些唐诗。但比起：“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

多少？”她更能朗朗上口的是：

春眠不洗澡，
处处蚊子咬，
夜来巴掌声，
不知死多少。

我还是很开心地接受了她的“新版唐诗”，毕竟对于一个泰国生长的小孩来说，她能理解得了“春眠”和“夜来”，就挺不赖的了。



在湄南河畔施医义诊

康健龙

公元二〇〇二年六月二十八、二十九两天，我们泰国执业中医师的精英 50 多人，在中泰医学交流中心主任陈仰和博士的领导下，来到诗丽吉国际会议中心，参加服务于泰国人民的施医义诊活动，陈文彪、卢松盛、江源略、黄可成等领导也到场指导，我们全体中医师同仁，同心协力，为泰国人民防病治病，贡献我们的聪明才智。

这次的义诊，是响应泰国政府提出的三十铢治病服务口号，在现场举行中医药为民义诊服务活动，有很多不同年纪男女患者，在签到处办理手续，耐心排队候诊。其中也有不懂华文的泰国朋友和华裔后代，但当中医师把脉诊断，开出处方时，患者都虔诚合十谢领，喜笑颜开。

诗丽吉国际会议中心特地设立一处约 200 多平方米的场地，隔开 10 多间小房，摆放 10 多张诊床，以供中医师为应诊病人针灸电疗。

针灸医学是以中医理论为指导，在继承和发扬古代针灸学术思想和宝贵的实践经验基础上，运用传统与现代科学技术来研究经络、腧穴，操作技能，治疗法则，作用机制及防治疾病规律的一门学科。因其具有适应症广，疗效明显，操作方便，经济安全等优点，为人类的健康起了重大的保健作用。《山海经》记载有“高氏之山，有石如玉，可以为箴。”

这是远古人类以砭石代针治病的佐证。可见针灸医疗历史悠久，并与现代医学成果结合而进入了新阶段。

我们通过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合参，运用中医的整体观念，辨证论治，根据阴阳、寒热、虚实、表里的八纲辨症，综合分析，正确认识疾病的本质，为治病提供依据。我们经过精心诊断，开出了针灸治疗处方。泰国的患者都欣然同意扎针，医患合作，经过几分钟至几十分钟的针灸电疗，病患者大都表示身体肌肉酸痛、麻痹部位均得到不同程度的缓解和好转，有的更当场与医师预约下次针灸治疗日期，中医学博大精深，无远弗届，在这里凸显得淋漓尽致。全体参加义诊的中医师发扬博爱无私精神，全力以赴投入到助人为乐，治病救人的慈善行列中。

患者赵××，男，49岁，建筑工人，曼谷人，因工作腰部急性扭伤，弯着腰，满脸痛苦病容来求诊。我接诊后首选针刺合谷穴，用0.35mm×40mm毫针刺入0.5寸，得气后，退回浅层，再依次向两侧斜刺，行捻转的泻法，使患者有明显的酸麻胀感，并嘱患者带针左右旋转腰部，前后俯仰及下蹲等动作。另选取肾俞、大肠俞、关元俞，均双侧，并加阿是穴针刺，得气后用电针仪，连续波，以局部肌肉跳动为度，持续刺激15分钟治疗，出针后，赵××从病床上一跃而起，满脸微笑，因其腰痛已感到大为好转，满口称谢。

患者吴××，女，52岁，南邦府人。该患者得胃病多年，得知义诊消息而特来求治。我诊得患者症见胃脘胀满，腕痛连胁，嗝气频频，吞酸太息，大便不畅，心烦失眠，苔薄白，脉弦，常因情志不畅而发作，我即诊断为肝气犯胃，胃失和降。治疗方法是疏肝理气，和胃止痛。采用针刺主穴

内关、中脘、足三里，配阳陵泉、太冲，并在肝俞、脾俞、胃俞、拔罐，针刺后用艾条在胃脘部施温和灸。经过25分钟的精心治疗，吴姓患者终于露出笑容，转忧为喜，我又为她处方加味柴胡舒肝饮中药方剂，嘱她依方连服20剂，以收全功。后来经过随访2月，吴姓患者之多年胃病，经针灸和服药20多剂后，完全恢复健康。通过这次义诊活动，更好地弘扬中医学文化，宣传中医学精华，让更多的泰国人民了解认识中医学，接受喜爱中医药，使传统中医学不断发扬光大，这次的义诊共用了两天的时间，到来求医治疗的患者近千人次，初步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我们全体执业的中医师将继续团结合作，携手努力，向更新的领域攀登迈进。

这一届的泰国玛希隆医学大奖，共有二个奖项，第一个奖项，由泰皇陛下亲自颁奖予中国的中医药“青蒿素”科研组代表，以奖励中药“青蒿素”在全球范围内，经过二十多年的应用，成功地救治千万的疟疾病者，使疟疾病人迅速康复，取得可喜成效，为人类的健康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去年的七月二十日，我有幸得到泰国国务院总理塔信·秦那越阁下在政府大厦的亲切接见，我将和中医同仁汇编的中医药学术书籍敬呈塔信·秦那越总理，得到塔信总理的鼓励和赞赏。

英明的塔信·秦那越总理亲切地指示：“中医药也是一门替代医学，它拥有悠久的历史、齐全的整体观念的医学理论，完整的临床经验记载，它可以与现代医学或其他替代医学相互结合应用。”

塔信总理对泰国执业中医师同心协力，将中医药的知识、科学理论，宝贵的临床经验所得写成论文编辑发行，使

广大群众在医疗保健领域上得到莫大的益处，表示感谢。

我将自己的艺术作品《荷花九鱼图》敬赠塔信总理，塔信总理亲切地说：“《荷花九鱼图》是吉祥如意的象征，我将好好保存纪念”。塔信总理高兴地向我回赠纪念品，亲切握手，留下了珍贵的难忘的合影留念。这是塔信总理对我们中医中药业的关怀和支持，使我深受鼓励。

在行医之余，我的业余爱好是阅读、写作、书法和绘画，有时弹钢琴音乐。“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开卷有益，见贤思齐；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以书画言志

抒怀寄情，以翰墨联谊，丹青会友。

去年六月，我的国画作品《国色天香富贵花》入选由中国政府举办的《世界华人书画展》，我有幸参与其盛，并由中国驻泰国全权大使晏廷爱阁下亲自颁发“中华

作者在义诊

文化在五洲”奖予本人，这是对本人的鼓励和支持，我将自强不息，以弘扬中华文化，爱我中华，振兴中医，造福人类为终生之奋斗目标，以报答中国政府和晏廷爱大使对本人的关怀和支持。

湄南河，母亲河。湄南河，我向您问好；湄南河，我像游子依偎在您温暖的怀抱；湄南河，我祝愿您焕发青春，永远高奏中泰一家亲的凯歌！

BMW 车及流行

洪 风

那时飘洋过海来泰国不到两年，买了平生第一部汽车。

那是一辆银灰色漂亮的二手宝马汽车，载着我美丽的发财梦，平添了我几许自信与得意。

一晃在泰国呆了就是近十年，时而顺境，时而逆境，车也换了大小不少辆。春风得意时节就是“林肯总统”、“奔驰”；惨淡经营年月就是丰田 1.6 或者干脆马路边挥手“摩的”，这叫大丈夫能屈能伸。

新来的章先生在公司担任副总经理，他是从中国大陆到泰国读高中，又考入某著名大学，最后以商业管理硕士的学历完成了他人生一个阶段的充电。

一年半前，他分期付款买了一部二手宝马车，白天在公司工作，晚上则驱车到市内的中文学校教授中文，他精力旺盛，野心勃勃地追求未来。

无独有偶，另一位来自中国某名牌大学，在泰国某华人商会做中文秘书的朋友，也新近买了一部二手 BMW 车。

他们都年轻有为，对人生充满信心，勇往直前，与我 10 年前的选择惊人相同：一旦有能力购买汽车时，人生首选的第一部轿车，便是花了 60 万铢买了一部八十年代产的

二手 BMW510，开始了我的驾车生涯。两位后学不甘落后，一出手就直奔那名牌香车宝马，品味十足。

尽管二手宝马汽车毛病不断，维修费用贵得惊人，内心抱怨时而有之。但驾车乐趣依然不减。直到有一天，有了更充足的经济实力后，才忙不叠地将这部人生处女秀二手车抵给瑞典车行，再加上 100 万现金，换回一辆崭新的 SAAB9000CD，并且一开又是八年。

这回开绅宝车的心情与开二手车完全不同，驾第一部车时，如同新生犯人出狱，迫不及待地钻进最靠近的饭店狼吞虎咽，专挑华而不实的菜牌，图个过瘾。

而如今却犹如目光挑剔的贵妇人，对即便是世界名牌的绅宝汽车，也一样挑三选四，品头论足。做足派头后，才潇洒签单，脚轰油门，绝尘而去！

年轻力壮时，我也会追逐时髦，将有限的资源，去满足无限的虚荣或梦想。

区区二手宝马车，但名牌依旧，风韵依存，依然能唤起你对豪华与高贵的无限向往。那份满足与成就感，堪与当下两位师弟论高低。

然而，到了今天，若让我以同样的资源，同样的机会去做选择，我宁肯去买一部崭新而性能完美的日本车，而决不牺牲实惠去追逐时髦买一部老态毕露的中古 BMW。

正如人到中年，一举一动，都变得稳重成熟，处理问题不再冲动行事，更多添几分把握和绝对，看准了，才会下手。

年轻的感觉以时尚流行为荣，我行我素；

中年的代价是以牺牲感觉，一切以理性为上；

老年呢？……

只有在夜深人静，独自一人沏壶香片茶，在若即若离的音乐中，才会细心嚼味年少那逝去的冒险，冲动以及不顾一切的追求人生。

我怀念年少时追求流行的梦幻感觉，更珍惜四十岁注重实际的今天。如同秋日硕果，对春天的花朵芬芳无尽地怀念！

喔，我的 BMW……

喔，我的流行……

作者（右一）主持泰国工商管理经典讲座，和正大集团 7-ELEVEN 公司首席执行官蔡绪峰先生访谈。

我的家

杨琴美

家的萌芽，自幼就被播在我的小小心田。家，使我感到被爱被宠的喜悦，使我懂得思念、惦记的情怀，使我触摸得到安逸，幸福的存在。

童年的家，虽然生活不算富裕，但至今仍会情不自禁的想起：那段在田野中奔跑，与邻居的玩伴打泥巴仗；在山溪田野中捉小鱼。在晨雾中，牵着妹妹弟弟的手去上学；在蔚蓝的天空下，观察多变的云朵；在暮色苍茫中，欣赏成群的萤火虫飞舞。一辈子都不褪色的回忆，来自我童年的家，一间不起眼的“竹篱茅舍”——位于缅甸的北部。

初中毕业后，在父母的安排下，去到中国云南省潞西县，德宏州民族中学，开始正式接受与国内生同等的待遇，生活规律多了。

我的“家”是一个大约二十多平方米的房间，永生难忘的是厕所距离宿舍甚远，是很原始的设计。对侨生而言，这就是第一关淘汰式的考验，许多侨生就是因此而放弃的。初中、高中的生活，是充实而繁忙的，几乎没时间去注意周围的一事一物。倾注心力，全神贯注地投于学习，以备去迎接

统考。这个“家”使我学到入乡随俗，吃苦耐劳的美德。

沿着人生的长河，我又驶进了另一个港口，很顺利地考入广州暨南大学。大学的“家”是溢满了欢乐，金陵苑唯一的一个房间是淡紫色的，是我和房友精心粉饰的杰作。透过落地的白色窗帘，可以眺望远方的景色，这小小的空间，我们悄悄称之为“家”的地方。有同学们常常来访，因为家里“设备齐全”，加上我做得一手好厨艺，正是大家的聚会基地。兴致来时拿起吉他弹弹唱唱，灵感来时，提笔写写画画，铃声一响，到运动场上跳跳跑跑。

这个“家”充满了友爱、充满了诗情、充满了画意……

在未意识到什么是婚姻，或许是爱神的主使，加上留美之梦的作祟，年幼懵懂的我毫无考虑地，随着四年同窗的他到了这个异国他乡。接机的是他的双亲，至今仍感到两位老人的双手，紧握住我的余温……当日，就从曼谷国际机场直驱车到呵叻府，夜已深，根本看不到沿途的景色，我被带到另一个陌生的家，迎接我的是热情的眼神，友善的微笑，我的畏惧顿时被抛九霄之外。

这个家果真像他告诉过我的，没有绿苗的草地，没有树也没有花，只有喧嚣的汽车声、摩托车和火车的呜呜声……

婚礼是订在九月中旬，筹备婚礼，拜访亲友，发喜帖加上繁忙的业务，大家都显得很忙。此刻，我开始感到自己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因为面对泰文，我真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盲、哑、聋全被我包了，这是我有生以来最无助的时刻。那一天，他弟弟用生硬的英语告诉我，爸爸发生车祸……

赶到现场，我的心掉入无底的深渊，这次车祸中，家翁与世长辞了，而他也骨折入院，我的人生，顿时乌云密聚。

在这最无助的日子，有父母的叮咛，时时警惕着我，要能背起这个人生包袱，能勇敢地面对现实，要懂得容忍和体谅家婆的心情，超越世俗的冷言冷语，要会尊老爱幼，要照顾好躺在病床的丈夫。

“要坚强，要坚强！”无数次的长途电话，传来朋友，同学的慰问。

痛定思痛，正视人生。我必须在挫折中站起来，因为到泰国来，是我的决定，我必须让这个家接纳我。终于，我走过来了，尽管这一段历程多辛苦，多难熬！在此，感谢家婆的仁慈和宽容，家庭成员的抚慰与谅解，长辈、亲友们的指引与劝告，还有公司的所有员工，甚至保姆的安慰与照顾，拥有这一切，我才能突破困境。

每次路过曼谷的国际机场，我总压制不住想要回家的冲动。尽管到泰国的十年后，这念头仍未减退。有一天，家婆用温和的手握住我说：“别傻了，孩子，泰国就是你的家……”

每次带着孩子回娘家或出国旅游，回到泰国，我也体会到回家的那份喜悦。是啊！这里是——我的家！在我还未意识过来，一晃就住了十年。在这里我们领略的不只是童年时或学生时代那种纯朴的记忆，而是有浓有淡，有枯有荣，切切实实的人生。我生命的家，没有时间、国度的沟壑，一切我住过的地方，我都终身不忘。这无数的家，给予我的爱，伴我走向生命的旅程，向着灿烂的朝阳前进。



我的“壮丽”事业 ——从梦想走向现实

谢均鸿

小时候，我便有机会跟着爸爸到世界各地去旅游，亲眼目睹了世界各国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爸爸常说：“泰国文化艺术的壮丽并不逊于任何国家，有一天，我们也要建一个能代表我们的特色的……”。我也向往着有一天能在泰国建造一所显示具有泰国特色的能与世界媲美的值得研究的文明财富的场所，当然那便是我梦想中的“壮丽”事业了。

当年的梦想终于有机会进入了我的生活，我和爸爸在经过了无数次可行性的论证及数年的筹备下，我的“壮丽”事业终于要登场了，我们决定把她取名为“อลังการ”(壮丽艺城)，“อลังการ”即是壮丽的意思，我们决定把她建在博他雅，主要是博他雅离曼谷不远，交通方便，而且博他雅是有名旅游景点，有许多外国游客，可以让泰国的文化艺术带给他们更好的享受。

壮丽艺城占地八十莱，即128,000平方米。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壮丽艺城之门，是以接待嘉宾的充满

友爱热情气氛的灿烂天官图矮围墙。这是泰国结合世界建筑工程的建筑，把游客的视线与其他建筑联系起来，直至引向这个工程的吉祥钟楼。第二部分是壮丽艺城文化场地。这儿把泰国各地民间的手艺和手工业集中起来示范和表演。我们希望建成显示泰国人工艺的“一镇一产品”的中心。第三部分是壮丽艺城餐馆。全部以传统花纹泰布装修，可以提供客人1,000个座位的自助餐。第四个部分是壮丽艺城的中心。那就是2,000个座位的壮丽艺城剧院，是唯一“多种多样意境”表演的专门建造的舞台，长70米。它是泰国第一个最长的舞台。两边是11×15米宽的电影屏幕，技巧出色的水力系统电梯，彩色激光水帘，点放真烟花。第一个也是唯一采用真实情景的音响，同时也是使用天空吊索最多的舞台。我们认为它有别于其它剧院的特点，在于它提供了真正有关泰国故事的内容，即有了表演概念后才设计舞台。以往的舞台设计是把观众的视线放在三角形的基点，三角形的顶点是舞台。而壮丽艺城剧院的设计是反过来把观众的视线放在三角形的顶点，三角形的基点是舞台。这样，观众就能全面观赏舞台上的表演。再加上剧院的设置是砖石八角形，观众能够真正听到四面八方的音响。加上座位的设置也是模仿电影院的座位以增加观众的舒适感。尤其甚者，观众还能欣赏剧院内点放烟花的情景。这是从来没在任何剧院出现过的。舞台上的表演，我们称为综合立体泰国舞台表演。以种种现代技术创造古今协调的音乐节奏和舞蹈，对舞台的每个空间从天上到地下，从左到右的华丽布置都会引起观众回到古时美好的感觉。以激光技术在水中点火是泰国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的创作。壮丽艺城每天演出的在水帘中美丽的表演和水中

点火的舞台是独一无二的。其壮观是难以用简单的文字形容的。

今天看着这个已建成的壮丽艺城——我曾经梦想中的“壮丽”

壮丽艺城夜景

事业，也每每听到从艺城回来的人说，它是东南亚第一艺城，集泰国古代以至现代历史和艺术溶于一炉，看后可看到泰国重要阶段的发展进程，也可以欣赏到泰国精湛的古典艺术的再现，让人看后大开眼界。这时，一股自豪感就油然而生，这不仅仅因为它是我的梦想，也不仅仅因为它溶进了我和父辈的辛勤汗水，更主要的是它能显示出我们国家的文化及技巧高超的创作。

是隆今昔

魏飞飞

我父亲来泰国定居时，曼谷的东方威尼斯景色还随处可见。当今高楼大厦林立的是隆路还相当幽静而风景优美，路的一边还有与电车路并排的小桥流水，另一边也绿荫充沛，间有墓地。为了都市的发展，小河消失。威尼斯的味道便只有从老照片和老人的记忆中去寻找了。那时人们定未想到五十年之后，是隆路上除了来自西伯利亚的燕子及其排泄的粪便外，还有一条电车轨道高挂在他们的头上。

是隆原称“横路”，后来改为“是隆路”（风车之意），因西洋人在这条路上建了风车厂。第五世皇时期，是隆逐渐变为住宅区，并进而为重要商业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外国商人多数从湄南河畔扩展到是隆路来。一九六三年为了加宽行车道，旧式的电车轨被拆掉，与车轨并行的小河也随之被埋葬了。很可能有许多人因此难过伤心，但时代的演变对多愁善感的伤心之情是顾不了的。是隆因此成了最宽阔的道路，也慢慢成了金融机构集中的地区，到了一九八二年，“泰国华尔街”之誉即被冠在这条“幸运”的路上……。

一九八零年以前，是隆路相对的比较安静，路边小摊只

依稀可见，我只记得印度煎饼（洛底）的摊子。我父亲带我们去是乐园时，她常跟我们打招呼；那时好像我们每天都去近家的是乐园，它于是成为我小时记忆的一部分。当时的是乐园不如今日这么受青睐，没有黄、绿、红等等彩色衣服的运动组，更没有从录音机出来的“……呼……吸……呼……吸……”和各种分辨运动组的音乐。宽大的是乐园中的石凳子、草地、石头、亭子、湖水和小岛好像都属于我们。

是乐园始建于第六世皇时期，以作为举行暹罗博物展览的地方。前面的第六世皇铜像是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第八世皇时代）为纪念第六世皇六十周年冥寿而建。依我的见解，是乐园乃象征皇室对臣民的恩泽广被，许许多多的人无论贫富都可进入自由呼吸，受阳光的照射，健身跑跳，甚至捉捕到赖以生职业，而在这个外表上是休息运动的“社会”中，不少人得到安身立命的机会。是乐园可称之为黄金地中之黄金地！

从是乐园大门望进去，是一片广阔的绿色世界，从里面望出来，即见一条电车轨穿入高耸林立的大厦群间，此景象提醒人们，时代在飞跃，世界正走向一体化或全球化。

今早我还路过往是乐园的老路，蓦然注意到，原来卖印度煎饼的人，已经是前人的后代；她认真地工作着，不曾注意行人的来来往往。她自不会想到有个匆忙中人，偶然忆起小时景象。如今，在当年只依稀可见摊贩的地段，各种食品如油条、烤肉、面包和饮料，时装小摊如雨后春笋充斥人行道。这一片小资本的热闹嘈杂声，或许就是一九九七年泡沫经济的余韵。

排满小摊的是隆“人行道市场”，在某些时间是游客的

天堂，同时也使行人无路可行，须横冲直撞方能走出八阵图来，说它是地狱之羊肠小路也不为过。人行道被五花八门的小摊贩抢走，记得一九八五年前后，“人行道市场”便开始成熟，其范围从是隆鲁宾孙商场外边到帕蓬。鲁宾孙这一带，刚好是第六世皇时期的酒店所在，后来酒店变成了“商业联合学校”。二十年前从此学校的透空栏杆望进去，还可一窥其中的儿童乐园。我们从前到是乐园，此是必经之道。一九八三年一转眼间它就变成二十几层的“是隆中心”大厦，下面四—五层就是鲁宾孙商场。此楼的设计特点，尖角是船的形象，与其对面的“律实他尼”酒店相媲美。

不管是隆路怎么演变，“律实他尼”酒店依然有其历史特色存在。这家曾红极一时的酒店是一九七一年由一家日本公司所设计，系是隆高楼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是一九四七年开始，楼高只三—五层，第二阶段从一九六六年起，是楼高十层的时代。律实他尼酒店是当时曼谷最高的酒店。第六世皇时代，律实酒店的地皮属于一位西方人的大家庭，其后面还有游泳池。之后转手入当时内务部长丕耶勇玛拉的“萨拉等公馆”。“萨拉等”的泰文意思是“红亭”。尽管萨拉等公馆已早在一九六六年被拆除，其名声仍留存在是隆路口的萨拉等巷，和是隆的唯一电车站——萨拉等站。几年前为了建是隆路地铁站，律实他尼酒店作了退让，牺牲一部分土地，重演了当年为了扩大连接与拍南四的是隆路口，“萨拉等公馆”曾退让一部分地皮，致使第六世皇铜像看起来更为伟岸。

这地区除了“萨拉等公馆”的大院子老宅，是隆两边的贵胄家庭院也纷纷变成了高楼大厦。从只有两三层的住宅变成二十——三十几层的高建筑群；从半住宅区及半商业区，

变成纯商业区。据说中国有句传统的老话：“哪里有燕子，那里就是黄金地”。十多二十年来的晚上，飞到是隆路的大群燕子似乎就是见证。虽一九八四年政府把是隆的电线埋在地下，老远从西伯利亚飞来的旅客还是非此莫属，不知她们是舍不得是隆的晚景，抑或是对此相当程度的污染空气上了瘾。泰国有句话说：“鸟粪落到谁，谁就有运气”。那么到是隆来的游客也无妨碰碰运气。这里每天越是深夜，是隆——尤其是帕蓬就越是特别热闹兴旺，热闹到昼夜完全颠倒过来的地步。

当一九九九年庆祝九世皇普密蓬大帝六轮圣寿之际，高架电车驶过是隆；飞龙在天，显示出迎接二十世纪的吉星高照。也许这对繁华的是隆有锦上添花的意味，但没有了它就不成为“是隆”，之所以是“是隆”，它使无数人节省了宝贵的时间，使是隆更显示出黄金土地的新姿，泰国的华尔街名符其实，两旁及附近的大小店铺更为时髦，老旧商店变为二十四小时的便利店，也有的经营因付不起昂贵租金而烟消云散，“人行道市场”日渐兴旺，行人得走到马路上去。

谁也无法使是隆回复悠静的日子，一切都在提醒人们，离旧式生活已越来越远，而未来的变化，也不知还会变成什么样儿！？

爸爸，谢谢您的哄骗

李金城

我相信小时候学中文的人，大部份是父母要他们学，他们就学了。可我不是这样，我学中文的起源是被哄骗的！

我虽是华裔，但长得很像泰国人，皮肤也黑，成了左邻右舍的笑话，把我叫做“佬仔”。看到我的时候，总是指指点点，常跟我父亲开玩笑说：“你这个女儿肯定嫁不出去，除非嫁给泰国人！”父爱之心，何不心疼，于是要把我“灌”成一个准中国人。他认为若是我的中文好，就不会让人这么低看了。所以我只有五岁时，他就要教我中文了。可是那时候隔壁一个姐姐，在读泰文五年级，她很会唱诗。我觉得很好听，她吟诗时，我经常坐在她旁边，呆呆地听得入神。爸爸要我学中文，我硬着不要，绝对不学，我扬言：“只要学泰文！”还哭了。爸爸没办法退让了！

一天晚上，对面一个姐姐大声怪叫，并把走廊的栏杆一踢倒塌在地，四、五个体壮年青男人都捉不住她。听说是鬼魂伏身，请魔师来才能把鬼赶走。我怕得要命，要是鬼找我来怎么办？从此，晚上我不敢一个人在家里，无论在哪儿总要人陪。有一天，我要上厕所，好不容易恳求哥哥陪我去。就在此时，父亲灵机一动，等我上厕所回来时，把我叫到身边，对我说：“女儿啊！中文是很神圣的文字，鬼很怕中文，如果你能学好中文，什么鬼、什么鬼都不能接近你了！”我莫名其妙地望着父亲，父亲指着家里的土地公神位上所写的

几个中文，说不是每一家都要敬拜吗？第二天，又带我去看我们那一带中国人祭拜的一个小神庙，神台上只写一个大大的“神”字，前面放着一个大香炉。看到的这一切都验证了父亲的话没错，从而使我对学中文很有信心，想象着学了中文以后，鬼一看到我就会逃得远远的。哈！我多威风呀！晚上到哪儿去就可以大摇大摆地走着。我越想越高兴，下了决心，跟父亲学起了中文。我天天背书，天天写字，算是满勤快的。

八、九岁那年越南战争发生，美国打越南，在本府设了空军基地，并请台湾技术人员修理飞机。有几位台湾叔叔在我们附近租房子，因为父亲会说普通话，他们经常过来跟父亲聊天，我也学会打招呼几句。这么一来，邻居的阿嬷阿姆对我的观念就改变了，请我也教她们几句。慢慢地，我是她们的喜爱，把“佬仔”喊成“妹仔”。邻居的观念的改变，完全是因为有了中文知识。从那以后，我对中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深深地爱上了中文，在学习上更加刻苦勤奋。

如今回想起最初走上中文道路，对父亲所用的哄骗手段，还记忆犹新。父亲年老病缠身，还送我去补习，时时关心我功课的进展。在父亲无微不至的关怀下，后来，我也有机会去汕头大学和厦门大学学习。现在我深深地体会到中文真的神奇，广博、深邃和奥妙。中文的教育，让我懂得了不少做人的道理，不愧身为一个炎黄子孙，而现在中文又是我谋生的工具。

我从内心深处，感谢我的爸爸，当初没有爸爸用哄骗的手段让我学中文，也没有我的今天。啊！让我高喊一声：“爸爸谢谢您的哄骗！女儿永爱您！”

“再 见”姥 姥

黄丽娜

老人早晚一定会离开人间。这是每个后辈最担心的事，因为谁也不想失去自己的爷爷、奶奶、公公、姥姥或者父亲、母亲。可是实际上人们都不能回避这条“活与死”之路。我姥姥也是一样的。

当我在大学二年级时，姨妈决定买一辆新轿车带姥姥出去玩。那时车子很难买的，需要先订购(预订)并放押金。四五个月后才能拿到车子。姨妈五月份就订了一辆最新款式的丰田。我也梦想着可以每天早上去姨妈家开那辆车带姥姥去公园走一走。然而车还没拿到手，出乎我们意料不到的悲剧就发生了。

我清清楚楚记得那天是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当时我正在大学上那天最后的一堂课。大约上午十一点多，我听课时，正用着的那支笔突然折了。按泰国传统的迷信说法，这是一种不祥的征兆。可是那时我却没想到这些说法。我只是换了一支新笔继续听课。下课后，我不知怎样，很想马上

回家，但朋友劝阻我说，先来讨论我们上课的情况。平时，我会毫不犹豫地同意他们，留下来讨论，可是那天我觉得很别扭，有点三心二意，好不容易才说出“好吧！”这两个字。讨论结束后，我下午四点才回到家。

一到家，我觉得家里的氛围很凄凉、冷清，连一点动静也没有，不像开店做生意的。我只见到堂哥一个人在。我父母都不在，这令我很奇怪。平常如果父母一起去外面办事，他们一定先告诉我，要我早点回家。我想起上课的预感，家里有什么严重的事吗？我带着这些怀疑走上二楼，边走边想：也许妈妈在二层做什么事。可是，到了二楼，连妈妈的影子也没有，只有一个仆人在烫衣裳。于是我就直问仆人：“我父母到哪儿去了？”仆人反问我：“不知妈妈已经去世了吗？”我一听就吓了一跳，仿佛晴天霹雳。我心里乱极了，问自己这是怎么回事？早上妈妈明明做菜给我吃，怎么会死呢？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严重的意外呢？也许是仆人说谎呢？如果真是说谎，那她的胆子太大了。我打起精神说：“你胡说！妈妈怎么会死呢？”这次她愣了一下，就赶紧说对不起，说她说错了，不是我妈，是我妈妈的妈妈。

这又令我吃了一惊。姥姥，怎么会呢？两个星期以前，我刚跟她聊过天。她还问到我的学习情况，劝我努力学习，好好看书，因为期中考试快开始了。而且，几年来她所有的病都已经好起来了，身体很健康。再说，昨晚妈妈刚拿了一些菜给姥姥明天吃，我真不信。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再次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仆人确定地说是我姥姥今天刚去世。现在我信不信都没用了。我心里很乱，赶忙冲去给姨妈打电话，电话是我大表姐接的。她一听出是我的声音，就泣

不成声地叫我马上来看姥姥最后一眼。我一听这话，就不知所措了，脑子里一片空白。好不容易控制住自己的手放好电话，就急切地坐摩托车去姨妈家，想看姥姥最后一眼，向姥姥告别。这是我唯一的希望了。一到姨妈家门口，我就看见黑色的棺材，还有大舅、二舅、大舅妈、二舅妈、爸爸、妈妈、姨妈、七个表姐妹和很多我不认识的人。他们在棺材前跪着哭。这时，两行泪水从我眼睛里不知不觉地淌下来。我来得太晚了，再也不能看到姥姥亲切的面庞了，也不能向姥姥告别了。妈妈一看到我，就边哭边说，叫我到棺材前低头跪下去。他们不让我看姥姥的棺材，后来姥姥的棺材被几个男劳力扛出门口，抬上车运到寺庙。

我很想知道为什么姥姥突然毫无原因地离开我们，可现在我能问谁呢？我理解他们的心情。后来妈妈告诉我，那天早上姥姥像平常一样七点起床，叫曾孙到厨房拿菜并煮热。姥姥还千叮咛万嘱咐告诉曾孙别拿妈妈刚拿去的菜。姥姥要先吃昨天剩的菜再吃今天新做的菜。没想到她一口早饭也没来得及吃，就在浴室里静静的坐着，连一点动静也没有。她就这样离开我们了。姥姥裸体坐在地下，身体僵冷，还有很多黑蚂蚁在她身上爬。妈妈说到这里就嚎啕大哭起来。我知道姨妈是最伤心的一个，因为她给姥姥订购的轿车还没拿到手，姥姥就先离开我们了。喜事还没来，丧事却先来了。

那几天我只问自己：“为什么这一天来得这么早？”我明明看见姥姥活得甜甜蜜蜜。可是现在呢？现在我没有姥姥了。我十分希望这只是噩梦，不是事实。我醒来就能看见姥姥坐在家门口跟邻居们聊天了。

我走过的一段路程

李碧珠

哇哇、哇哇……凌晨二时发出我第一次大喊大哭的声音。妈妈说：我是最难生的一个女孩儿，长得又丑又瘦，头发像榴莲一样竖直。小时候我睡在摇篮里，能用自己的脚踢在墙上让摇篮摇来摇去，自己就睡着了。

我二岁上学。妈说：我不像其他孩子一上学就哭起来，而是自己愿意到学校去。有一天早上妈妈在做饭时，听到我用泰语唱着儿歌：“象，象，象，弟妹见过吗？象又大又重，鼻子长长，鼻底下有两根象牙，有耳朵、眼睛和长尾巴。”妈妈听我唱着歌也笑起来。那时可能是我在学校从早上背到晚而说梦话了。

有一天，我偷哥哥的自行车去学骑，我对妹妹说，你来帮我推，等我学会了我就教你。她被我“骗”了好几天，终于我学会了。当时真调皮，学会了，我也没教她，怕她学会跟我抢自行车。

我骑自行车去爷爷家，要经过一条小桥，一看到桥下那

条小河就怕起来，自行车拐来拐去，我就大喊大叫：“妈！妈！”妈妈远远听到我的声音，问妹妹：谁叫妈妈啊？然后她们一起赶到那条小桥，只见有一个红气球浮在水面。其实那个红气球是我。因我围红浴巾骑自行车，水进浴巾里，好像红气球似的。妹妹看我那个样子大声笑起来。

上高中，我第一次远离爸妈那温暖的怀抱，独身从泰南洛坤来到曼谷湄南河畔上学，孤独的四年苦读时间，慢慢地过去。考大学时，考试三天，我只考完两天就进医院。我患了阑尾炎。我问医生不用动手术先打针可不可以？他说：只有一个办法，马上动手术，因为你的阑尾炎快破了，很危险。我不得不动手术。动手术时，护士要打针让我麻醉，可我心想，不麻醉敢不敢动手术？我控制自己不可麻醉，护士看我还没麻醉就再拿一种麻醉药给我闻。她问：很香吗？我说什么东西为什么这么臭？她说，草莓味儿那么香，你还说很臭啊？说着，说着，我不知不觉睡去了。半个小时后，醒起来

作者（左二）与华妮·帕依荣老师（左三）的合影，左一为泰华作家曾心先生

我问护士，为什么还没动手术啊？她说已经好了。我不相信，马上用手摸摸自己的肚子。哎呀！真的好了！这时耳边听到护士们说，病人明天一定不能考试。我焦急：明天不管怎样，一定要去考试。

考试第三天，我乘医院的面包车去考试。车里有两个妹妹、一个女护士、两个男护士，我睡在车里挂着滴盐水。车停时，我奇怪问护士：怎么这么快就到了？她说，面包车开了警报器。我听了，吓了一跳。怪不得当时有些学生看我像是个什么怪物！我下车，还要两个男护士抬下来。我考试座位原来在楼上，老师特别让我在楼下单人考试，还允许让护士在旁边。可是当时房间里有几个老师呢？想你们猜也猜不到的。我一个人考试，有十五个老师监考。我忍痛坐着做考题，我身体痛得支持不住，慢慢地躺下去了，护士拿试题给我躺着看。我痛得流下眼泪，把试题都弄湿了。有一位女老师看了还跟着我哭。

发榜时，我被录取博仁大学中文专业。上二年级，有位老师我一见就觉得很投缘。看她的眼睛有慈悲心、很宽厚。我很爱她！她就是华妮·帕依荣老师。当时有的同学觉得华妮·帕依荣老师很严格，上课很紧张，可我没有一点那种感觉。古语说：“严师出高徒”。华妮·帕依荣老师就是一个“严师”，每堂课得先预习，才能回答老师的提问。和我坐在一起的同学，每当回答不了问题，总要偷偷扭着我的胳膊，要我“救救命”。

1999年大学毕业后，为了继续深造中文，我走出湄南河，到北京语言大学继续学习龙的文化……

我的教学故事

李俊

八年前，我是一个背井离乡去中国求学的学生，而现在的我是一个为人师表的汉语教师。我在泰国从事汉语教学工作已有一段时间了，在此期间，我接触了许多各界人士，从中学到了许多知识。这段教学经历让我认识到专业知识及与人相处之道的重要性，从此我就不断丰富自我、提高素质，以满足教学工作的需要。通过自己的学习摸索及向他人的请教，我总结出自己的一些教学体会。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强大，给泰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利益，许多泰国人不甘落后地开始学习汉语，其中有很多人对中国的现状不是很了解，有的对中国抱较深的成见，特别是卫生及素质方面。作为汉语教师不仅要向学生传授语言知识，而且要让他们了解到中国好的一面，如：中国的高科技、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国名胜古迹等。只有让学生对中国怀有好感，学习兴趣才自然而然地产生。

在汉语课堂教学中，针对天生活泼好动的迷恋于港台明星的学生，用汉语歌曲导入，组织课堂教学，效果极佳。对

于儿童班来说，给几首儿歌编简单的动作，尽管动作比较简单，但学生却很乐于参与。对于游戏，许多学生也是乐此不疲的。我在平常的汉语教学中，“猜谜语”、“传话筒”等游戏，效果都是相当不错的。利用游戏教学，能够真正地实现“在玩中学，在学中玩”。



“书本是死的，人是活的”所以在教授内容时，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可以介绍汉泰语异同点、汉字的来源、记单词的技巧等，让学生觉得学汉语原来是如此地有趣儿。我们可以要求学生根据学过的单词，自己编一个小故事，以激发他们的创新意识。

总之，要设计好一堂课，最重要的是要抓住学生的心理特点并做到因材施教，更要保证在进入课堂之前有一个好的心态，学着爱上自己的行业，爱上自己的学生，学会去享受每一堂课，只要摆好心态，就会发现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

二、要求学生怎样做，你必须先怎样做：以身作则，为人师表是每一名教师必备的条件。有的教师不许学生在课堂上讲电话，自己却在上课时接手机；有的教师经常不按时上下课，学生也会跟着做。若教师的言行不一便会使他在学生中的威信骤然下降。只有真诚、守信，才会得到学生的信任和爱戴。

三、以表扬为主，激励学生，使学生增加信心。

作为一名教师面对学生在课堂上的不良表现不能轻易

发怒，若常批评学生，就会让他们产生自卑感，使他们认为自己是班集体的落后生，是被教师意欲遗弃的对象。故此，教师对学生的糟粕之处虽不能纵容，但亦不该肆意责罚。当教师有必要批评学生时，尽量减少他们心理上的自卑感。对于学生的优点及时加以表扬及引导。使他能不知不觉地齐向教师要表扬的方面努力迈进。

上述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经验的总结，作为一名教师，当我看到自己的学生有进步，自会感到很欣慰；作为一名华人，当我弘扬祖先的语言文化，自会感到很骄傲。无论从事了多少年的汉语教学工作，我也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知识和教学水平，为国家培养人才。尽我微薄的力量，为泰中两国架起桥梁。



作者正在给学生上课

知心朋友

陈丽华

除了家里亲人以外，我还熟悉一个人。她是我的知心朋友，也是我最爱的朋友。

故事发生在十八年前，我读初二的时候，我和她是同班同学。那时我们只是同学关系。她是华裔，有五个兄弟姐妹，而我也华裔，有四位兄弟姐妹，我们都是最小的孩子，在家里都讲潮州话。她个子小小，聪明伶俐，学习很用功，讨人喜欢。而我呢？长得很一般，并且很懒、不爱读书、喜欢玩儿。虽然我们是同班同学，但我很少跟她交往，我认为她是爱学习的人，肯定不想跟懒于学习的学生交往，所以我对她一点也不在乎。

上初三时，我们还是同班，在课堂我喜欢坐在最后的座位，她正好坐在我的前面。她跟一位学习进步比较慢的朋友坐在一起，我才注意到她是个很善良的女孩子，喜欢帮助朋友，尤其在学习方面，我常看见她教那位朋友。这个学期我和她就交了朋友，我们下课后经常一起在操场吃完点心才回家。可在学习的时候，我们就不同了，她不但在上课时很认真，在家也常常看书。而我在上课时不是玩儿，就打瞌睡，没有交功课，常常挨老师骂、打手掌。

初三结束，学生们就要分离了，不过我们交换了地址。她考上了著名的学校上高中，学了三年又考上了医科大学。而我考上了某个商业学院，毕业后，就在某个旅馆培训部工作，一边工作一边上夜大学。上夜大两年半就毕业了，我依然在原来的单位工作。

当我们分开后，各有各的路要走，但是我们还是不断地联系，虽然我们都在曼谷，但很少见面。我们只好通过书信来交往。因为我喜欢写信，没想到，只通过书信我们就成了朋友，这就是缘分吧！

虽然我们有不同的职业，可我们有同样的思想，同样的脾气，不过我们不是同时地表现出来，因我们都是有小孩子的脾气。可有一件事我们就差得远了，就是她记忆力不好，如果与学习或工作无关，她的记忆力就差了，我正相反，什么都记得。

她大学五年级开始，我们就经常来往了，大概每周要见一次面，谈一谈我们的情况，看看电影。我比她早毕业，因她上医大要学六年，我毕业了还是在原来的旅馆工作。有一天，我约她下班后在某个商店见面，并一起吃晚饭。不料刚下班就下雨了，我就决定乘摩托车去。车开不多远，雨越下越大。那时候我们都没有手机，无法联络。我怕她等得焦急，就催司机开快车。到了商场我全身都湿了，她一看见就说：为什么这样做，很危险！她的眼睛含着泪珠，我一看很感动，知道她的思绪。

不管什么事她都了解我，她什么事儿我也都知道。例如：我谈恋爱的事情，她始终都知道，可我家里的人不知道，我不敢告诉。因为我男朋友的经济条件不好，怎么做也不走运，

我跟他没有缘分，后来就分手了，她经常在我的身旁安慰我。她有男朋友我也知道，我们俩没有任何的秘密，互相信任、互相了解。

那年十二月三十号的晚上，我、我姐姐和她一起去酒吧。我和她喝了一瓶酒，我们边跳边喝，非常开心，我们俩把一瓶洋酒都喝光了。我看她的样子很可笑，我也晕了。我姐姐开车，我们一起回家，那天她跟我们住。回家后到夜里十二点她醒过来叫我一起吃蛋糕过年。我吃不下去，呕吐了。一会儿我就睡着了，只有她孤孤单单地吃蛋糕过年。

我把我决定去北京学习的事情告诉她，她吃了一惊，没什么反对我或缠着我的，因为她知道我决定去北京的主要原因。她跟男朋友来机场送我。我记得她的样子，眼眶里含着泪水，她送给我五盒磁带，上面都是她亲自录下来的我喜欢的歌儿；而我呢？在机场我一点也没有流眼泪，我像没有精神，什么事都不想，觉得空空白白的；到时间我就与他们告别，一个人走上飞机。飞机慢慢地起飞，我把她送给我的磁带拿出来听一听，一听就不知不觉不断地流泪。到了北京，我还是经常给她写信，虽然有很多方法能让我们联系得更快。在北京经过了许多事情，有快乐也有悲伤。不管我发生了什么事，她都知道，并给我鼓励和安慰。

到现在我们已经是十几年的朋友了，我们许诺要永远做朋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